



武鋼建設史話

www.duxiu.com

武鋼建設史話

書號 1577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181,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 10 $\frac{7}{16}$ 插頁 7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3) 0.92元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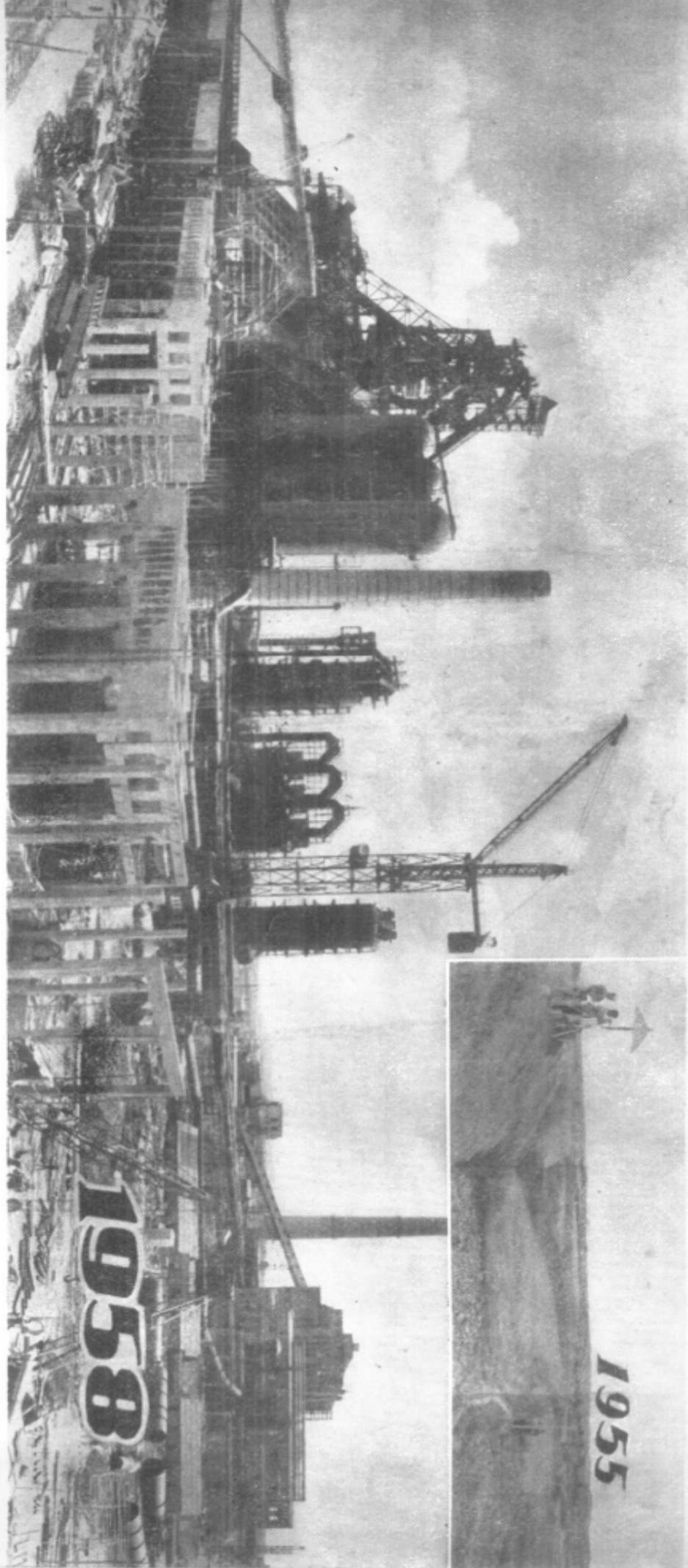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以來，各地出版了不少優秀的工廠史，
《武鋼建設史話》就是其中的一種。該書出版以後，我們請
武漢鋼鐵公司廠史編委會加以精選和增訂，出版了這一
選本，特此向武漢鋼鐵公司廠史編委會致謝。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61年11月



毛主席亲临武钢工地视察



高炉工地今昔

战胜重重困难，前进再前进

(代 序)

中共武汉委员会书记 李一清
武汉钢铁公司总經理

武钢是一个新建的钢铁基地，是党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骨干、一根梁柱。我们的队伍是党为了建设武钢而组织起来的一支战斗队，包括勘探、勘测、设计、施工、生产各个方面；是在建设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艰巨的任务，生疏的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这是过硬关。从一九五二年勘探矿石开始，到现在快有八个年头了。这是战斗、学习和创业的八年。广大职工同志们回忆这八年的经历，写出自己斗争的历史，是有重大意义的，是可以从“事非经过不知难”发展到“事非经过不知易”。任何困难的事物，在掌握了它的发展规律以后，就比较好办了。用我们的实践教育自己，教育青年一代，会更深刻、更亲切一些。这样可以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建设事业也就会搞得更快更好。

几十篇文章还不能成为一部反映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完整无缺的工厂史。甚至某些有深刻教育意义，有广泛传播价值的生动事例被漏掉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已经写出来的篇章中吸取教益。因为：第一，职工群众自己写自己的生产实践，正是“工人阶级集中精力的劳动所实现的一切”（高尔基）；第二，群众性的反映建设的纵断面（发展历史）与横断面（各方面的现状）的多种情况与多种问题，正是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与掌握建设规律所必需的；第三，从历史的发展中回忆做了些什么，路是怎样走过来的，鉴往可以知来，上一步和下步是不可分离的。这一部分厂史具有实践性、群众性、历史性，因而也有相当的或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回忆中，深深觉得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忘我劳动是有生命力的，对我们广大的建设队伍可以起坚定信心（战胜一切困难）、鼓舞斗志（冲天干劲）、树立感情（阶级友爱，以厂为家）的作用。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高尔基的一段话是十分正确的：“编写工厂史的工作过程本身，应当成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自觉性的工作，加深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工作。”

开 头 难

开头难，万事如此，建设一个新的、近代化的、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尤其如此。白手起

家，三難壓頂：第一難，沒有建設經驗；第二難，沒有建設隊伍；第三難，沒有建設基地。所謂沒有建設經驗，就是不了解建設的規律，不知道建設序列應該怎麼安排，建設方面的諸種關係應該怎樣掌握，有些什麼关口需要注意把守。有點“勁大不知何處使，難多總想有人幫”的感覺，縮短摸索過程，少走一點彎路，是每個人強烈的願望。沒有隊伍就需要開始組織；沒有基地就需要開始建設。多難呵！機器對不懂的人好像就是危險，人成了它的奴隸。探礦開始時不是有人對不大識字的鉗機班長說過嗎：“不能靠近機器皮帶，那有被卷在機器上的危險；不能靠柴油機附近走，那有滑倒跌在機器上的危險。”這種神秘雖然是暫時的，但是確實存在過。在生活方面，開始施工時，喝的是塘水，走的是土路，真是“塘水綠色竟相飲，土路揚塵萬丈高”。工人就連這樣綠色、渾濁、有氣味的塘水也不敢多喝，因為這裡缺水，這是農民用水的來源呵。工人把土路描寫為“晴天是洋（揚）灰路，雨天是水泥路”，這就是天天運輸和來往的道路。為了建設祖國，暫時困難一點，又算得了什麼！職工由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開始組織幾百人、上千人的生活，比今天組織幾萬人的生活還困難。安家立業，鍋、碗、瓢、杓都成問題，米、面、油、鹽、醬、醋、茶，哪樣不得操心！

“千難萬難，難不倒工人階級。”不懂就學，不會就鑽，真是：困難大，窍门多，干劲足。工人說：“困難如天大，我

比天还大”，“天說天大，地說地大，什么也比不上我們工人階級的決心大！”許多共產黨員說：“我們共產黨員作事就是不怕困難，愈困難，共產黨員就愈要創造奇蹟。”困難只能吓倒那些胆小的，意志薄弱的，不肯用思想的人；那些勇敢的，意志堅強的，肯用思想的人，敢於藐視困難，能夠戰勝困難。就是這樣，無數的困難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被克服掉了。工人同志們會這樣說：“我們不是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嗎？不是已經有了堅強的隊伍嗎？不是已經有了完整的基地嗎？”是的，這都是事實，發展的速度好象是奇蹟！為什麼能夠這樣快？主要的是黨的正確領導和全體職工創造性的勞動，此外，當然也和蘇聯對我們的無私援助分不開的。我們碰到的困難問題，不少是在蘇聯同志的具體幫助下解決的。他們既幫助我們想辦法，也親自動手示範操作。有些同志很感動地說：“專家是師傅，也是工人。”

職工同志們在建廠一開始，就為“建成學會”的方針所鼓舞，多學、多想、多練，一步一步地由生手變為熟手，由熟手變為能手，由能手變為多面手。

我們應該珍貴我們的歷史，不要忘了創業時期的艱辛。“只夸今日工廠好，哪管當年開頭難”是不對的。好是從難中來的，不經過艱難困苦，就不會有好；好是廣大職工群眾戰勝重重困難，用自己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所創造的成果。

路是人走出来的

路是许许多多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天然就有的。有了不怕困难的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就需要勇敢前进，遵循着总路綫的方向，走出一条工业建設的新的道路来。正如过去从革命战争中学习軍事，从政治斗争中学习政治一样。从建設中学习建設，是学会工业建設的主要途徑，我們已經这样作了，今后还要这样作。許多事例証明，这样作是正确的：

第一，坚持不懈地学会机器操作。还是上面所說的那个鉗机班长，不願意作机器的奴隶，要作机器的主人。他注意別人怎样操作，有时別人下了班，他还盯着看。工作了一天，晚上学到十一、二点才睡。过了几天，他发觉只要小心認真，机器不象說的那样难沾边。他不仅盯着它，还学着拆卸它，一面拆，一面对图样看，这样很快就熟悉了机械的构造和性能，掌握了机器。同时他还学会了根据机器的响声，察觉与防止事故的发生。这說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任何难事，只要苦学钻研，忘我劳动，百折不回，都可以学会，都可以干好，沒有攻不下的堡垒。

第二，在建設发展过程中，坚决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比如几十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工程，不能設想永远使用鉄钎捣固；由鉄钎改用震动器，是一个操作上的变化；也是一个思想上的变化。使用惯了捣钎的人，总是相信捣钎；

由于操作上的习惯性，形成了思想上的保守。开始使用震动器的时候，有些人就不以为然，甚至表示反对。有一个搞混凝土工程的赵师傅是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看青年人试用震动器没有成功，就讲话了：“好好的活不干，竟来外拐，自耽误了这么多时间。你们这些青年人呵！就是干这玩意儿有能耐，来真个的就瞪眼了。”试用震动器并没有因为赵师傅反对而停止，最后终于成功了。经过检查，结论是“好、快还是震动器，捣钎哪能顶上它”。大家乐了，赵师傅又讲话了：“工人阶级就应该大胆的克服保守，以前我太保守了，今后一定相信机器，好好地接受新事物。”

现在施工的主要方面，如平整土方、运输、起重、吊装、施工用水等等，已经有了一套机械设备和一支技术队伍了，已经是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了。其他方面工人也都在想办法搞机械化。有一个工地，几个技术工人想办法利用废旧，突破几道难关，白手办起了一个小小木材加工厂。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证明机械化、半机械化，靠国家也要靠自己；搞大的也要搞小的；搞洋的也要搞土的或半土半洋的。办法多得，希望大得很，道路广阔得很。

第三，大家一股劲，解决关键问题，不胜利不收兵。就是这样，经过几十次试验，震动筛条机搞成功了，防水炸药经过一〇五次试验搞成功了。当试验失败时，领导上总是鼓励干部和积极分子：“今天不成功，明天就会成功，

要多給群众鼓勵，多向大家出題目，讓思想開闊些，解決問題就更快了。”每當試驗失敗有人信心動搖主張退却時，幹部和積極分子總是鼓勵大家：“拿出勇氣來，有黨的領導，只要大家擰成一股勁，天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們。”工人同志們自己也認識到：“要革命，就得苦于实干，自動化的機器是一步步試制成功的，失敗一次再來一次，有了教訓，才能夠勝利。”這是多么剛強的气概。正如鐵山的負責同志所說的：“防水炸藥試制成功，是我們在黨的領導下，依靠群众，走技術革命道路的結果；是我們工人階級發揚敢想、敢干、敢創造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又一次勝利。”

第四，開頭把隊伍集結起來，把攤子擺起來，把工作抓起來是一大關。從開始施工到大搞主体工程，大戰焦爐、高爐，確保提前出焦、出鐵又是一關。一號高爐的混凝土基礎，必須一次打完。壽命要保證幾十年甚至更長，有沒有把握？雖然沒有干過，絕不能怯陣，只有大膽負責，小心從事，才能干好，而且必須干好。在蘇聯專家親自幫助下，很快澆灌完畢，經過檢查，評為五好。勝利之後，大家信心更大，勁頭更足。但是安裝關又擺在面前了。將近一噸一個的炭砧怎樣砌築？幾十噸重的構件怎樣吊裝？差誤不准超過一根頭發的幾分之幾，要求非常精確，能不能達到呢？干的結果，差不多都超過了設計標準，經過生產考驗，好得很。開爐很順利，生產很正常，大家緊張的心緒，這才舒展了。工人振臂高呼：“看吧，我們完全有把

握把近代化的大高炉建設好。”以后的建設确实証明队伍經過大战之后,大有进步。一号高炉的建設用了十四个月,二号高炉(工作量比一号高炉小)只用了一百四十天;建筑第一个一百米的烟囱用了一百二十天,現在建筑同样的烟囱只要十二天;砌第一个焦炉用了五十九天,第三个焦炉只用了三十五天。效率提高这样快,一方面是因为在實踐中,技术熟練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在技术革命过程中,对工艺方法、生产組織、劳动組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其他工程都有类似的情况,不但速度快,而且質量好。

經過整风,广大职工群众解决了一个“为谁”的問題,进一步树立了主人翁思想,并积极参加管理;领导解决了一个“靠誰”的問題,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并积极参加劳动,这是大跃进中干劲冲天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服从整体,大搞协作,一般都能作到“困难留自己,方便給别人”,算經濟帳与算政治帳相結合。

路所以能走得好,是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有高度的政治积极性。还有一条,就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民的最大願望也是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对武鋼的建設,他們憧憬着:“一座現代化的巨大鋼鉄厂的烟囱冒烟了。在祖国广大的原野上牛和木犁換成了拖拉机。”所以武鋼征购土地时,他們积极

拥护，修建临时道路时，农民积极参加，他们说：“为武钢，口渴、挨冻、受累，都算不了什么。”武昌县长代表地方同志说的一句话很好：“建设武钢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开花结果

从找资源开始，到现在快有八年了。从批准初步设计计算起也有五年多了；从辅助修理设施和动力设施开始施工算起也有三年多了；从主体工程开始施工算起则只有两年零几个月。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虚心学习，经营缔造，现在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高炉、焦炉以及其他一些单位都投入生产了；武钢由建设时期，进入建设与生产并举的时期。

所谓开花结果，还表现在建设中组成了一支经过锻炼，有经验的、有觉悟的、有战斗力的建设队伍。职工同志之间建立了阶级感情、战斗友谊，已经结成革命的、战斗的整体。

在战斗中，各方面都出现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他们是奋斗的旗帜，前进的标兵。如房煥波小组，干活的准则是：“别人不愿干的活我们去干；别组需要协作的活我们去干；最困难的活我们去干；什么时候什么活需要我们去干，我们就去干。”这“四干”难道不是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吗？也有象由文祥那样走群众路线，理论与实际相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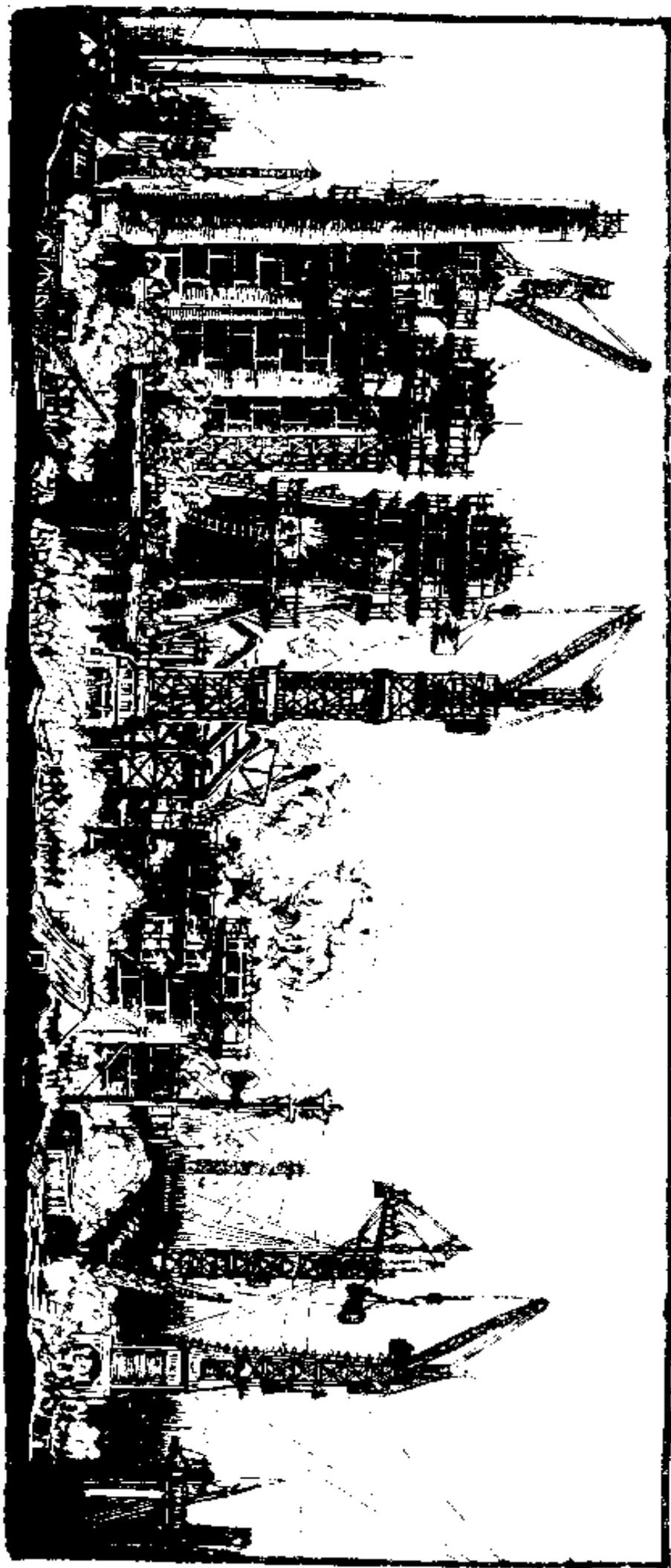
合，效率很高的培养技术工人的旗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是重要的。在每一种岗位上，你若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幸福贡献出了你的最大的力量，那么你也是最光荣、最幸福的人。”这一种伟大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在战斗中每个人都想多作点事，多干点活，老不服老，小不服小，该退休的人提出：“党也不能叫我不干活呀，我还能为人民作点事，党就答应我吧！”他们在年轻时候干劲也没有这样大，因为那时他们是作奴隶，现在他们是主人。青年徒工都想早点学会学好，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她）们确实进步很快。一批女徒工克服了各种困难，很快成为女筑炉工。她们以当祖国第一批女筑炉工而自豪。

我们开始建设时，就提出争取建设全胜。所谓全胜，就是向党交厂房，交队伍，交经验。生气勃勃的广大职工群众，就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基础。

过去，我们在各阶段都取得了胜利，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就是由胜利走向胜利。今后我们还要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我们是不间断革命论者，永远不能满足于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展望未来，任务还大得很，工作还多得很，路程还远得很，已经取得了的胜利又算得了什么，必须兢兢业业对待我们的事业，前进再前进，胜利再胜利。

1959年8月



在建設中的武鋼·号高炉

李亦文

目 次

- 战胜重重困难,前进再前进(代序).....李一清(1)
- 神話将要变成现实.....厂史办公室整理(1)
- 从第一鋼都来到第二鋼都.....任安生(8)
- 筑 路.....左 督(16)
- 家.....沈火坤(26)
- 专家跑尺.....王天义(29)
- 怀念远方的友人.....孟金銘(33)
- 土 地.....戚茂卿(38)
- 水.....潘鴻坤(45)
- 开始用震动器的时候.....孙玉明小组(53)
- 下沉圍圈.....李玉成 王庆广 吳景榮(59)
- 炮轰鼓架山.....于純礼(65)
- 勤儉办工厂.....王 榮(72)
- 夏师益友.....張学龙(79)

- 一百零五次陈昌才(91)
- 活动筛条机的诞生晋川(99)
- 风雪年关程宣胜(105)
- 梁子湖上的风浪刘大志(115)
- 木兰号李声明(120)
- 省委书记在焦炉工地上卢英杰(127)
- 一块砖聂长友(132)
- “我还能干几年”何亮卿(136)
- 我当上了筑炉工涂芳梅(140)
- 千里长空送器材马国昌(147)
- 焦炉上的凯歌糜恭剑(152)
- 高炉工地一昼夜曹葆铭(163)
- 江新河和他的小组徐楚清(168)
- 高炉上的火花赵寻(179)
- 一个女电焊工田濤(193)
- 父子俩徐林生 严吉祥(200)
- 一号高炉砌砖记陆羽(209)
- 抢险袁时曠(218)
- 红领巾螺丝钉陈醒亚(226)
- 远方的友谊刘建邦(229)
- 苏联专家和称量车王恒德(234)

毛主席第一次出錢	4. 鳳恩(239)
最大的幸福	井潤梅(245)
由文祥办学	趙 尋(251)
小徒弟——小師傅	陳修章(268)
电焊条是怎样制成的	鮑文華(279)
让生命的火花重放光芒	武鋼第一职工医院創作小組(290)
沒有来得及吟詩	趙風昌(299)
下班后	第五公司四工地創作組(302)
在庐山休养	周銀宝(306)
武鋼工地的貨郎担	馬凌云(310)
編后記	(316)

神話將要變成現實

厂史办公室整理

这是一个在湖北鉄山一带流傳很广的神話。

在很久很久以前，誰也記不清是哪一年，更記不清是哪一月，只知道那时“八仙”还未成仙。一天，鉄拐李云游到鉄山一带，見到鉄山奇峰峻岭，霞光万道，綺麗可愛，珍宝遍山。于是他便在这个山上住下，搽些鉄矿石来化煉，經過多年苦煉，終于煉成了一支神奇の拐杖。这支拐杖能消百病，能使航船的风調，能使种田的雨順，为人民造福不小。因此，他成了仙。当地人民为了紀念他，把他住过的地方起名叫做“得道灣”。“得道灣”虽然是个不过三十戶的小村庄，但多少年来鉄山一带的人們，祖傳父，父傳子，津津有味地講述着这个神話。

鉄山是我国著名的矿区，自东而西，有十几个山峰，山势犬牙交錯，鉄矿丰富，矿質优良。“得道灣”的神話，就是我們祖先企图利用鉄山的富源为人民造福的一首美丽的幻想曲。但是，历代的封建王朝違背了我們祖先的美好願望，帝国主义者和利用統治者的腐敗无能，掠夺鉄山

的宝藏。

清朝光緒年間，大臣張之洞奉旨开发鉄山，但浪費了很多銀子，沒有搞成；不久就把鉄山轉讓給当时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接办。一九一二年，盛宣怀又轉卖給了日本人。从此，鉄山便成了日本鬼子剝削中国人民的吸血管。日本鬼子为了在軍事上侵略中国的需要，扩展了采矿規模。他們在鉄山修筑了碉堡，圍上了鉄絲网。附近的农民，被赶到地獄般的矿洞里去做苦工。无辜的人們，成百上千地死在鬼子的奴役、刺刀和皮鞭之下，仅“得道灣”旁一个村庄就被敌人杀死了两百多人。一九三八年，一个矿洞里一次就被炸死了一百多个工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那时候有些工人对蔣介石的反动面目認識不清，以为日子总会好起来的。然而，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員也不是好东西，他們宣布工厂“停办”，赶走了工人。从此工人失掉了賴以維持半飢半飽生活的飯碗，流落四方。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竟搶走了矿山图紙，运走了采矿設備，来不及运走的，他們就喪尽天良地給毀掉！

敌人的炮火、刺刀和皮鞭，毀灭了很多田园和人的生命，但不能毀灭鉄山人民灿烂的理想。

一九四九年夏天，鉄山峰頂飄起了紅旗。盼星星，盼月亮，英雄的鉄山人民盼来了偉大的共产党。从此，富饒

美丽的鉄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原野上，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愉快地劳动着，悠扬的歌声迴荡在丛山峻岭之間。

一九五二年初，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傳到了鉄山：中央地質部四二九勘探队要到鉄山来探宝。人們奔走相告，喜笑颜开。鉄山沸腾了。农民們把屋前屋后、道路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房間收拾得整整齐齐，象过年一样，准备迎接毛主席派来的探宝队。不久，一輛輛載重汽車滿載着各种最新式的勘探器材和男女勘探队员来到了。鉄山的农民兄弟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聚集在門前、道旁和广场上，象迎亲人一样迎接着勘探队员。掌声、欢呼声，象春雷一般，响彻鉄山的上空。在这万众欢呼声中，不禁使人想起解放前流傳在鉄山的一首民謠：

鉄山好，
鉄山好，
鉄山遍地宝，
不是神仙拉不动，
搬不倒！

誰是神仙？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勘探队员和英雄的鉄山人民。在他们的手下，沉睡千年的鉄山苏醒了，它将为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獻力量。

新的战斗开始了……

太阳映照着大地，給鉄山抹上了一层光輝，鉄山变得更美丽了。一个連着一个的帳篷，代替了日寇統治鉄山时修过的碉堡；密如蛛网的电綫，代替了战时的鉄絲网，把各个山头連在一起；船桅似的鉗架，高大的电杆，縱橫交錯；无数巨大的水管，象巨龙一般，从山沟河湖中，蜿蜒地爬上山頂。白天，到处是隆隆的机器声；夜晚，滿山遍野，灯火輝煌。成千的人操縱着现代化的机器、仪器，奔波在每个山巔，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在几十年的反动統治时期里，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家們在鉄山也进行过多次調查，但是他們的目的是盜竊，他們的調查資料很少是有价值的。他們打的几个鉗孔，从他們的記載上看，也不能說明問題。他們繪制的地形图，甚至連山头的方位都不对。四二九队的工作必須从头做起。他們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用最科学的方法，把鉄山矿区勘探出来，并精确地計算出矿量。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四二九队的队员們，虽然有的是沒有进过地質学校的練習生，有的是解放前不久才走出学校門的技术員。但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們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驗。他們背着沉重的仪器，冒着酷暑严寒，晴天爬山，下雨进洞，頑强地战斗着。

成长在美丽的北京清华园里的董新菊，是四二九队的队员。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她来到了铁山。她从没有离开过家。临走时她安慰妈妈说三个月后回家，可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妈妈来信探询她的归期。她复信给妈妈：“你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上看我们的消息吧！我在铁山正干得欢哩！”她的爱人在别处的勘探队里工作，他们彼此深深地怀念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要调她去和爱人一起工作。但她再三对组织上说：“我现在就好比一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我走了，机器就会不灵的，我还是留下吧！”

实习员王光天整天蹲在那不断滴水的一千多公尺长的旧坑道里做观测点。旧坑道里气味闷人，灯光昏暗，这对她原来的关节炎和近视眼是不利的。但她一再拒绝了同志们的劝阻，坚持到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

铁山的气候变化无常。夏天，太阳照射着大地，温度总在华氏一百多度。在晴天里，会突然下来一场滂沱大雨。初夏的一天，某号钻机工作完成后，正准备搬到三公里以外的山头上。忽然大雨来了，险陡的山路泥濘难行，空手走路已很困难，何况搬机器？上级叫他们雨后再搬。工人廖学明把裤脚一挽，扛起一根三米长的套管说：“铁，我们都钻得透，还怕这点雨？！”他们就这样冒雨工作，提前两天完成了装机任务。

钻机日夜不停地探测着铁山的地下秘密。新工人唐

宝林日夜不停地守在钻机旁。他望着钻机，光听到嗡嗡响，但不知为什么响。老工人指着机器告诉他：“不能靠近皮带，那有被卷在机器上的危险，不能在柴油机附近走，那有跌倒在机器上的危险……”总之，机器房里到处都是危险。

“难道勘探机真是这样神秘吗？不，我一定要掌握它！”于是，唐宝林注意地看着老工人怎样操作，有时大家都下了班，他还是不走，守在机器旁继续观察研究，直到深夜十一、二点。几天以后，他不仅学会了操纵机器，而且学着拆卸机器。他一面拆，一面对图样看，这样很快地熟悉了机器的构造和性能。后来，唐宝林还学会了根据机器的响声，事先防止事故发生的本领。不久，他被提拔当了班长。

七月的太阳，象火球一样，毒辣辣地烘烤着大地。山上的黄土被烤得象鸡屎疙瘩；道旁、田野间的树叶软绵绵的；附近的小池塘也干涸了。已经很久没下雨了。钻机因为缺水，眼看就要停工。勘探队员们的心呀，象被烈火烧着似的，比天气还要热上十倍。唐宝林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空，脸上罩上了一层愁云。这时，大冶、鄂城等地的农民，听说钻机要停工，自动组织起来，顶着熾热的阳光，从很远很远的湖里挑来了水，送上山顶。唐宝林望着这一担担清亮的湖水，激动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他用力摆弄了一下操纵杆，那高大的钻机升降得更快了。钻机

冲击岩石的巨响，在万山丛中迴旋着……

喜訊一个接着一个傳來。一九五二年年底，四二九队超額百分之六完成了任务。一九五三年，是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他們又以新的战斗迎接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四月三日，他們又在另一座山上，找到了新矿体。

从第一鋼都来到第二鋼都

勘察公司党委宣傳部干事 任安生

一九五四年的深秋。

东北的深秋气候，相当于江南的初冬，早晚穿着夹衣，也已經感到有些凉意了。在这深秋时节，却傳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領導上决定再派我們去支援武鋼的勘察工作。这个消息使我們的心里都充滿了春意。大家奔走相告，連吃飯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安靜下来，总是笑哇，說呀，好象有多少話說不完似的。这也难怪，武鋼，祖国的第二鋼都，象一块巨大的磁鉄一样，有力地吸引着我們每个人的心。

在今年四月間，我們曾經到过一次武鋼，工作了三个多月，但沒有完成武鋼厂址的勘察任务。回到鞍鋼后，心里总是感到不安，大家多么想再回到江南的田野上，繼續为武鋼出点力呀！現在听到了再去武鋼工作的消息，我們怎能不乐呢？小王把脑袋凑近了我，小声地問：“你說，武鋼建成要多長時間呢？等到武鋼一号高炉出鉄的时候，会不会发給我們每个人一个紀念章？”

我知道他最喜欢紀念章，平时总是把鞍鋼发的两枚紀念章爱得象宝贝似的。我回答說：“我們是最先参加建設武鋼的工人，怎能沒有呢？”

听說将来会有紀念章，大家都拍手嚷起来了。

十月四日，我們三十多人，离开了鞍山。火車在祖国广闊的土地上飞奔，列車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可是我們的心，却比列車的速度要快得多，早已飞到武鋼去了。

到武鋼的第二天，天剛亮，我們就在水文地質勘察綫上的一号孔位上忙碌起来。队长亲自指揮安裝絞車，組長王林芝和几个人在豎鉗架，有的人在抬套管，有的人在搬运工具。大家头上都冒着一团团的热气，汗珠从臉上滾到沙地上，也来不及擦一下。八点多鐘，我們把三丈多高的鉗架豎立起来了。

大家緩了一口气，准备开鉗了。忽然，从长江上傳来了嗚嗚的汽笛声，我們不約而同地回轉头望去，只見有一只小汽船在江边靠岸了。“好象是苏联专家来了，怎么这样早？”小王喊了起来。大家仔細一看，果然是苏联专家和几位領導同志来了。专家走到鉗孔跟前，招呼我們說：“同志們辛苦了！”专家仔細地看了一遍，最后，滿意地点了点头說：“很好！”工地的領導同志也贊揚了我們。

領導同志和专家走后，大家心里乐滋滋的，工作起来更有勁了，地层也仿佛变軟了，鉗探的进度快多了。在第一天战斗中，就創造了新紀錄：一班鉗进了八米三八。

我們在鞍鋼進行大口徑水文地質鉆探，一班的進度也只有四、五米呢！

不久，武鋼設計處又派來了呂開書、谷太山兩個分隊，他們都是不久前剛從部隊轉業來的，從來沒有作過水文地質鉆探工作。我們鞍鋼的勘察隊伍，從一九五二年起就一直是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着鞍鋼擴建的地質勘察工作，因此，技術提高很快，已經能獨立進行勘察。領導上為了使武鋼的隊伍能夠在技術上很快提高，決定把我們兩個單位的人合編在一起。在合併大會上，武鋼同志們很誠懇，稱我們鞍鋼工人為“老大哥”，表示決心向我們學習技術。鞍鋼工人當時也表示：“彼此都是為了建設祖國，還是讓我們互相學習，共同提高吧。”話雖這樣說，可是當時我們誰也沒有真心想要向武鋼工人學習點什麼。後來，在實際工作中，才漸漸地感覺到，武鋼工人仍然保持着人民軍隊的那種紀律性強、頑強勇敢、不怕困難的優良作風，而勘察工作正需要具有這些優點。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這支合編的隊伍，就是今天武漢勘察公司的最基本的力量。

近幾天來，于隊長正和同志們研究在四號孔進行鉆探的問題。這個孔是在一米六七深的湖水里，湖中沒有大船，長江里的船又進不去，這可真是一個難題。經

过再三的研究，最后决定把钻架竖在水里，在接近水面的地方，搭上一个大平台，以便工人们在上面进行钻探。

王林芝等小组担任水中竖架的工作。

十一月四日，初冬的天气。太阳出来不久，就刮起了小风，凉飕飕的。小组的同志们，脱掉衣服，跳下水去了。水，象冰一样的凉，身体泡在水里，真和针扎一样难受，但谁也没理会这些，大家只是在水里艰难地工作着。钻架在陆地上，很听从工人們的指挥，可是一下到水里，它就很不听话了。三根粗大的架腿，总是浮在水面，要把它竖起来，可真是不容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钻架顶端离开水面二尺多高，但还是七扭八歪的。这时，太阳已经滚下了西山，一天已过去了。

第二天，刮起了大北风，比头一天更冷了。湖面上，半尺多高的浪头，一个劲地往歪斜的架腿上涌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飞溅的水花落在每个人的脸上，再被北风一吹，更觉得冰冷冰冷的，大家的脸色由白变青，冻得发紫的嘴唇打着哆嗦，说话的声音也变得颤抖了。这时，每个人确实有些受不住了，但一想到这里将要出现象鞍钢一样的钢铁厂时，每个人的心就热呼呼的，谁也不肯上船去暖和一下。有的人实在感到吃不住了，就喝两口酒取暖。钻工秦克庭同志的身体本来不太好，大家几次劝他休息，可是他始终和大家一样坚持着干。在

这些頑強的人們手下，鉗架馴服地一点点升高了，最后终于全部豎立起来了。

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我們不斷地回過頭去，看到白茫茫的水面上，屹立着古塔一樣的鉗架，每個人的心情是多麼愉快啊。

夜，漆黑的夜，天空烏雲密布，看不見一顆星星，北風“嗚嗚”地直叫，刮得人們睜不開眼睛。王林芝小組摸着黑去接班，他們一到鉗機旁，副組長姚才金就問上一班的李洪祥：“老李，這個孔現在鉗到多深了？”

“十二米八。”

“喲，你們進度不慢哇！”小張驚訝地說。

“不快，才七米六。”

“你這個傢伙，一個班就鉗七米六還不快？難道鉗進十米才算快嗎？”

李洪祥小組交了班，就走了。王林芝問大家：“同志們，他們班的進度是七米多，我們準備鉗多少？”

大家听組長一問，就七嘴八舌地吵開了：

“攆上他們！”

“不，我們組從來沒落后過，要鉗九米，超過他們。”

“我看大家多使點勁，按照今天的分工，各負專責，再注意互相配合，超過十米沒問題。”

最后，還是副組長姚才金作了結論：

“大家看這樣好不好？我們今天至少鉗進九米，爭取

十米。但有一条：我們可不能空口說白話呀。”大家听副組长这么一說，都鼓掌表示同意。

緊張的工作开始了。每个人的精力都集中在鉆机上了，誰也不說一句閑話，除了鉆具碰击的叮当声，北风的怒吼声，和两盞电石灯被风吹得呼呼叫的响声外，别的什么也听不見。在暗淡的灯光下，鉆头一上一下地冲击着，套管一节又一节的往地层鉆下去，鉆孔深度的数字，也在記錄牌上不断地增加着。

天亮时，王林芝手中拿着一張进度十米的日报表，走进了办公室。他們創造新紀錄的消息，很快就在工地上傳开了。

春天，傳出了这样一个消息：在武鋼工地上的鞍鋼鉆探工人，都已調撥給武鋼了。这个消息一傳开，就象在一湖平靜的水面上，刮起了一陣小风似的，在一些鞍鋼工人的心中，掀起了一点波浪。有的說：“支援武鋼，時間多久都行；但要把我調撥給他們呀，那可……”有的說：“这里的鬼天气，我可受不了……”有些人开始考慮起个人問題来了：如什么家庭啦，生活习惯啦等等。有个別人，甚至提出馬上要回东北，看来，“服从祖國建設事業的需要”這句話，有些人已經忘記了。

工地党总支及时地掌握了这种思想情况。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孟書記詳尽地講解了鞍鋼勘察工人合并給武鋼这件事的意义，并說明了大厂勘察工作的重要性。

最后，孟書記針對當時少數鞍鋼工人的思想問題，意味深長地說：“……革命的組織，就象一个大熔爐，任何時候都在考驗着每一個人。俗話說得好：‘真金不怕火煉’，我希望同志們都是真金，都是富礦，都能經受得起革命熔爐的考驗。……”許多人听了孟書記這種語重心長的話，都得到了很大的啟發。

三月中旬的一天，工地芦席棚里擠得滿滿的，來自鞍鋼的工人正在開會。有個人站在角落里發怪論：“……照說，為了國家的建設嘛，到哪裡都行，我是不應該說什么的，不過，不過這兒離東北幾千里，這……這要總呆在南方，我……我有特殊情況，我覺得在哪裡都能建設國家，何必……何況我們是鞍鋼的工人……”

“真現眼，總是離不開‘我’！”有人忍不住了。

“我們現在是武鋼工人！”

大家實在听不下去了，氣憤地打斷了他的話。接着，紛紛搶着發言，同剛才發怪論的那個人，進行辯論。同時，許多人也表示了願意留在武鋼的決心。

剛才發怪論的那個人，現在象泄了氣的皮球，坐在角落里。會後，支部書記找他談了話，他在支書面前倒說的很好，可是不久他就作了可耻的逃兵。

第二天，在工地辦公室里召開了大會以後，我們和武鋼鉗探工人，在一起照了象。我們高興得互相擁抱，互相祝賀。

“这回我們可真是一家人了，都是光荣的武鋼工人了！”

“今后我們要更好地建設咱们的武鋼！”

从此，这支地质钻探队伍，一直就活跃在寬广的武鋼基地上。經過两年多的艰辛劳动，終于光荣地完成了武鋼厂址的全部勘察工作。

現在，我們的衣服上，在挨近鞍鋼三大工程竣工紀念章的旁边，又挂上了一顆武鋼一号高炉出鉄紀念章。晚上，每当看見高炉流出的鉄水映紅了武鋼上空的盛景时，我們常常兴奋地歌唱：“武鋼，我們將永远战斗在你的身旁！”

筑 路

勘察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左 督

一九五五年初春，武汉遇到了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雪天。雪，一连下了半个月，道路、田野、山丘、房屋，全部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白皑皑的，一眼看去，分不清它们的界限。树上、电杆上、屋檐上倒挂着冰柱。呼呼的北风吹来，冰柱互相撞击，满山遍野不时嘩嘩地响。整个工地都在冰冻雪封之中。

早晨，我和老黄从工地办公室走出来，站在门口望了望天，什么话也没说，就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东边的那几座工棚走去。一件重大的心事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又急又喜。

刚才参加了党总支扩大会议。上级告诉我们：为了提前建成武钢，在苏联列宁格勒冶金设计院集中了一批优秀设计员，等着我们提供勘察资料进行设计。全国各地聚集在这里的一千多名勘察工作者，因为等待设备、材料，不能开工而急得跳脚。各地源源运来的机器设备都成山地积压在厂区附近。可是由于长江冬季枯水，大船

不能靠岸。用人力运嗎？机器設備笨重，大雪封鎖，沒有道路，不說抬着机器，就是空手走路，陷到雪窩里也難得爬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党总支决定，要在七天以內，破开冰雪，修一条寬三米，长三十华里的公路，由我們两人分別担任筑路正、副队长，还特地派来了一位姓陈的公路建筑工程师。

我和老黃深深懂得，武鋼能不能早一天施工，能不能早一天出鉄，現在的關鍵就在这条公路能不能早一天修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們的肩上。党的信任，使我們內心产生了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可是，完成这个任务又是多么不容易啊！時間只有短短的七天，沿途都是冰雪，冰雪下面是縱橫交錯的田埂，还有水洼、山包、沟渠……。

“老左，你說怎么办？”老黃忍不住問。

“老黃，我看咱們到运输組开个諸葛亮会，一定能想出好办法，咱們工人当中，諸葛亮可多得很哩！”我說。

老黃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說着，我們便走进了运输組的工棚。小伙子們正在吱吱喳喳，談論着筑路的事，見我們去了，馬上圍上前來，搶着問：“黃队长、左队长，几时开始干呀？”

老黃一見小伙子們那股热勁，喜得咧开嘴巴直笑，不住地抹着自己的头发，半天一句也不說。还是我激动地先开口說：“干！很快就干！馬上就干！”

小伙子們听到我說：“馬上就干”，一齐鼓掌跳起来，

有的卷袖子，有的擦拳头。吴荣先这个平素一开口就臉紅的人，这时也激动得連連叫起来：“左队长，黄队长，咱們現在就走吧！”

我託他坐下来，笑着对大家說：“小伙子，慌什么？任务已經是咱們的了！跑不了！現在我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摆在我們面前的困难……。”

一听到我提出“困难”二字，共产党员曹宏滔馬上站起来，操着一口湖南音說：“工作嘛，一定有困难，这次就是因为建設武鋼有困难，我們才修路，克服了修路的困难，就能解决运输的困难，这就叫以困难攻困难，攻破了困难，就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

“左队长，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們。”共青团員刘渭元，一骨碌从床沿上跳起来，也顧不得老曹还在講話，就拍着胸膛說：“过去咱們在部队里那样艰苦也过来了，今天这点困难怕它个球！沒問題，干！”

老黄看到刘渭元那股莽撞勁，不由得开了腔：“困难誰个怕呀？共产党员做事就是不怕困难，愈困难愈要創造奇迹。現在提出困难来討論，就是为了战胜它！”

諸葛亮会就这样开始了，大家无拘无束地搶着发表意見。小伙子們一个个兴高采烈，紅光滿面，挑战似的語言不住地傳到屋外，很远的地方都听得見。屋外虽然是冰天雪地，工棚里却充滿了春天的气息。

会后，我和老黄把研究好的計劃、作法向党总支作了

詳細汇报，得到了党总支的热情支持，并鼓励我們立即行动。出門时，孟書記紧紧地握着我們的手，严肃而又亲切地說：“大家的热情很高，这是好的，但是我还得強調一下，更进一步取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支持，是能不能在七天内完成党交給你們的任务的关键！”

孟書記的話久久地在我們的脑子里回旋，我們心里热呼呼的。

下午，看完棧路，我和陈工程师一同回工棚休息。他五十上下的年紀，戴着近視眼鏡，一進門，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气喘喘地說：“哎呀！今年的雪真大呀！要不是你扶着，恐怕我早給雪埋葬了。修这条公路确实不容易呀！”

“是呀！”我說，“困难是免不了的，不过，建設武鋼嘛，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陈工程师对参加武鋼建設滿怀着热情，但象这样的紧急情况从未見過。他一听我那滿不在乎的口气，就問：“我們准备了多少材料？”

“什么材料？”我不解地反問。

“石子呀、木材呀、沙子、洋灰……，每样至少要几百方呢！不然……”說到这里，他摇摇头，沒再說下去。

“这些材料我們一点也沒有，我們只要求很快地挖通一条公路，把机器設備很快运到工地就得啦！”

“啊，原来是这样的！”陈工程师連忙摘下眼鏡又問：“准备多少時間修好？”

“一星期之內完成！”

“一星期？”陈工程师猛吸了两口烟，接着問：“准备用几台推土机？几多民工？”

“現在我們只有一台拖拉机，多少民工还要等联系的人回来了才知道。”

正在这时，門外傳來冰块破裂的响声，听脚步，我就知道是去联系民工的老黄回来了。正准备去开门，門“咔”的一声开了。老黄滿身是雪，呼哧呼哧地走进来：“嗨！是誰堆的雪人会走路了？”我滿心喜悅地开玩笑。

“嘿，不但会走路，还会說話呢！”雪人揭开雨帽，露出一張冻得通紅的臉，滿有风趣地說。

“怎么样？伙計！”

“你听我說呀！”老黄习惯地抹着自己的头发，兴奋地說：“完全沒問題！武昌县馬县长那个人真好。我把公文一递，他一看就連問我們辛苦了，很爽快地說，沒問題，武鋼是我們的命根子，你們要多少人，我們設法解决。說完，馬上就在公文上签了字，請区里支援。下午我到区委会，区委书记刘海荣見我是武鋼来的，也是热情的招待。等我把情况說明，他就說：‘好！大雪天，社員正閑着，雇民工不成問題，明天一清早赶到！’于是他馬上向各乡挂电话，叫各乡党支部書記馬上赶到区里开会。象这样的人，真帶勁！”

老黄講得手舞足蹈起来，陈工程师也听得入了神，信

心一下子提高了不少，連連點頭微笑着說：“那就明天動工吧！”

第二天，我一覺醒來，已經是五點多鐘了。連忙從床上一躍而起，象往年在部隊里一樣，迅速地折好被子，到伙食團拿了兩個饅頭就往外跑。一出門就撞見了一個中年農民。

“同志！”那個中年農民喊道：“你們哪位是負責修路的？我們的人都來了！”

一聽說“人都來了”，真叫我喜出望外。昨晚我還在擔心着：這樣冷的天，怕他們不會按時到，想不到今天他們來得這樣早，我連忙感激地說：“你們來得真早啊！”

那位老鄉“嘿”地笑了一聲，說：“有的四點鐘就到這里來等着了。”

我和那個農民走上堤一看，不禁暗地叫了一聲：“好傢伙，來的真不少！”沿着堤站滿了人，有的拿鋤頭，有的拿鐵鍬，有的挑土箕，有的提筲箕。這時，黃隊長和運輸組的小伙子們也來了。

山那邊傳來了“啣啣”的聲音，拖拉機突突地開來了。拖拉機在潔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道寬寬的黑印子，一直向前延伸。這就是新公路的綫路。

築路開始了，幾千把鋤頭高高揚起，幾千把鐵鍬在揮動，幾千塊冰在同一秒鐘內破裂。大姑娘，小伙子挑着滿滿的冰雪在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追逐；人們吆喝着，歡笑

着，奔跑着，追逐着，誰也不願落誰的後。三十里的雪地，頓時變作一個戰場。一個大姑娘一面打夯，一面喊着嘹亮的號子：

咳！叫聲同志們哪，嗨！

大家齊用勁哪，嗨！

武鋼命根子哪，嗨！

人人都有份哪，嗨！

咳！呀荷咳，呀荷嗨呀！

人人都有份哪，嗨！

咳！不怕天多冷哪，嗨！

不怕雪多深哪，嗨！

工农力量大哪，嗨！

公路定修成哪，嗨！

咳！呀荷咳，呀荷嗨呀！

人人都有份呀！

.....

嘹亮的號子聲，唱出了五千民工的理想。號子一聲緊接一聲，嚴寒悄悄地撤退了，人們的頭上滲出了汗珠。干熱了，脫衣服；口渴了，抓一把雪塞在口裡。

下午，太陽出來了。凍土解開了，地面上一片泥濘。路兩邊的雪堆開始溶化，路簡直變成了一條小水溝。一個老鄉的油鞋陷脫了，他就干脆把鞋扔在一邊，穿着雙

袜子跑得更加飞快。有些人挑不动，镗不快，就用绳子拴着几十斤重的冰块往旁边拖。我和老黄也在这些人中间，又是挖，又是挑，溅得浑身是泥。

人们就是这样紧张、愉快地劳动着。大家只是一个心愿：修路，为武钢！口渴、疲劳、寒冷都算不了什么。

一个战斗紧接着一个战斗。雪不断地被镗除，筑路大军不断地向前进。突然在线路上，出现了一条两米宽的大水沟横过公路线。两边的人都停下来，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填，有的说不能填。

我正在那边镗雪，听见这边吵吵嚷嚷，就连忙跑过来。一个老头站出来：“左队长！这条沟是填不得的，它通着湖，路这边的一大片田地都靠它灌溉；再说，填平了，路这边的水排不出来，一下大雨，连公路也要淹没……。”

我连忙安慰老大爷：“你就放心吧，你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利益。沟不能填，准备修桥！”

“修桥是可以，哪来那么多石头呢？”人群中是谁问了一声。

我一听这话也很着急。正在这时，我的房东，一个姓高的中年农民马上跑出来对我说：“左队长，不要急，乡下石头有的是，我家门口的石头可以用，就派人去抬吧！”

没等我回答，他扭头就往家里跑。接着大家也叫起来：

“我家門口有兩塊大的！”

“我伯伯家門口也有幾塊，可以去抬來！”

半小時後，房東首先抬着一塊大石頭來了。接着，石頭從四面八方不斷地抬來，修一座橋足足有餘。我感謝地向大家說：“農民兄弟們，你們幫助我們解決了困難……。”

剛說了這兩句，一個青年小伙子跑到我面前連忙說：“左隊長，怎麼把我們看成外人呀？工人農民是一家，建設武鋼也有我們農民的份，你們每天辛辛苦苦，我們搬一點石頭算什麼？”

我聽了這話，感動得久久說不出話來。

架橋開始了。碼橋墩時，石頭滾下去老是擺不穩。劉渭元一見，連忙跳下水溝碼石頭。接着小伙子余錦元、李兼善也跳下去了。溝里的水打齊膝頭，水漫進了長統膠鞋，冷徹肌骨，但他們却一直堅持工作。劉渭元在水里搬着一塊大石頭，手凍木了，翻一下滑了，再翻一下，又滑了。泥水濺得他一身。看到這種情況，四、五個青年農民，連鞋襪都顧不得脫就一齊跳下去幫忙。泥水在他們身上結成了冰，但嚴寒凍不住英雄們建設武鋼的熱情。

經過三小時的水中激戰，一座三米長的木橋終於落成了。小伙子曹宏滔跑上去用力地蹬，木橋連閃也不閃。

激戰的第三天下午，眼看着一條平坦的馬路就要修成，大家的熱情比什麼都高。大家奔向一個目標：七天的

任务三天完成。干！一定要让公路今天通车。

路，向两旁扩展了，向前伸延了。高坡趾开了，水坑填平了，小河沟上都搭起了一座座坚实的木桥。路面的土填了一层又一层，夯了一遍又一遍。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公路只剩最后一段，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我和老黄等十多人，开始全面检查。民工站在路旁，他们为武钢做了一件大事，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只要检查的人觉得哪一处有一点不满意，他们马上就擂的擂，鏟的鏟，直到检查的人点了头，他们才放心。陈工程师用左手把着近视眼镜，带着微笑，不住地说：“咳，真不简单啦，真不简单啦！群众的力量真大。”

我和老黄笑了，很多人一起笑了……。

“呵，汽车来了呵！”

只见一辆装满套管和钻具的大卡车，徐徐地从灿烂的晚霞中驶来。群众举起手中的工具，跟在汽车后面欢呼：“通车了！”人们前推后拥，欢呼声、掌声象春雷一样，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少先队员爬上汽车和司机握手。大姑娘从车前跑到车后。小脚婆婆踮起脚，张着嘴巴望。一群小伙子扒在车厢的后面，车子带着他们跑了老远还不愿意下来……。灿烂的晚霞照在人们的脸上，照在每一把磨亮了的锄头上、铁锹上，照在这条平平坦坦的三十华里的公路上。晚霞五彩缤纷，象一束束盛开的鲜花。这是最艳丽的花，是工农联盟之花。

家

勘察公司司机 沈火坤

快到春节的那几天，村子里显得比平时更忙了，隔壁传来一阵阵舂米打糍粑的声音。门前路口上，常常可以看到年轻的妇女穿得花花绿绿的，有的手里还提着一挂肉和一包糖，到处都是笑声。我们这些勘察队员，想起快要回家过春节，心里也喜洋洋的。

旧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汪灏科长召集我们全体同志开了个会。他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武钢快点建成。我们勘察拖延一天，设计动工就耽误一天。我提议咱们今年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全国是一个大家庭，在工地过节，就象在家里一样。”我听着听着，觉得有理。战士在火线上哪能歇年？这时候，我听到旁边的同志在高兴地说笑：

“我们在发电机旁边守岁吧！”

“水泵噼啪噼啪为咱们放鞭炮。”

这一说，大家哄笑起来。我掐着指头一算，除夕晚上不该我的班，就说：“该你们走运，三十晚上我只好留在

屋里，陪桌椅板凳守岁了。”

三十晚上，我和李明康正在屋里煨牛肉，准备让下夜班的同志来美美地吃一餐年夜饭。这时房东妈妈端了两碗鸡汤进来，直送到我们手上说：“这是瓦罐煨的，趁热的吃，冷了要走味的。”

我们不肯接受，心里想，今年当地农民受了水灾，日子有些艰难，便说：“留给你家自己吃吧！”

“这样说，你们就是外人了。”房东爸爸从隔壁厢房里一步跨出来，不满意地说。

“哪里哪里……”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让大哥大嫂兄弟们多吃点。”李明康帮着我解释说。

“呀！用不着你操这份心思。虽说今年遭了水灾，可是政府对咱们照顾得好，咱们这个年过得蛮丰盛咧。”平时不爱说话的大嫂这时也插上嘴了。

“吃吧，你们不分年节的在外面工作，不吃，爸爸妈妈心里也不好过。”站在门边的大哥又补充了几句。

“是啊！”房东妈妈说：“你要是把我当自己的老人，就收下。”

我们不好再推辞了，只得接了下来，说道：“难为你家了。”

“难为么事呢？”爸爸的声音里有点责怪。“毛主席来了，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不要分彼此，你们在这里就象在

自己家里一样，快快活活地过年。”

过了一会，老媽媽又把我們請到屋里。煤油灯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罩，把墙上的画都照亮了。画上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的宏伟图景。旁边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向太阳永远跟着共产党，心连心工农共同建国家”，右边的桌子上放着个热水瓶、几本书、一瓶墨水。屋当中还摆着个小炭盆。炭火旺旺的，映得满屋的人都是红光满面。

刚坐下，大哥端了茶来，媽媽把烘糕塞到我手里。大嫂也抓了糖往我袋里放。小兄弟和老李笑着在谈测量的事。小侄子闹着我的腿打转转，媽媽坐在床沿上，对我讲些过年的情景。我受了这样亲热的接待，心里象生了盆炭火，热呼呼的，抱起了小侄子亲了又亲，心里想道：

“哪里有党，哪里就有家。哪里有党的领导，哪里的人就是一家人。你走到哪里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专家跑尺

勘察公司测工 王天义

这是一九五四年夏天的事。

一天，我們小組正在进行二千分之一的細部測量。我和小王在山上負責跑尺。忽然远远看見在山脚下那條彎曲的公路上，有一部黑閃閃的小包車向这边駛來。

這部漂亮的小包車可把我吸引住了，我用好奇的眼光緊緊追着它。車子开到山脚下，便停下来了。隨即从車子里走出了几个人，他們一下車就被人圍着。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記得几天前領導上不是說苏联专家要到現場來嗎？嗨，莫非是专家來了？要真的是苏联专家來了，一定要好好看看，見識見識。以前听老师傅說过，苏联专家可好呢！

不一会，那几个人朝我們走來了。我一看，走在前面的是王經理和一个国际友人。这人戴着一頂草帽，中等身材，手里还拿着一根光滑的手杖。在他那和藹的笑臉上，印上了几条深深的皺紋，看樣子是上了岁數的人了。越走越近，我正准备打招呼，一只有力的手突然緊緊地把

我的手握住了，隨即又是一句和藹的中國話：“您好！”這時王經理看見我很不自然的樣子，笑着對我說：“這是蘇聯派來幫助我們建設武鋼的古雪夫專家。”聽說確是蘇聯專家，我樂得說不出話來。專家走到湖站，又和每個同志親熱地握手。接着他埋頭看了看圖板，然後又抬頭向四周望了望，有時點點頭，有時也搖搖頭。忽然他一個箭步，敏捷地跳過小溝，又跑到我的身邊來了。他把手杖一丟：“您辛苦了，休息一下吧，把尺給我來跑跑。”便搶了我手中的尺，仔細地瞧了一瞧，就去跑尺了。這下可把我搞得莫名其妙，緊跟在他後面跑。他年紀雖大，可拿起尺來比年輕人還要輕鬆。他一只手把尺側着拿，不使一端在地上拖，看來他非常愛護尺。

專家跑尺很快，他走兩步，我就要走三四步。我幾乎跟不上，有時還要來個“小跑步”才行。他從不跑彎路，總是朝直綫跑——遇到高山就往上爬，遇到河溝就涉水而過，遇到茅草刺林就往裡面鑽，什麼東西也阻擋不了他直綫前進。他從不跑錯點或是跑重點。他一停下來就是一個點，點子十分準確。看鏡子的人都笑着連聲說：“好准呀！”我那時跑尺，技術還很差，不是把點子跑重了，就總是要選來選去，結果點子不是密了就是稀了，搞得看鏡子的人喊破了喉嚨。我經常要補點，浪費了很多時間。

專家一面跑尺，一面就把技術和經驗教給我們。他每跑了一個點，就告訴我們為什麼要立這一點。他特別指

出我立尺的姿势不好，很和蔼地对我说：“立尺只要一只手就行了。人站在尺子旁边，尺子要左右移动，这样能使看镜子的人容易看到，而且还很轻松。”说完，他便给我做了一个示范动作。我心里非常感激。

太阳当顶了，专家还要往前面五百米高的山上爬。山很陡，茅草有一人多高，而且长得很密，刺又多，一不小心，身上就要皮破血流。那天天气又很热，王经理请他休息，但他还是弯着腰一个劲地往上爬，爬得比谁都快。他第一个爬上了山顶，立了一个点，然后把头上戴的草帽取下来搨了几下。这时已经是十二点了，王经理见他跑了两个多钟头，也够累的了，非要他休息不可，可他还是不同意，坚持还要到其他小组去跑尺。他说：“我是来帮助中国建设的，我不是来休息的。走吧，时间要紧。”说着，拉了王经理一起走。临别时，他特意又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说：“跑尺工作很重要，也很光荣。这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工作。这工作不能粗枝大叶，如果点子跑不好，就要严重影响测量质量。一个优秀的跑尺工，每当跑完一站，就一定要回到测站，看看所测的、所画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他走了。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好久才回转头来。他那亲切和蔼的话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老是在想：专家这大年纪，不远千里到我们这里，是为的什么？这么热的天到现场来跑尺，又为的什么呢？想呀想，专家还不是为了

幫助我們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為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過更幸福的生活嗎？可是我以前還不願意跑尺，瞧不起這一行，認為跑尺既艱苦又沒出息。這種想法是很不對的。領導上不是常常說，行行出狀元，只要你肯努力，無論哪一行都可以為祖國大顯身手嗎？在我們國家里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有的只是工作分工的不同。想到這裡，我的眼睛好象亮了一些。對，我今後一定要堅決干下去，好好地干下去。在火熱的太陽下，我愉快地向別的點子跑去……。

怀念远方的友人

勘察公司党委副书记 孟金铭

一九五四年九月，正当武钢厂区五百分之一地形测量开始的时候，苏联专家秋勃同志来到武钢。

他进了办公室，脱下帽子，摸了摸领带，还没坐下，就开始谈起工作来。他详细询问了勘察力量集结情况，任务和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接着沉思了片刻，说：“我们先组织学习学习，给测量队讲几次课，然后再到现场实地示范操作几次，你们看看怎么样？”

我们同意了专家的意见。

“好，今天晚上我就上第一课。”专家说。

“不，不行，几天的旅途生活也够累的，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讲课也不晚。”我们一齐劝阻。

秋勃专家摇了摇头，笑着说：“我还没有工作，怎么会累呢？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能耽误一分钟。”

专家头发斑白，额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看来，已经有六十多岁了。我们想，无论如何得让他好好睡一晚，然而再三劝阻也没有效果。专家把手一摆：“还是让我早一

点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吧！怎么样？同志们，该去下通知了！”

专家在工地上住下来了，客家祠堂的房屋很破旧，潮湿的地面长满了青苔，墙壁四周虽然裱糊了一层白纸，但仍遮不住破旧的痕迹。这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连一套办公用的桌椅也是凑合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招待苏联专家，我们确实感到过意不去。然而，每当我们表示抱歉时，专家总是笑着说：“搞测量工作的就得习惯野外生活，越艰苦越感觉有兴趣。”有时他还津津有味地同我们谈起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每天吃两块黑面包，没有帐篷，没有野外装备，还照样工作的情形……。

我和专家住在一起，只隔着一堵墙壁。每当夜深人静，常常可以看到他房间里透出的灯光。有一天晚上，我醒来已经是午夜了，看见专家屋子里还点着一盏煤油灯，间或听见一阵低语声，我心里想：专家白天工作了一整天，这么晚为什么还不睡呢？第二天清早起来，看见专家已在门外散步。翻译告诉我：“专家昨夜两点钟才睡，为了赶写讲义！”

专家常常这样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仍匆匆赶往工地。在工地上，他总是详细地观察和询问一切情况，一点一滴都不放过。从工地回来，就提出许多问题、新意见，有些简直是我們料想不到的。

一天下午，專家向我們要工地職工名冊等看，說要了解一下技術人員的學歷、經歷、年齡、技術等級以及儀器設備等等情況。當時我們都很奇怪，了解這個干什么呢？大概他從我們的臉上看出了這一點，便笑着說：“要決定一項技術的採用，必須要有切實可靠的物質基礎，也就是必須清楚地了解我們的力量，我們不能打無準備的仗。”

幾天以後，專家根據實際情況，結合着理論和自己的經驗，提出了“平行綫分方法”。這是一個新的方法。大家對這種方法還理解得不够，有的說好，有的認為分方測量不适宜複雜地形。專家和我們進行了研究，決定組織實地示範，由他親自到現場操作表演。這時雖是初秋天氣，太陽還是火辣辣的。專家穿着白襯衣，戴着草編禮帽，拿着圖板，不停地跑上跑下，指揮着，操作着，不一會便跑得滿頭大汗，襯衣都汗濕了。我們拿着測傘，想給他遮陰，可是專家堅決不要。他一直頂着火熱的太陽，忙個不停。這裡畫畫，那裡描描，一邊作，一邊講。晚上，當我們把專家測的圖紙整理出來，和用舊方法測的圖一比較，很明顯地看到專家布置的分方點，既經濟又合理，不但精確，而且速度很快。

專家對有關工作上的細小問題也決不輕易放過。一次，專家在繪圖組發現用過的筆尖上有墨迹，看來這是一件小事，但專家並不忽視它。他批評了繪圖組不愛護

工具。

又有一次，专家检查图面时，发现有一丘水田的草图与图面不符。经一再检查，证实图面的均匀标高是后来加上去的。专家对这种违反操作规程的做法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对待工作要严肃认真，即使地表和桌子一样平坦，也要实测。测量人员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地面的东西，不能没有经过测量随手写在图上。在苏联这是不合法的行为，这块图要马上擦去重测。”

有人告诉我：有一天一个队员把手簿上的数字写错了，正习惯地从口袋里拿出橡皮来擦，忽然被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拉住了。他抬头一看，专家正站在他面前，指着手簿说：“这样涂改是不合乎规定的，我们不能用橡皮擦手簿。”

秋勃专家最后一次来工地，正是全部测量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对我们做好的全部资料进行了细致检查，从记录到成果，从控制到碎部，哪怕最微小的一个问题也要把它搞清楚。当他看完了资料后，站起来在图上画了一条长达六公里的检查路线，他说：“我是负责来验收的，不能马虎，只有经过实地验收后，我才能下结论。”

第二天，乌云笼罩着整个大地，北风呼呼地刮着，天空飘着牛毛细雨。吃过早饭后又飘起雪花来了，时雨时雪，下个不停，地上滑溜溜的，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专家連雨衣都沒穿，和往日一樣，一下車就匆忙地向現場走去。专家一段一段地走着，一段一段地看着，呢帽、大衣全都打濕了。北風一吹，衣服上結起小小的冰塊，走起來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跑完了六公里綫路以後，他坐在辦公桌前，手里拿着紅色鉛筆，不時地在圖紙上輕輕地敲着，臉上逐漸浮現出愉快的笑容。最後他輕輕地放下筆，帶着喜悅的神情激動地說：“來！祝賀你們，工作做的很好，質量完全合乎要求，可以驗收了。”說着，就在技術總結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們熱烈地鼓掌，感激地說：“這是专家的幫助，要感謝专家！”

秋勃专家聳了聳肩，揚了揚眉毛，笑着說：“不，這是同志們幾個月辛勤勞動的成績！”

在秋勃专家熱情的幫助下，我們不但提前交出了武鋼大廠設計和施工所急需的圖紙，而且在技術水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我們這支隊伍在黨的領導下，從十几個人發展到幾百人，現在已經能夠獨立完成一些較重大的測量任務了。

土 地

金屬結構廠通訊員 戚茂卿

我的家鄉是一片丘陵起伏的田野，土地肥沃，谷物和經濟作物出產豐富。解放幾年來，乡亲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現在，一座規模宏偉的現代化工厂——武鋼金屬結構廠已在這里建立起來了。高大的廠房矗立在山崗上，巨大的機器發出有節奏的轟鳴，震蕩着周圍寧靜的田野。

回憶起在平田地、開荒山、建廠房的年月里，會有多少動人的事情，征購土地就是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夏天。那時我還是一個農民，在農業社搞生產。

一天早晨，太陽剛爬起來，社員們正忙着拿工具下田，一個消息傳來，說在我們村里要建立一個大工廠。喜訊象一陣風，傳遍了社里每一個角落。瞬息間，全社男女老幼都知道了這件事，年輕人高興得跳起來，特別是那些圍紅領巾的少先隊員，更是高興得不得了。他們把在學校聽老師講的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理，在大人面前

說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老年人懂不得。

过了些天，一天晚上，我从田里回来，乡人民委员会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协助武钢的同志征购土地。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土地的面积、等级、人口、成分、劳动力、青苗、树木、粪坑、坟墓等等，都要分别进行登记处理。搬家的事虽然大家在思想上早有准备，但到底是穷家难舍。动员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怕完不成任务。

乡干部曹洪胜同志猜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这个工作是有困难的。要迁移千百年的坟墓和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有的社员思想上可能一时想不通。这就特别需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向群众讲清道理……”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明亮多了。

征购土地的工作全面展开了。我来到勤劳三社，党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很重视这件工作，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对社员做好了迁坟的思想工作。当天晚上，我们把工作全面安排好，决定明天迁坟。

第二天，社干部带头领着一伙青年农民，扛起铁镐、杠棍，拿着绳子朝坟地跑去。到了坟地，大家挖的挖，起的起，抬的抬，干得满带劲。不到半天光景，棺材全出土了。

坟墓迁完以后，就开始动员搬房子。这时正是农忙时节，大家整天都在田里。可是厂房施工的日期一天天

逼近，不搬是不行了。我和社委們研究的結果，決定在晚上開群眾動員會，跟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會上社主任叶道全向大家詳細的講明了搬家的意義，征求大家的意見。大多數社員覺得為了國家工業化，蓋工廠，搬家是正理，沒什麼可說的，何況廠方還給他們蓋新瓦房，雖然農活緊，但搬的時候大家互相幫忙，也沒有什麼大困難。

散會以後，我心里想：可能還有些人沒開通，明天還需要深入了解社員的思想情況。我低著頭朝回走，忽然聽見前面有人在講話。抬頭一看，一個是經常見面的李安義，另一個光著腦袋，穿一件白布褂子，象是富裕中農叶道成。細聽聲音果然是他。這時他正在對李安義說：

“我不搬，我的房子還是新的，去年整修一次費了好大的力氣。這房子我住慣了，前面是我的田，後面是我的地，上下多方便，搬到哪裏也沒有我這兒好。”

李安義也附和著說：“我也是不想搬，我那房子雖說是破一些，可住著就是舒服。俗話說：上屋搬下屋，要費三石谷。搬一次家多麻煩。”說完，他們各自分路回家了。

第二天，我正在和社委老李商量，社員叶宏玉匆忙跑來說：

“我愛人生小伢沒滿月，是不是暫時託她搬到社的舊庫房裏？先拆房子，我再去找地方託她搬進去住？”我們一聽，覺得叶宏玉的行動很值得大家學習，就答應他的請求，並當眾表揚他。不多一會，大家都在議論叶宏玉搬家

的事：

“人家老叶都能搬家，我們不搬还象話嗎？”

“人家老叶就是思想进步，我們應該向他学习！”

叶宏玉是貧农出身，解放前光棍一条，解放后才分了田，娶了老婆。晚上我找到叶宏玉，一同到李安义家里去，三个人在門口坐下，边乘凉边說話。談到搬家的事，叶宏玉对李安义說：

“安义，我們要把眼光往大处看哪，我們农民过去穷了一輩子，解放几年来，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分了田地、耕牛，組織了合作社，有吃、有穿、有住。如今国家要在这里盖工厂，还不是为了我們的生活过得更好嗎？这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不支援，哪个来支援呢？”

李安义低着头一声不响，半天才說：“提起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怎么能忘得了，就說那次政府貸款，給我一下子解决了那么多困难……。可是，这几輩子住过的老屋子，离开它，一时心里有些舍不得。”

这时我插进去說：“老李呀，我們不可能老守住这破房子过生活，現在我們搬家，工厂还帮助我們盖新房子来，等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們还要住高楼大厦呢！”

三个人正說着話，一个老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朝我們这边走来。夜色中，只見他微駝的身影，迈着穩健的步子。他咳嗽了一声，这时我才辨認出这是潘老大爷。潘老大爷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下巴上一把黑胡子有两寸多

长，精神很飽滿。解放前他給地主做长工，受了一輩子苦，解放后才过好日子。潘老大爷平时爱說笑，沒事欢喜找人聊聊天。剛才大概是听见我們几个人講話，才走过来的。

我們让潘老大爷坐下，扯了几句家常，就又談到征购土地盖工厂的事上来了。我記起潘老大爷有一块好紅薯地要征购，就趁势問他道：

“潘大爷，你家那块紅薯地要让出来，舍不舍得呀？”

潘大爷笑着說：“么样舍不得？国家建設是大事，我那点紅薯地算得了什么呢？”他停了一下，吧嗒吧嗒吸了两口烟，又接着說：“社主任不是对我們講过，盖这厂是为了炼鋼鉄，有了鋼鉄，就能造出很多的拖拉机。唉，我潘老头过去在地主家当长工，犁耙把手掌磨破了几多次！現在后生們都笑我年紀大了，嘿，我就不服这个老，我还要等着开拖拉机呢！”說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又說：“潘大爷，你家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可要說出来呀。”

潘大爷連忙說：“有什么困难？沒有，沒有！”如今这都是我們自己的事，还叫什么困难呢？”他停下来，吸着烟，半天不再說話。忽然他又說起来：

“唉，想想从前，比比現在，那真是天差地別呀！国民党军队那时候在这里挖战壕，强占我們的田地，不但不給錢，还强拉我們去做苦工，稍微不如他們的意，棍棒就打

在身上了。唉，他們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呵！現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大家建設工業。為了蓋工廠，我們讓出幾畝地，搬一搬房子，算得了什麼呢？離開窮窩，去住金窩，這是好事情呀！”潘老大爺越說越高興起來，李安義在旁邊听着，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講。他一時低下頭，一時又抬起頭望着別的地方，看樣子他心里很不安寧。天氣不早了，我們和李安義告辭，他忽地站起來對我說：“老殷，說搬就搬吧，不能因為我這鼻子尖上的一點小算盤誤了國家大事，今晚我準備準備，明天你們分幾個人來幫我拆房子。”

這時大家都高興起來。臨走，我又要李安義去動員動員叶道成，他這個富裕中農，思想一下子是不容易轉過彎來的。

一清早，下着濛濛細雨。社員們情緒很高，不管下雨刮風，一個個爬上屋頂，下瓦拆梁。我抬頭一看，屋上屋下都是人，全村的人都動員起來了。正在興奮的時候，叶道成戴着斗笠，急急忙忙跑到我面前問李委員到哪里去了，我順手一指說：

“那不是，在房子上。”

叶道成跑過去，高聲喊道：“李委員，怎麼不分人給我拆房子啊？”

李委員看見他自己找上來了，估計他是願意搬了，但想再試探試探，就大聲說：

“你不是說不搬的嗎？現在要搬也沒有人了，只好等以后再說吧。”

叶道成看見大家都在搬，就只剩下他一家，心里急了，連忙說：

“李委員，哪怕少分几个人來也行，別人都在搬，我一个人怎能等着呀？”

最后老李決定明天派人去幫他拆。

征購土地，遷坟拆屋的事终于在农民积极热情的支援下，胜利完成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武鋼帮助这里的农民盖起了一栋一栋的新瓦房，大家搬进了新房子，心中的高兴就不用說了。

金属結構厂寬闊高大的厂房，很快就在这块土地上兴建起来了。我也由农业社轉到工厂，当上了正式工人。

水

第二工程公司木工 潘鴻坤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我們由黃石市來到了八大家。晚上，組長對我說：“小組已經分配任務了，你告訴大家把工具整理一下，明天就開始工作。”這一夜，我高興得睡不着覺，想到明天就要參加建設武鋼，心里真是樂開了花。

第二天一早，我們坐上運輸材料的汽車，向工地進發。汽車沿着長江堤岸向前飛奔，約莫二十分鐘，駛入了街道。楊工長告訴我們，這就是武鋼廠區。汽車緩緩地通過一條曲折的穿山公路，前面就出現了一片起伏不平的山丘，雜草叢生，荊棘遍野，山凹里有幾座帆布的帳棚，在陽光下閃耀着白光。再過去一點的山丘上，有幾棟房架已經樹立起來……“這是什麼地方啊！”我正在驚奇的時候，汽車嘎的一聲，停住了。“到了！這就是我們的工地！”楊工長從車上第一個跳下來。“這象什麼工地啊！連一個工棚都沒有。”小王在搬工具的時候，低聲地囁咕着；嘴巴翹得高高的。

楊工长把我們帶到一块用推土机推过了的地方說：“今天先帮着平土吧！”

这是我們参加武鋼建設的第一鋤土！我拿起鋤头干了起来。組長老陈只是好奇地东張西望，自言自語地說：

“建厂为什么不找个平坦的地方，偏偏选上了这个荒山？”

老工人王习其师傅，呆呆地看着前面不远的地方，那儿推土机正掀起滾滾尘雾。他感叹地說：“那个地方大概就是热电厂的基地吧！明天这里就要出現一座我国第一流的发电厂，这真是了不起啊！……”

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楊工长对大家說：“吃飯去吧！”

“食堂在哪里？”我問。

“八大家。”楊工长笑着回答，“你看，这里連一間房子都沒有，食堂沒法搬来。”接着，楊工长又关心地对我們說：“这里水非常困难，回到八大家时，得多喝一点水啊！”

“不要那么吓唬人。水呗，到处都会有，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的。”組長老陈滿不在乎地說。

“会沒有水？”我也有点不相信，“沒有开水喝，这恐怕是真的，喝点冷水不就行了！况且又是夏天。”

第二天，又增加了一部分人，工地上变得熱鬧起来。今天陈組长給我們交代任务：“修建二十栋职工簡易宿舍。要在建設电厂的工人們进場前，赶建完工。这是建

設热电厂的前哨战，关系着电厂能否早日开工。”大家听了以后，誰也沒有吭一声，拿起工具就猛干起来，挖的挖，砌基础的砌基础，搬石块的搬石块……。工具的碰击声，刨木料的沙沙声，劳动的号子声，在这广闊无际的工地上空回荡着。

太阳早已爬上了山坡。熾热的阳光投射到正在紧张工作的人們的身上，空气象停止流动似的。“太阳来考驗我們了。”我心里默默地想着。过了一会，汗珠順着面頰直流，我已經热得有点受不住了，干脆把一件上衣脱了下来。

老王师傅，显然比我更热，他把衣服敞开着，大口地喘着气，厚厚的工作服上，早已被汗湿了一大块。

由于汗淌得太多的原故吧，我感到口渴了。

“老陈，有没有水喝？”我听出这是王师傅沙哑的声音。随着又有两人喊着：“渴极了，真是想喝水！”

“要喝水嗎？我去找找看。”老陈放下工具，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只杯子，无目的地走去。显然他自己也想喝水了。調皮鬼王小荣从来不喜欢喝水，可是这次他也叫起来了：“他媽的，怎么搞的，喉嚨有些难受……”

我回过头来看王师傅，只見他伸长着脖子，不时地咽唾沫，两眼期望着老陈快回来。

前面的山凹里终于出现了老陈的身影。“来了！”小王先叫了起来。接着，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向組长奔过去。可

是大家失望得很，带回来的仍是一个空杯子。

“跑了几个山洼，连一点水都没有看见。其他小组也有人去找水，结果和我一样都没有找到……”老陈说。

怎么办呢？工程任务这么紧张，回去喝吧，来回就得两个多钟点，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不喝吧？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特别是老王，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在这烈日下工作，脑袋有些发胀，就更想喝水了，但他还是以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双手握紧斧子，使劲地一下一下地砍着。

在这时候，就是能够喝到一滴水也是好的，但是谁也不愿意放下工作，再去找水。

陈组长看着大家渴得难受的样子，象下命令似地说：

“同志们！休息一下！”

小王伸长脖子咽唾沫，润了润嗓子说：“去找水喝！”

“好吧，再去找找看！”我抓起两只杯子，同组长、小王两个人一同向右边山坡走去。

山坡上布满了一个接一个的坟坑，时而发出刺鼻的气味。顺着山势插着的一面面三角小红旗，被烈日烤得没精打采；对面山坡上撑着一顶白色的大伞，几个测量队员，在半人高的草丛里时隐时现地挥舞着红旗，远处时而传来一阵阵推土机的马达声。

我们三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十几分钟，还没有找到一点水，我心里急了：“难道这里是火焰山吗？”

“看！那里不是在冒烟吗？”小王象发现奇迹似地指给我们看。

“那里一定有村庄，有村庄一定有水。”老陈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走！向那边去！”

翻过了几座小山坡，我们终于吃力地走到了小村湾。绕过湾子，一个圆水潭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几步就跨到了潭边，低下头一看，水带着绿色。

“这水能喝吗？”我心里有点犹豫。可是小王已爬在潭边，两手捧着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了。这时我也顾不得这些了，拿起杯子舀了一大杯，大口地饮着。肚子里，口里，顿时感到一阵凉爽。

“好水！好水！”小王一面喝，一面大声赞扬。

一个农民闻声赶来了，看见小王不小心把潭边的土块碰下水里，就对我们说：

“同志，请你们小心一点，这是我们全湾里人吃的水啊……”

我们连连点头，喝了一些，又小心谨慎地舀了两杯，端着从原路往回走。

两杯水，我们小组十几个人，每人喝了一点，虽然这是两杯有气味的的水，可是大家感到比平时喝的汽水还美。

水，在这个工地上成为大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每天开工不多久，工人们就因口渴而煎熬着。领导上为了这个问题，也确实伤透了脑筋，研究过几次，只好采取一

个临时的办法：在工地上搭了一个土鍋，由老張专门供应开水。可是老張从几里外的村庄，挑回来两三担水，只能供大家潤潤喉嚨，不能滿足飲用。小王渴得有气无力的，恳求老張說：“好爷爷，你发发慈悲，多挑几担水給我們喝喝吧！”老張为难地說：“不是我不想多挑，你也知道的，就只有那一潭水，农民兄弟还靠它吃喝呢。”組長老陈听了老張的話，說：“是呀，我們要加强工农联盟，尽可能少用农民兄弟的水，我們自己另想办法解决。”小王給老張老陈說的沒話說，一扭身，又干他的工作去了。

房骨架一栋栋地豎立起来了，接着就是大量的砌磚工程。砌牆要砂浆，砂浆需要水拌。这个事情真把我們急坏了。楊工长根据支部的意見，召开了生产組长會議，会上决定了一个应急办法：派人到四周去找水塘，找到后，挑水来工地应用。

果然，在离工地一里多路远的山凹里，找到了一个小臭水塘，这真把我們乐坏了。担水运输队的几十个同志，象部队里的尖兵一样在山坡上蠕动着，一时隱沒在山凹里，一时又出現在山頂上，他們走起路来是那么小心謹慎，不許一滴水从桶里漾出来。

施工进入緊張阶段。有一次，我在搬一棵大梁时，脚下一滑，把灰浆坑旁边的一桶水打翻了。我急忙跑过去搶救，可是一桶水都滲进地里了。

“怎么搞的？你……”泥工胡师傅跳起来对我发脾气。

“一桶水有什么了不起，給你搞一桶來。”若在平時我就會這樣回答他，可是現在，我知道這一桶水是從幾里路遠的地方挑來的。半個月來，自己亲身体會到這裡水的困難，我便又痛心又惋惜地說：“胡師傅，我下次一定注意……”

施工用水量越來越大了，我們小組也參加了這支挑水運輸隊。我跟着長長的隊伍，剛走到半路，一個出乎意外的消息傳來了：“水塘里的水挑干了！”大家歡樂的臉上，一下又變得焦急起來。

“工程正需要水啊！”我心里急透了，走到楊工長的面前說。

楊工長緊皺雙眉，問我：“別的地方還有水嗎？”

“只有前面灣里有一個吃水潭，別處還沒有發現。”我很快地回答。

“不能！”楊工長果斷地回答，“那是農民的飲水……”

這時大家也小聲地議論開了：“請示領導！想想辦法。……”

公司黨委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很快就決定一方面與管道公司聯繫，督促他們提前把水管裝好；一面用汽車運水，供應施工；同時把食堂搬到現場來，這樣，喝水既方便，又使職工有充分的休息時間。

食堂安置在一個小山旁邊的臨時帆布棚里，外面放着幾只特備的大水桶，喝水的問題总算解決了。但用水

仍很困难。

我們小組是住在一棟只砌了半截牆的房子里。晚上，勞動了一天，身上汗臭難聞，該洗個澡，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水呢？一個小組只能打一盆水，十几個人輪流着洗臉，擦身體，洗腳，有時輪到我洗的時候，簡直是黑泥漿啦！我心里確實不愉快。

“食堂都搬來了，怎麼還洗這個泥水？”

“嘿！這點水可也來得不易啊！”老陳一本正經地說。“你沒看到每天馬路上奔跑的汽車嗎？那就是給我們送水來的，不然我們別想喝到清水！”我慚愧地低下頭，把腳伸到泥漿水桶里洗了起來。

儘管用水這麼困難，我們的工作還是緊張而又愉快的。王師傅總是這樣鼓勵我們說：“加油干哪！房子蓋起來就有水了！”

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紅色的宿舍，一棟棟地樹立起來。有一天，早霞把山崗映得通紅通紅，我正在欣賞這美景，忽然小王匆匆地從食堂那邊跑來，大聲地喊着：“水來了！水來了！”

我飛快地跑到水管旁，扭開剛接上的龍頭，“嘩”地一股潔白的自來水從管口里冒出來，周圍的人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大口地喝着，多好啊！水是那麼甜甜的……

开始用震动器的时候

第二工程公司孙玉明小组

这是一九五五年冬天的事。

那时我刚到工地不久，从来还没有见过震动器。一天，我们正在浇灌水平栈桥基础时，吴工长迎面跑来，大声地喊着：“老李！公司买的震动器到了，快叫人去领两台来用吧！”“什么？震动器！干什么用啊？”李师傅停下了手推车故意问道。“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哇？哈哈，你还想考考我啊！老李，国家对我们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要求的都很严格，如果我们还象以前那样，只用些落后的笨重工具就很难达到国家的要求。所以，公司买来了震动器。这家伙可好啦！电扭一开，突突突……就是一片；既快又保证质量，还可以大大的减轻我们的体力劳动。”吴工长兴高采烈的边作手势，边向大家作介绍。

小杨把手里长长的捣钎狠狠地往地下一棒：“去他妈的！这回可扔掉你了，一天叫你搞的腰疼膀酸，工效又不高。李师傅，我去领！”

小王，小冯，小曲几个小家伙，也都吵着要去领。

他們一溜烟似的向倉庫跑去，一邊跑着，一邊你一句，他一句地嚷着：“这回可盼到啦，再也不用拿着棍子捅捅咕咕的了。”“有了它啊，電櫃一開，就突突突……的一片，那才痛快呢！”

剛到門口，小劉就叫着：“老吳，給我領兩台！”

“你領什麼呀！兩台三台的？”老吳問道。

“你这老家伙真能扯皮，以前領啥東西還論過台來？新來的震動器唄！”

“噢！領震動器呀，你們消息真靈通！好，就來。”老吳說着就進去拿出了兩台震動器。

“我們是來領震動器的！你拿的這是什麼呀？這他媽尖不尖、齊不齊的是啥玩意？唉！你別跟我們开玩笑好不好？現場還有那麼多人等着用呢！”

“你不是領震動器嗎？這就是剛剛到的震動器呀！”

“啊！這不比搗針還要笨嗎？連一個尖都沒有，又是這麼一堆硬的，一段軟的。”

“咳！管它的，拿回去試試看再說。”小楊他們皺着眉頭，半信半疑地把兩台震動器抬起就走。

抬回后，大家一看，嘿！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地亂嚷開了：“這玩意管用嗎？”

李師傅從跳板那邊走過來，說：“大家先別嚷，還沒試，就知道不能用？來！試試看！”

於是，找來了電工，接上了電源。馬達發出了吼聲，

震动棒在混凝土上乱蹦，人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吴工长赶来了，他急忙拿起了乱蹦的震动器，用手握住了震动器的软管，将震动棒插入混凝土内，开始震动起来。吴工长问：“老李，你们组参加培训的师傅呢？”

“支援别人去了。”

于是吴工长一面震，一面大声地给大家讲解震动器的操作方法。讲完后，他喊道：“小杨！你来照我的样子把着震，实习实习。”

小杨接过了震动器，说也怪，震动器到了小杨手中，就象一匹烈性子的马，不听使唤；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又跑到那边，把周围的混凝土都赶跑了。不一会儿，小杨的手就被震得酸痛麻木了。就又换一个，轮流实习。大家一时都驯服不了它，吴工长刚想再详细给大伙讲一遍，有人来喊他开会去了。

小伙子们试着，看着，都觉得这家伙不好掌握，不如捣钎顺手。有人还提出：“这么个粗家伙，怎么能插到密钢筋网里去呢？出了质量事故怎么办呢？真是见鬼！”其他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怀疑它不能用。

在人群之外，上了年纪的赵师傅独自拿着一根长长的铁钎在吃力地捣着混凝土。虽然是十冬腊月天，汗水还是从他的头上流了出来。赵师傅，一向埋头苦干，对于新鲜玩意，象什么震动器呀，他最不感兴趣，所以他一直没有吭声。一听到震动器不能用，他就气喘吁吁地发了

言：“好好的活不干，竟来外拐，白耽误了这么多时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干这玩意儿有能耐，来真个的就瞪眼了。什么‘枕头气’呀！我才不信这个！”

经过了这一阵子摆弄，都认为震动器不能用，大伙将它搬下来了。小杨将方才摔掉的捣钎又重新拿了起来，失望地叹了口气，又照样捣起混凝土来了。

两天过去了，任凭吴工长怎么说，大伙还是不大相信震动器能捣出质量好的混凝土来。只有小杨等几个小伙子，不甘心让震动器闲着，碰上钢筋稀的地方就用它震一会儿，当他们碰到赵师傅那不满的眼光时，心里暗暗地说道“老保守！”可是他们对震动器的脾气还摸不透，心里也有点害怕它，就用一会停一会，使震动器发挥的作用不大。

工程任务一天天的增加，工期又一天天的缩短，而我们的工作效率却一点都不能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委提出：必须放下落后的生产工具，尽可能的使用机械。并具体指出，必须放下捣钎改用震动器。

一天大清早，吴工长就跑到我们宿舍，向大家说：“今天大家使用震动器，不要带捣钎了。不然，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完成。一会我来帮大家震。”

吴工长走后，大伙也跟着到了工地，唯有赵师傅一人留在宿舍里。他象是在跟谁吵架似地自言自语着：“活得我们干，出质量事故是我们小组的事，你不让使捣钎，你

来干好啦！我这个笨蛋就是使不好这‘枕头气’。”

他把八、九根捣钎用大衣盖起来，扛在肩上。刚出门，正好碰上小杨回来喊他。小杨一眼看到了露在大衣外面的捣钎，生气地说：“赵师傅，你——”“怎么，小伙子，出了质量事故你负责啊！”小杨一赌气跑了。随后，赵师傅也绕道来到了工地。

人们装模作样的把震动器搬上了脚手架，然而却不去开动电门，仍然用捣钎捣着。“哎！吴工长来了，吴工长来了，快把闹刀推上！”赵师傅喊着。吴工长到了跟前，一眼望到赵师傅双手握着震动器，便高兴地问：“怎么？赵师傅到底搞通了，还是这家伙好使吧？”赵师傅头也不抬，话也不应的干着活。吴工长一看，在旁边有好几根捣钎，看样子是刚才用过的，便问道：“你们又用捣钎了？噢——这是刚才看我来了，你们才换的震动器呀！好，这回我不走了，帮着你们捣。”

在吴工长的督促与帮助下，小杨他们一直用震动器干到了下班，原来用三班做的工作只用了一班就全部完成了。

这几天来，组内的同志们都在提心吊胆的等待着拆模，拆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党委书记、经理、工地主任……都来了。大家看着拆模板，心在急促的跳着。赵师傅的心跳得最厉害，他用双手紧紧的按着胸口，两只大眼睛瞪的好象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模板一块一块的拆着，

最后的一块模板终于拆下来了，人们那绷紧的脸终于舒展开了。啊！质量很好，简直和镜面一样光！

赵师傅跑过去，看了又看，然后回转身来，握住了杨书记的手，呆呆地站在那里，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才激动地说：“杨书记，你说的对，我们工人阶级就应该坚决克服保守思想，以前我太保守了，今后一定相信机器，好好地接受新鲜事物！”

从这以后，我们工地捣固时，只听震动器突突突的叫，再也看不见捣钎了。

(馬文叔記)

下沉圍圉

第四工程公司工人

李 王 成
王 庆 广
吴 景 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龟山脚下的江面上，一座圍圉，架在几十个浮筒上，巍巍峨峨，順流而下。远远望去，活象一座浮島。

这天，天气格外好，沒有风，沒有云，江面上出現了从来沒有过的平靜。这更为这只“浮島”的航行，增添了庄严的气氛。

坐在圍圉最上层指揮台上的，是殷万寿总工程师、苏联专家巴耶夫同志和李書記、何主任。他們真象一支艦队的指揮員，指揮着一支强大的艦队，去迎接一場艰巨的战斗。

十一时二十分，圍圉到达了目的地。守候在水泵站的建設者們，象迎接新媳妇一样迎接它，每个人都非常兴奋，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圍圉入水战斗。

这两天，李书记显得特别忙碌，整日和殷总工程师、巴耶夫专家一道研究围困下沉的战斗部署。李书记很明白：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殷万寿总工程师，是一个很细心很干练的党员。苏联专家组长卡尔宾斯基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中国红色工程师殷万寿同志，学习了苏联在伏尔加河水上施工的先进经验，并创造性地出色地在中国运用了。”应该说，对下沉围困，他已有丰富的经验；但以前都是利用塔架上的滑轮系统下沉，而这次却要第一次运用世界上最新的方法——浮鲸下沉，是不是能保证不发生意外呢？特别是参加这次工作的同志，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万一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什么偏差，这对国家的损失该是多大啊！他把指挥战斗的方案，看了一遍又一遍，认真审查每个口令，细致地思考每个步骤。他记起了总公司党委的指示：“物质上的准备，一块木，一个砖头也要在适当的地方摆好；但更主要的，还是每个指战员的思想准备。”于是他连忙披上棉衣，匆匆地向现场走去。

江岸上，工人们来来往往，扛着绳索，抬着机器，熙熙攘攘。李书记一边走，一边和大家打招呼。

“李书记，你看明天的天气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邵师傅用手遮着太阳，向天上望了望问道。

“刚才与气象台联系，说天气不会坏，不过偶然的變化，也是可能的，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李书记笑着

回答。

李書記馬上又問一句：“邵師傅，你們吊裝班準備得怎樣？有信心嗎？支援我們的大橋工人將和你們并肩作戰咧！”

“沒問題，沒問題。不過，大伙就有点不放心，只怕一緊張，手脚不听使喚。”

這句話，把大伙說得笑了起來。

第二天清晨，東方的朝霞，染紅了半边天，把江面也映照得通紅。

总公司黨委書記、經理，各工程公司的負責同志，田經理，李書記，殷總工程師和巴耶夫專家，相繼走上了指揮台；吊裝工、測量員、記錄員、水泵工、氣塞工、壓縮空氣工和技術員，一隊一隊的人馬，也先後進入了戰鬥崗位；檢查人員依次進行了嚴格的檢查，一切都準備停當了。

九時正，圍圈下沉的戰鬥正式開始了。擴音器傳來指揮台的命令：

“水泵打開總水門，向五、七、九號浮鯨送水！”

“第一、三、四台絞車，放鬆五十公分！”

戰鬥員執行完命令，馬上向指揮台匯報。全場顯得很肅靜，除了擴音器里的聲音外，就只有人們的腳步聲和鋼索的摩擦聲。大家屏住氣，几百雙眼睛一齊緊盯在圍圈上。

浮鯨徐徐地下沉了，人們繃緊的心弦，剛剛松緩了一下，突然，圍壩象被一個無形的巨人用力拉了一下似的，向一邊傾斜過來。每個人都象意識到了嚴重的事就要發生了。

在這樣千鈞一發的時刻，沉着就是勝利，遵守戰鬥紀律就是勝利。正當人們極度緊張的時候，指揮台下達了命令：

“第二、四台絞車絞緊二十公分！”

“汽塞向十、十五、十八號浮鯨打氣！”

“快！快！”

“怎麼搞的？”

“趕快進行檢查！”

話音剛落，撲通一聲，不知是誰跳進了江里，在十五號浮鯨下面吃力地游動了幾下，然後急忙爬上岸來，向指揮台報告。大家一看，這個濕淋淋的人，原來是鄧師傅。他報告說：“十五號浮鯨的水門，被一團雜草堵住了，已經把它排開了。”

十一月的江水，冰一樣冷，鄧師傅直打哆嗦，報告完後，咬了一咬嘴唇，披上一件衣服，又投入了緊張的戰鬥。

十五號浮鯨的水門打開後，圍壩又恢復了平衡，每個人長長的舒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圍壩漸漸地入水了，指揮台又發出了命令：

“老高頭趕快檢查每根鋼絲繩的負重量！”

从人群里立刻走出一位头发半白的老工人，看样子，已经超过退休的年龄了。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躯，显得挺有精神。黑黝黝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个饱经风霜，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师傅。他是殷总工程师特地从大桥工程管理局请来的“技术顾问”！

老高头迈着稳健的步子，详细的检查每根钢丝绳和绳扣的受力情况，又依次在每根钢丝绳上踩一踩，然后向指挥台报告每根钢丝绳的负重量。人们都很惊讶，老高头的脚竟成了精确的仪器！

换班的时间到了，可是人们还是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我们已经摸熟了，换上一批新手来，准不方便。”“让我们继续干下去吧，我们完全坚持得了，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张张决心书、保证书飞向了指挥台。

围圈在缓缓下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炊事员同志送来了香喷喷的饭菜：肉呀，香肠呀，馒头呀，一样样送到每个人手里。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进行操作。

围圈的托臂快要接近导向船的枕木了，指挥员又发出了命令：

“枕木上加木楔，塞紧托臂，快！”

等候在一旁的木工们，就象战士从掩蔽部里听到冲锋号一样，一跃冲到指定的地点。余工长伏在船上，用耳朵紧贴着枕木，他听到了托臂压在枕木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兴奋的向指挥台报告说：“托臂全部贴紧了枕木。”指

揮台隨即下最后的一道命令：

“向所有的浮鯨打水！”

時間已經是深夜三点了，圍囿終於平平穩穩地下沉到江中的設計标高。李書記挺立在指揮台上，激動地对全体指战員說：

“同志們，我們勝利了！武鋼江心水泵站奠基成功了！”全場爆发出雷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寂靜的夜被赶走了，长江上一片欢騰……。

炮轰鼓架山

生产队公司实习技术员 于纯礼

象一声巨大的雷鸣，震撼着鼓架山山谷，浓黄色的烟柱“突”的一下，升向天空，遮盖了高高的山顶，这是第十七次峒室爆破了。

十五分钟后，爆破现场站满了人群。

“又是一个成功的大炮！”

“好大的威力，一炮就崩半个山！”

“我看哪，再有几炮，鼓架山就算在我们手里报销啦！”

一片宏亮的笑声过后，党总支书记越过一块大石头，微笑着将右手伸给我：“好啊！祝贺你成功！”

“不，是大家的成功。”我感激地回答着。

总支书记的话，不由得引起了我的回忆：

记得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那天，我被调到鼓架山采石场。这是我走向生活的第一天，车间主任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

“你来得正好，我们有许多问题，正需要有一个技术

干部来解决。”

“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可能会叫大家失望。”我有点发窘，勉强地回答了王主任。

“只要依靠党和工人群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随手递给我一杯开水说：“休息一下，咱们到現場看看去。”

“我不累，现在就走吧！”我回答。老实讲，由住地到鼓架山，走了二十几里路，多少有点累。但是，兴奋使我忘了疲乏。

“好吧！咱们现在就走！”他一說完，我就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

山野里，不时传来震耳的“叮当叮当”的响声，这是手工打眼的声音。半山腰峭壁上到处都是人，一个个的身上缠着绳子，悬在空中用锤打炮眼。

“你看，山上那么多人打眼，可是一炮只能崩一点点石头，用眼皮也能把它夹走。”他又顺手一指，“这几十辆矿車已经休养几个月了。”

运输綫上死气沉沉。碎石机張着大嘴，“吭吭”直叫，也许是饿了吧！

“我们的任务完不成，大大的影响了武鋼的建設，同志們都急坏了。”他不断地向我介紹着生产情况。

夜色来临了。我們同下班的人群一齐走出来。

“那就是乔工长，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开山經驗

很丰富，以后在工作上要多和他联系。”随后又给我介绍了一些老工人。他们热情地欢迎着我。

两个月过去了，虽然采用了风钻打眼，可是生产情况，同以前没有两样。“噔噔”的打眼声，夹杂着“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是一炮崩一小堆石头，装不满几辆矿车。

一天中午，我和几位老工人在一起休息。谈起了放炮的问题，大家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

“怎么样？想个办法吧！”乔工长实在忍不住了。

“有什么办法呢？以前我们不都是这样干的吗？”这是老王的声音。

“我看可以想出办法来。”刘儉如反驳了老王的意见。

“过去，在土方公司，我们放过塌子炮，一下子崩下很多；不过，那是放土炮，我们对放石头炮把握不大，于技术员，你经过吗？”

“我没经过。在学校里学过，没有放大炮的经验。”我迟疑了一下回答。顿时，我内心产生了种种矛盾：放大炮可不是小事，药量用的很多，万一放不好，一搞就是几千元几万元的浪费，还容易出事故。不放吧，生产又提不高，国家任务完不成。我是个共青团员，不能让武钢建设受到影响。放，我的一点点书本知识够用吗？……

“老子，咱们试试看，走！再去找领导研究研究。”没等我继续想下去，乔工长把我拉起就走。

武汉的八月是酷热的。蒸籠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爭論着我剛剛提出的爆破方案。

“放大炮是最危險的了。藥多了，石头崩的远，浪費大；藥少了崩不下來，更不安全，我看行不通！”吳安全員漲紅着臉，为自己的論点辯护。

“我不同意这个意見，我看，只要有信心，准能成功。”安全員連忠信是放大炮的支持者。

“前怕狼，后怕虎，我們就不用干了。我同意放大炮！”五級工高相臣搶着說。

“对！放一家伙，石头問題就不愁了。”

“不成，过去我在大連工作，小日本也放过峒子炮，崩的乱七八糟，大石头象楼房，呲牙裂嘴的豎立在半山腰，处理这些石头，真是冒着生命危險。”五十几岁的老吳，用亲身經历来証明自己的意見是正确的。

“出了事故可怎么办？”这句话更把大家問呆了。

会上的空气很緊張。几支涼扇，不时发出呼呼的微响，烟霧弥漫着办公室。

“大家繼續談吧，看到底是不是能搞？”楊書記打破了这个僵局。

“我看有把握把炮放好。”徐师傅从牆角站起来說。平常他是不多說話的，从他嘴里一向听不到沒根沒底的話。

“放大炮我經過，不象說的那么危險，只要藥量准，保証放得好。”刘本武說話有些急，几乎是在喊。

“根据鼓架山的条件，如果计算准确，是可以放得好的，再加上刘师傅有实际经验，更有把握了。”我有信心地说。

“能成。”

“对！放！”

办公室里顿时活跃起来。只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右手托着下巴，低着头没发表意见。

杨书记从容的站起来，严肃地说：“我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只要大家注意安全，就不怕不安全；只要有决心，干部工人相结合，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们要做日本人不能做的事，而且要做得更好，更安全，更漂亮。……”

会上，决定我和老连具体负责峒室爆破的技术和安全问题，由老工人刘本武、刘俭如担任施工组长。会后，杨书记把我留下，对我说：“要好好地干，细心加大胆；有党支持你们，充分发挥我们工人阶级的智慧；一次失败了，再干一次，再次失败了，还有第三次。峒室爆破一定会成功的。……”

峒室爆破按计划顺利开始了，我与老连各负责一个班。开始还好，可是五天以后，由于打干眼岩粉呛嗓子，鼻子堵得透不出气来。每掘进一米就放一炮，没有通风设备，炮烟（毒气）出不净。呛得我们泪水一股劲儿的流。但这些困难丝毫阻挡不住我们。我们把一班六个人分开，换着干，每隔一小时，就到外面换换新鲜空气。车间党、

政领导几乎每天检查一次，及时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当领导发现我们劳动过重的时候，就给我们增添了两个人，在精神上也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

沉重的风钻开起来“噔噔”的震响，赛过前线的“轻机枪”。平常听起来真有些刺耳，可是现在听起来，心里真感到舒服。我们拼尽全力往里钻，每放一炮就增加一绺希望，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十五天的紧张劳动，终于结束了。工人们给我出主意，帮助我分析爆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样就把炸药量确定了。

装药和堵塞工作，一天就干完了。

再过半小时，大炮就要响了。现场，人们在撤铁道，拆房屋。领导也都来了。老吴和几个工人仔细地进行着安全检查。山脚下的小村，站满了大人和小孩；集体宿舍门前，工人和干部都在议论着。他们当中，大部分都相信大炮能发生巨大的威力，但也有人表示怀疑。

炮响前十分钟，预备信号发出了。附近居民都安全地撤离了危险区，各个角落都回答了安全信号。

“到底这一炮能不能放好呢？”我从来也没有象今天，尤其是此刻这样紧张，心跳得“砰砰”地响，大口大口地吸着纸烟。

“要沉着。”杨书记用安慰的口吻鼓励我，又给我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

時間，三分鐘……二分鐘……二十秒……十二點整到了！

“開炮——”

電閘一扳，“裏”的一聲巨響，地動山搖，煙塵四起……大家飛跑着奔向爆破地點，煙霧中現出橫七豎八均勻的石头堆。

“好啊！太好了！”齊工長大聲叫着。

“這回保證碎石機吃得飽了。”

“我早就說過有把握！”

周圍上百的人群，爭先恐後的評價着。大家都十分愉快和興奮。

吳安全員喜笑顏開的向我們走過來，說：“成功啦！解決問題可不小啊！足有五千（立）方石头。過去，我不是不同意呀，怕出事故，不出事故比什么都好。”

我們了解這位老人的好意，大家會意地向他點頭微笑。

在回來的路上，楊書記同我邊走邊談：“峒室爆破的成功，告訴我們：做工作有一個法寶，只要依靠群眾，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一切工作都能做好。……”

現在，采石場已經經過了十七次峒室爆破了。爆破量不斷提高。如果以手工打眼放炮與峒室爆破對比，則是幾十（立）方與幾萬（立）方之比。從此，人們再也不愁碎石機吃不飽了。

勤儉办工厂

第五工程公司木工 王 荣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木工机械化”是当时技术改革的大项目；特别是烧结厂快开工了，许多门窗的制作单靠人力，怎么也完不成。党支部组织群众讨论，决定自己办个“木材加工厂”。有一天，王书记把我叫到支部里，对我说：“老王，办工厂这个任务决定交给你啦，因为你在这方面还有些经验，相信你一定能办好的。目前先给你一块地皮，两名工人，要求两个月内工厂开工，你看怎么样？”

老实说，一听说头一句，我高兴得心里直蹦，因为这样能给国家节省财富，正对我的心眼儿。再说，我这个人就乐意在技术革命这方面找点窍门。可是听到“一块地皮，两名工人”，心里就有点发凉了。

王书记见我寻思，便说：“这叫‘白手起家’，由你带个头，办成了，还要一个接一个的办下去。……”

党对我这样信任，我心中一热，觉得浑身是劲，便一口应承：“好，我一定办好！”

王书记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祝你成功！”

我从支部出来，便和一块儿办工厂的两个老师傅去看厂址：那便是原来的材料库，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烂木头，还长着野草，一看就使人皱眉头了。我想，皱眉头也不顶用，于是就动手干起来。头几天，我们搭起一个芦席棚子作厂房，在棚子里搭一个木架子，算做工具台。我们商谈了一阵子，决定先制造圆锯。随后我跑到汉口，在一家木材加工厂里参观了半天，捎回几种机械草图。有了图纸还是不顶事，因为没有工具。第二天便把家里藏着舍不得用的工具象钳子，扳手之类拿出来，大家便动手干。

没有材料就到现场去找废料。只要留点心，就能找到可以利用的。我们找到了一个装机器的大破箱子，欢天喜地地抬回来，拆下一大堆木材和螺栓，就用这些东西，千方百计地装配出一台圆锯。

什么都准备好了，马达、台架、锯轮、轴杠……就缺两个轴瓦了。没有这两个轴瓦，圆锯安好了也转不起来。为这个事，可伤了点脑筋。

轴瓦成为建厂一道大关，非突破它不可！我们就蹲在那台圆锯旁边研究，办法想了千千万，就是一个也不好使。后来陈师傅说：“用厚铁板打一个，怎么样？”我们想了想，觉得没别的办法，试试看吧！在建厂过程中，我们每一步都是摸索着走，“试试看”，便成了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們到鐵匠爐上打了一個軸瓦，費的事不少，打出來也覺得不錯，放上去却不頂用。機器一開，軸在瓦里亂蹦，吓得我趕快把電門关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拆下來一看，原來是瓦口不平，邊也不齊整。我們鏢了半天，結果也不中用，這軸瓦算是白做了。

陳師傅干得手腕子生痛，把鏢一丟，嘆了一口氣說：“機器這玩藝不那麼容易造！”

我坐在一旁想：“就是因為不容易，才專門抽出人來干。燒結廠眼看就要全面施工了，全工地百十來個木工等着機器代手工，不造成，對得起他們嗎？對得起黨嗎？”

忽然老陳象發現了什麼似的，朝我喊：“嚟，老王，領導不是給了三千塊錢嗎？去買兩個瓦呀！”

經陳師傅這樣一提，我想：對呀，買兩個也好。可是又想到，交給我這三千塊錢的時候，王書記說得很明白——這是為了在物質上保證我們把工廠辦到底，原則上還是要求盡量節省。我當時決心也很大，向王書記保證：“不到萬一的時候，不動用這筆錢，留着它多辦一些工廠！”王書記還說：“對！要在這次辦工廠中創造出奇蹟來！”我想到這裡，就朝老陳說：“不行啊！錢是上級交給咱們買更重要的機器零件的，軸瓦這點小困難，還是咱們自己動動腦筋解決吧！”

老陳說：“那也好，你說怎麼辦？”

我們尋思了半天，總想不出這個軸瓦該怎麼造，我只

好說：“到加工廠求求人吧！”

陳師傅也很高興地說：“你快去吧，說不定這下子成了！”

我跑到加工廠，看見人家那里一個閑人也沒有，忙得連話都顧不上說。我好歹才拖住一個工長，把情況告訴了他，他作難地說：“現在都在大建設，又是一個公司的，照理應該給你們車出兩個來。只是任務太多，排起隊來啦，你們這活得等到兩個月以後呢！”

我一聽，就涼了半截。工廠要求三個月建成，兩個軸瓦就耽擱兩個月，任務還想完成不啦？我有点泄氣，就回來了。

老陳一見我，老遠地打招呼：“成了嗎？”

我說：“不成，咱們再想別的門路吧！”

“別的門路？七十二變全使出來了，都行不通；我看只有買啦，你又不同意。”

另一個陳師傅也接着說：“軸瓦倒是件小事，就此凍住，工廠辦不成是大事。依我說，買了也是為了工廠啊！”

我听了他們這樣說，心里七上八下地打算盤：買吧，能算勤儉辦工廠嗎？不買吧，時間不容許了。大家都在期望着我們造出個機器來。我終於狠了狠心，決定買！

在路上，我用手捏着在口袋里裝着的錢，一面想着快去买軸瓦，詎料鋸明天就轉起來，心里輕鬆了許多；但又感到這錢化得不对勁，心里总是不安。

走到工人村时，天已黑了，商店里没有这玩艺，我想再到其他地方去买。可是，当我一踏上公共汽车，心里矛盾到了极点。去，还是不去？这时，王书记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着：“要在这次办工厂中创造出奇迹来！”奇迹！奇迹能是买来的？我这样责问自己，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不，我不去了！”就把车票塞在售票员手里，跳下车来，弄得那个女售票员睁着大眼睛，奇怪地看了我半天。

回到家里，饭也不想吃，蒙着头就睡觉。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我必须在今夜想出办法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我把被子一掀，坐了起来。爱人看见我这个样子，凭以往的经验，想到我又在闹什么技术革命啦。她一边端着热呼呼的饭，一边又逗趣地问了一声：“又是遇到了什么关键啦！是不是？”我接过饭，看着她问话的神态，不由得也笑着连说了几句：“关键，关键……”我爱人也会意地笑了。

吃完了饭，她不再打扰我，就哄孩子睡去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躺着，竭力往轴瓦上思索，可是脑子乱七八糟，忽而蹦出一件很远的事，忽而钻出一段目前的情景，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想到了。

我想到从小死去爹娘，给地主当猪倌，地主不拿我当人看待，连饭都不给我吃。解放以后，我有了温暖的家，现在这个家更温暖了。我想起解放前连书本都没摸过。解放后进了工厂，党培养我，使我有了文化；我有了点发明

创造以后，还叫我同工程师们一块编书。想到了我每次提出一些什么新的点子，哪怕微小得很，党总是热情地支持我、鼓励我。还想到几年以前，我举手宣誓入党的时候……想到那些情景，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王书记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咱们这叫‘白手起家’，由你带个头，……祝你成功”——不行，我无法再躺下去，忽地坐起身来。

那座闹钟才指到十二点，我坐在书桌前，拿出一个白本子，一边想，一边画。一个钟头过去了，草图画了几十个。脑子里热烘烘的，口也干了，拿起杯子喝水，玻璃杯却从我手里滑出去，“叭啷”一声，摔成两半！我一惊，却清醒多了。忙拾起碎了的杯子，一看，吓！这不就是轴瓦么！半圆，内光，边也很齐，完全合乎要求，只不过它是玻璃的。用什么可以代替它呢？想到上次老陈用铁块做的那个，又得到些启发。“钢”，我轻轻地說，接着又想到，钢管——一段钢管从当中破开，不就成了轴瓦。我当时真兴奋得要跳起来，不住地喊：“成啦，成啦！……”

我爱人听见杯子响也醒了，忙问什么事，听说“成了”，知道我想通问题了，她乐得要起身给我作饭吃。我说不用忙了，心里急于找老陈商量，要马上试验，便撒腿向厂里跑去。

赶到厂里，两个老陈也来了，我们就进行研究，找了段钢管来试验，果然差不多。把钢管破开，焊在原来那个

打好的“瓦”上，装上机器，开动马达，锯轮飞快地转着，大家都叫了起来：“我们的轴瓦成功了！”

就这样突破了头一道关，制成了圆锯。接连突破第二道、第三道更大更难关，制成了截口机、多面刨、开榫机等七八种机械。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没有化国家一个钱，利用废旧料办起了一个木工厂！

（高耀溥整理）

良师益友

热电厂化学机械工人 張学龙

一九五七年三月，热电厂在紧张地建设着。厂房内部在日夜安装机器。厂房外面在突击土方和管道工程，到处都是为掩埋管道和电缆而挖的大坑和深沟。沟旁坑边，堆满了水管、电缆和挖出来的泥土，一些窄狭的木板，横跨在这些大坑和深沟的上面，这就是当时的“路”。

春雨连绵，接连下了十来天，厂里的“路”更难走了。那几天我正患结膜炎，右眼带着眼罩，走起路来真有些不方便。大概是十三日早上吧，我快要走进厂时，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蹒跚地走着。她身材很苗条，打着一把遮阳花伞，穿一件连衣裙，脚上是一双高跟鞋。只见她左脚刚踏上一块木板，右脚正要抬起来时，忽然哧溜一下就滑了下来，身体随着猛一倾斜，几乎栽下大沟里面去。看着这个情景，我替她担心着急，一面暗暗责备：“谁叫你穿高跟鞋！”一面加快步伐朝她走去。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她扭过头来。就在这一瞬间，我楞住了。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天蓝色的眼睛，高高的

鼻梁……再想起厂外面停着的那輛小汽車，我不覺驚叫出來：“新來的蘇聯專家！”我搶上去扶她。也許看見我是“瞎子”吧，她搖了搖頭，並爽朗地笑了起來。我沒理會這些，拉住她的一隻手，把她扶到生產辦公大樓。

走到專家辦公室門口，她說了句中國話：“謝謝！”我也說了句：“杜斯唯達尼亞（再見）！”就到四樓學習室去了。

下午見到長辮子翻譯時，我埋怨她對新來的專家不關心。“別先批評人，你先了解一下情況吧。”長辮子翻譯告訴我：“這位新來的專家才二十五歲，是列寧格勒人，叫叶蓮娜·康恒斯坦恩諾夫娜。剛從吉林熱電站趕到我廠來。她剛下火車就趕進廠來，連鞋也沒顧得換……”

第二天早晨剛上班，肖主任對大家說：“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從今天起，叶蓮娜專家就要給大家上課……”他還沒說完，同志們都高興地鼓起掌來。

在掌聲中，我走到講台前：“同志們，你們對這位新來的女專家還不熟悉吧？我願向大家介紹一番。說起來，我和她已是老熟人了。”

“老熟人？”同志們都睜着驚奇的眼睛看我，並迫不及待地等我說下去。我把昨天見到的、聽到的一五一十地講開了。還沒說完，門開了，叶蓮娜專家和長辮子翻譯已走進來。我臉一紅，急得手忙腳亂地“溜”回座位去。

“我們是熱電站的眼睛，鍋爐和汽機的醫生，我們還

是制造蒸汽的母亲。”专家说完化学工作的重要性后，就开始讲“蒸汽动力设备的水处理”。

我有一个怪毛病：坐不住。如果叫我干重体力劳动，或者一天跑一百多里，也不觉得累。可是叫我斯斯文文地坐着，不说一天，就连两小时也呆不住。现在坐了一小时多了，我的手脚又在发痒了。眼睛开始离开黑板和书本，转移到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刘慧的辫子上了。在她那两根辫梢上，扎着一对活灵活现的蝴蝶结。它们正爬在我的桌子上。随着她头部的轻微摆动，这对蝴蝶也在展翅振翼，真象要飞起来似的。我用纸条擰成一根细绳，紧紧地把它们拴在一起。正玩得起劲，忽然“啪”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专家把书朝桌子上一击，正用斥责的眼睛盯着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她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我……她的辫子遮住了我的眼睛，我想把它挪开。”我支吾着，第一次说了谎话。

“你以为我没看见吗？为什么要说谎话？”

“不信您过来看看，她的辫子遮住我没有？”我分辩着。

“你为什么妨碍大家的学习？”同志们都攻击起我来了。

“大家别吵。对于说谎话、坚持错误的人是不能客气的。现在，请你立即出去！”

专家这样严厉，我不敢违抗她的命令。走到刘慧身边的时候，她朝我吐了吐舌尖，做了个鬼脸，不重不轻地挖苦了我一句：“喂，‘老熟人’！”

我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拖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走出学习室，在走廊上的窗边停下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这副窘态，我面对着窗外。

这是四楼上的走廊，倚窗了望，方圆数十里的武钢工地，历历在目。以前，每天只要一有空闲，我就站在这里了望那些宏伟的建设场面。但是今天，我没有心思去看它们。别人都在学习，我却被赶了出来！心里一阵难受，不觉眼眶里发热，流出了眼泪。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有人在叫：“张学龙！”回头一看，叶莲娜专家和长辫子翻译，正朝我这里走来。我连忙把头扭回窗外。脚步声近了，翻译在拉我的胳膊，我象赌气的孩子一样，接连几次把手缩了回来。“懦夫！”又是叶莲娜的声音。这下，真把我惹火了。无论什么批评和处分，我都乐意接受；可是叫我懦夫，对我是最大的侮辱！一个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复员军人，怎么能是懦夫？我愤怒地转过身来，拍着胸前的战斗奖章和抗美援朝奖章：“专家同志，请您把懦夫这句话解释清楚！”

“用不着这样激动，现在你就是懦夫。”叶莲娜专家靠近我说。“勇士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也不会科学技术面前低头。可是你有了缺点不去改正，只会流泪。科学技

术在向你挑战，你却向它低头。別忘記，学习也是战斗！”

是的，她說得对，我在課堂上思想开小差，这是缺乏勇气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她这一說，我恍然大悟，不禁破涕为笑了。

叶蓮娜专家也笑了。她把手伸給我，我紧紧地握着它，激动地高喊：“司巴細巴(謝謝)！”

为了便于我們的学习和生产准备，叶蓮娜专家离开了专家招待所，把家搬到工人村来了。每天上下班，她拒絕坐小轎車，宁願在灰尘滾滾的武鋼公路上跋涉三公里。她說这是散步，可以鍛炼身体。

她对大家非常热情。也許是我轉变得好，在学习上，她对我格外关怀。

那次她对我的批評非常严厉，使我更加尊敬她，但也有些怕她。在业余时间，和同志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时，我是只“關山雀”，但見到叶蓮娜同志一来时，我就沉默了。俏皮的刘慧，竟当着专家面揭我的“底”：“叶蓮娜同志，一听到您的脚步声，我們的‘關山雀’就不關了，‘老熟人’变成了老实人。”她这一說，把大家都逗笑了。在笑声中，我看見专家皺了皺眉头。

也許她猜到了我的心情，在上百貨公司或出去散步时，总要邀我一同去。有时她故意不叫翻譯去，我只得充当“临时翻譯”。但除了回答她的問話外，我一直沉默地跟着她走。

这天，我們爬到工地后面的山崗上。落日的余輝，把大地鍍成一片金黃色。滔滔的揚子江，溫情地環抱着武鋼。空中，艷麗的彩雲變幻莫測；雲邊，小燕和“銀燕”展翅斗強；天邊，秀麗的群山此起彼伏；山下，鋪滿綠絨樣的稻秧；江面，小船與巨輪長途競走；船旁，群群白鷗在追舟逐浪；遠處，興建中的“江上長虹”、繁華的武漢三鎮歷歷在望；近旁，聳立着萬棟金黃色的宿舍和宏偉的廠房，數千台“戰馬”在遼闊的工地上奔馳歌唱；……陣陣和風，輕輕吹拂着顏面和衣裳，吹得人們心花怒放！這迷人的武鋼工地景色，使我忘了專家在身旁，放聲高唱：“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唱到第二句的時候，我發覺有人在伴唱。回頭一看，是她，叶蓮娜專家。歌唱完後，她就夸起我來：“你的男高音很好，把作曲家的靈魂都唱出來了！”

“不好，我唱得很壞。”我腼腆地垂下腦袋。

“你呀！什麼都好，就是還有濃厚的古代東方色彩。”

.....

初夏的東湖，風平水靜，綠柳成蔭，百花怒放，百鳥爭鳴，顯得異常迷人。在一個例假日，為了消除緊張學習後的勞累，我們坐車來到東湖。

在長天樓稍事休憩後，我們乘上一葉輕舟，直奔行吟閣。叶蓮娜專家一面用手划着水，一面對我說：“小鬼，你給我介紹一下屈原的生平好嗎？我非常敬仰這位古代中

国的爱国诗人。”

“当然可以，到行吟閣后再詳細告訴您。”我滿口答應。可是一想，她什么时候学会“小鬼”这句中国話呢？我故意頑皮地板起面孔說：“我是大人，不是小鬼。”

“那么就叫你小伙子吧。”

“不要叫小伙子，我是老头子！”我做了个撫弄胡須的动作。

“哈哈哈！真有趣，老头子——”她笑得前仰后合，半天也閉不住嘴。

我回敬了一句：“专家同志，您天真得象个小姑娘！”

“小姑娘，不对，你說錯了。”她站起来故意紧皺眉头，在微微顛簸的船上，蹣跚走了两小步。“噢，看！我是老姑娘！”沒說完就笑倒了。

离行吟閣还有一箭航程。我这“閩山雀”是不甘沉默的，于是就順口溜起来：“在遙远的列宁格勒城，住着叶蓮娜同志的爱人。每天早晨和黄昏，他怀着深深的爱情……”

“別瞎說啦，你知道我爱誰嗎？”双手扶着船舷，正对湖水凝視的叶蓮娜专家，把我的“絕句”打断了。

誰知她爱誰呢？我們爽直地回答：“不知道。”

她望着碧綠的湖水，意味深长地說了几个字：“我爱——中——国！”呵！中国。这是多么高尚純洁的爱呀！不是嗎，为了这个偉大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爱，她远离

亲爱的祖国，而且两次推迟了婚期！她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望着湖水沉思起来。

在离地面五公尺高的阳离子交换器的入孔处，一个黑黑的人从里面钻了出来。从安全帽到颜面、眼耳口鼻和工作服，全沾了厚厚一层磺化煤，黑得如同灶王爷一般。只见这个人把脚伸到梯子上站稳后，开口就喊：“快请乙方调整工程师来！”如果不是这句流利的苏联话，谁也猜不到，这就是我们敬爱的专家叶莲娜！

我们正在进行紧张的验收。因为大家缺乏经验，许多事都是专家亲自动手。一会，她站在几十台试运转的电动机和水泵前，核对厂家说明书；一会，她又钻进巨大的沉淀器里面去了。

夏天，武汉是中国有名的热城，加上我们是新建单位，还没装好降温设备，真把这个列宁格勒人热坏了。她身上那套帆布工作服，每天都被汗水渗透。头上和两鬓的汗水，就象断了线的珍珠，一串接一串地“滚”下来。汗水和灰尘结合在一起，把“专家姑娘”打扮成了“包公”。我们拿起毛巾准备替她擦拭，不料却受到批评：“明白吗？你们的职责不是照顾我，而是验收工作！”

由于人员少，任务紧，时间急，学徒多，缺乏经验，乙方个别职工在向过滤器装料时，没有把白云沙里面的草屑筛出来。叶莲娜专家发现后，就把乙方调整工程师请

来，和藹而又严肃地問：“工程師同志，这样对于工程的百年大計和生产的安安全全……你觉得怎样？”那位工程師馬上領悟了，对专家說：“謝謝你及时提醒，我們馬上返工！”

叶蓮娜专家就是这样認真严格，一絲不苟。許多东西，我們看了没有什么，可是她一看却发现了問題。她提醒：“这里应安装一根監視管。”或者督促：“硫酸亚鉄溶解槽里的鋼濾网，是誰主張放进去的？应換耐酸濾网才行！”或者詢問：“这里为什么不安装压縮空气？”我們知道，专家之所以这样認真正是由于她对中國社会主义建設的高度热情。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当总工程师宣讀国家启动委员会的命令后，中苏专家和全厂职工，就象战士准备出征样的奔忙起来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冒着暴雨走进工厂去接班。李主任对我們說：“叶蓮娜专家，已經六十四小时沒离开車間了。”

“你怎么不劝她休息呢？”我們异口同声地問。

“劝了很多次，可是她很固执，說沒完成苏联党和人民交給她的任务就不能休息，一定要坚持到正式发电。你們在班上尽量劝她休息一会吧。”

一走进水处理室，就看見叶蓮娜专家，她笑着向我們打了个招呼。几天来，她已瘦了很多。我們照例喊了一

声：“斯特那日威切(您好)!”就开始工作。

水处理设备在运行着，水质也正常，只是矽酸根在不断的增高。这是受暴雨的影响，山洪把泥土和岩石里的硅，冲击到水源里。所以水里的硅酸根就增高了。到十八点钟，已超过了规定标准。为了避免重大事故，必须一面中断对锅炉供水，一面降低硅酸根。

值班工程师、汽机和锅炉分场主任，都从主厂房赶到水处理室来，大家忙成一团。但结果依然无效，硅酸根还在升高。

电话铃响了：“再过一小时不来水，锅炉就要烧干了！”

又一台电话铃响了：“你们不要打乱全厂发电计划！”

值班工程师一面翻看事故处理规程，一面喃喃自语：“停炉吧，会打乱今夜正式发电的计划！不停吧，把不合格的水送进锅炉，这等于往嘴里送毒药！……”

我们想找叶莲娜专家汇报情况。一看，四周都没有她的身影，到哪里去了呢？

最后，我们找到沉淀器底部，看见她正对着那五根取样管沉思。我们把情况汇报后，她说：“几天前，我就害怕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进行了一些准备。不过我的意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接着她就详细地阐明了她的意见，主张把沉渣大大提高，利用它吸附大量的硅酸根，并列举了各种科学根据。

我們立即接受了專家的意見。半小時後，硅酸根果然降下來了。大家樂得把叶蓮娜專家抬了起來。

水處理室里數十台巨大的機器在正常、悅耳地歡唱着。二十日零時零分，值班工程師在調度電話上宣布：“七十二小時試運轉勝利結束，熱電站正式供熱發電！”

“萬歲！”“烏拉！”蘇聯專家和中國工人，用不同的語言歡呼，奔向窗口，凝望着夜空。在一百米高的煙囪頂上，拖着一條美麗的綿延七、八里的人造“銀河”（白煙），在煙囪本體上，閃爍着十八顆“紅星”（燈）。強大的蒸汽和電流，通過密如蛛網的地下電纜、空中管道和高壓綫，送到武鋼工地的每一個角落。工地上升起了千萬顆不落的“月亮”和“星星”。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勝利激動着人們的心弦，我們高興得心花怒放，大家連蹦帶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狂歡之後，我們猛然想起：叶蓮娜專家已經七十三小時沒有很好地休息了。我們集體用中國工人的名義要求她休息。

這一着很有效，她接受了。但只答應伏在水處理室的桌上睡四小時，並且把鬧鐘上鬧鈴的指針定在五字上，直到我們答應不撥鬧鐘，她才伏在桌上。由於太疲勞，不到三分鐘，她就呼呼地睡着了。

柔和明亮的燈光，映照着她的半邊臉龐；她瘦得多了！睫毛顯得很長，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顴骨却高凸出

来。看到她身上的藍色帆布工作服，使我想起初見面時那套連衣裙；腳上那雙耐酸靴，使我想起初次見面時那雙高跟鞋；那張緊閉着的嘴，更使我回憶起她對我的幫助和批評。我們的生產知識，技術……都和她辛勤的培养幫助分不開。這個生在蘇維埃時代，在共產黨教育培养下長大的人，把一切都獻給了她的中國兄弟。她的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們。我們感謝她，更感謝蘇聯的黨和人民！當然，我們明白，感謝國際友人的實際行動，就是出色的搞好生產，保證武鋼生產建設！

我正在想呀想的，忽然，一個蚊子已爬在她的臉上。“她會被咬醒呀！”我連忙輕輕把它趕跑。仔細一看，她睡得很甜，發出均勻的鼾聲。為了使她多睡一會，我把鬧鈴的指針，從五字撥到十字，並在思想上作好充分準備，迎接她醒來後對我的批評。

一百零五次

大冶铁矿穿孔司机 陈昌才

山頂上，紅色的信号旗升起了。喧騰的矿山工地，忽然安靜下来。一陣紧一陣的鑼声，催促着矿工們向避炮洞趕去……。

轟隆一声，大地象打寒噤似的抖动了一下；岩石橫飞，滾滾遮天的烟塵，盖住了山頂。一个手持紅旗的爆破工，用拳头顶了頂头上的鴨嘴帽，随着蜂涌的人流，向还在冒烟的爆破区冲去。“嗨，矿山又削掉了半边！”他盯着脚底下崩裂的岩石，揮动臂膀笑着說。

“老刘，你別在黑夜早点灯，只照着脚下呀！”一个擦身而过的小伙子，一本正經地对他說。

“怎么？”老刘摸头不着腦的追問。

“怎么，你还悶在鼓里哩。瞧——”

老刘睜大眼睛，朝爆破区的东头望去。

“嘿，圍那些人干啥？”他楞了一陣，接着，拔腿就朝人堆那边跑去了。

“……照这样，咱們电鍍可就一下子給你們报銷了。”

一个满身油污的电鍬司机，气冲冲地說道，“保証爆破質量，保証爆破質量，这已成了你們的口头禪。可結果呢？还是秃子头上不长毛，老样。”

“这也怪不了我們哪，爆不开，这是炸药浸水失效。再說，老天下雨，炮孔裂縫渗水，这都是治不了的老毛病。”老刘不服气地反駁說。

“治不了？难道咱們就治得了嗎？”电鍬司机高声的嚷着，“你們看，这哪里象爆破的样子，这簡直和干旱得裂了口的稻田一样。”停一会，他搖着老刘的鉄臂膀說：“刘师傅，电鍬的牙齿都啃得冒火星啦！”

“小伙子，別性急呀！”爆破技术員傅建理上前安慰道。

“哼，別急，別急，矿石跟不上，高炉的炉火都快要燒到屁股上来了……”

这个急性的小伙子的每一句話，句句都象无情的鋼鞭似的，抽打在爆破班长李英仁的心坎上。他握拳咬牙，眉头紧鎖，豆大的汗珠从紅色的臉膛上一串串地滾下。

“李班长！”小伙子猛一下冲到他的跟前，高声說：“你是共产党员，是干了十多年的老爆破工，难道就不能想出一点爆破防水的門路？”

“这不是小孩玩的糖人，一口气就能吹成的呀！”站在一旁的老刘为难的說，“人家工程师研究了一年多，还没有研究出个結果来呢！”

“路可总是人走出来的呀！”剛开完調度会的工区主

任，急匆匆地赶上前来说，“老李，矿山是武钢的粮库，穿孔爆破是矿山的先行官，是大跃进的标兵，是冲锋陷阵的旗手，一马不当先，万马怎奔腾？”停一会，又接着说：“拿出勇气来吧，有党的领导，只要大伙拧成一股劲，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大跃进以来，全国出现了多少奇迹，涌现了多少土专家，过去不敢想的，现在咱们做出来了；外国没有的，咱们也要干……”

“对，说得对，咱们也要干！”李英仁用力地握着工区主任的双手，睁着浓眉下一双闪光的大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要攻破爆破防水关！”

深夜两点钟，李英仁睡在床上辗转不眠。他一眼不眨的盯着天花板，仿佛从洁白的天花板上，能得出个什么秘诀。

……想着想着，电锋小伙子的焦急面孔，工区主任的热情鼓励，一齐涌上心头。“难道咱们当真想不出爆破防水的窍门？”他苦苦思索着。

“防水……防水……大块、根底……爆不开……炸药浸水失效……”一连串的难题，象锥子一样，顽固地向他脑子里扎来。

“对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如果能制出一种防水炸药，不就妥了？”

“这不是小孩玩的糖人，一口气就能吹成的呀！人家工程师……”老刘白天说的话，又冲击着他的心窝，怎

么也不能使他平静。

李英仁，这个在旧社会里替富人家放牛牧羊的穷汉，今天在党的培养下，成了开山劈岭的英雄，当上爆破班长了。十多年的爆破工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豪壮、刚毅的性格。他那膀粗腰圆的身材，仿佛是一只不可制服的猛虎。他那双长满硬茧的大手，很有力气，十多年来，不知削平了多少座高山。这样一个硬汉子，难道在困难面前低头吗？

他一想到白天电锯司机的话，脸上便热辣辣的，心里就象钻进无数根麦芒似的，感到难受。矿石！矿石！冲天的高炉，似乎张开大口，在向他叫唤一样。“钢铁就是力量！钢铁就是生命！”他心一热，猛一下从床上坐起，顺手拉开窗帘，盯着灯火辉煌的矿山工地，发誓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一定要制成防水炸药！有困难，就该舍死忘生地去战斗！”

俗话说：“一人不如两人计，三人出个大主意。”第二天，天麻麻亮，李英仁就跑到工地，找段长王生琴商量这件事。王段长一听老李说要试制防水炸药，高兴万分，连连点头。不一会，他把技术员傅建理和爆破工老刘也叫来了；一合计，决定成立一个三结合攻关小组，自己亲自挂帅，担任组长。

试验开始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工作。傅技术员一面配料，一面在笔记本上记载比例。老刘用木滚研着炸

粉，那股緊張勁兒，就象是上緊的發條似的。李英仁呢？雙手抱住一根木棍，在藥粉溶化的鐵鍋里沿圈攪拌，手心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已經捏出了汗水。

一天，兩天……，就這樣，他們反復地用各種不同的比例來配料，反復地用土法制成的木滾、研槽來研磨藥粉。經過二十多次的試驗，好容易才試制出一種炸藥。“有門了，有門了！”老劉驚喜若狂地高聲叫道。“沉住氣，老劉！沒試爆，還沒准哩！”李英仁嘴上雖這樣說，可心里早就象長江的巨浪一樣，情不自禁地翻騰起來。說實話，幾天的勞累，总算沒白費，搞出一點眉目，誰不歡喜！

黃昏時分，他們爬到一個荒山背后的土包上，動手挖了十多個漏斗形的小坑，一試爆，威力还挺大，防水呢？也行。可有一桩，就是不沉底。“咋辦？”幾個人都圍在土坑旁邊，焦急地看着，想着……。這時，王段長也抽空從山上趕下來了，他一眼瞧見浮在水面上的炸藥，和一張張憂慮不安的面孔，忙說：“同志們，要有雄心哪！俗話說：‘英雄面前無難事，’連防水炸藥都制出來了，還怕它不沉底？”停一會，他接着說：“走吧，天快黑了，咱們明天開個諸葛亮會，再來合計合計。”

已經試驗了六十四次，可是試制出來的防水炸藥，還是象漂浮在水面上的木頭一樣，怎麼也不沉。這時，老劉有些不耐煩了。

“李班長，別耽誤時間了！依我看，干脆，就此收

兵……”

“怎么？打退堂鼓？那咋行！”

“不行又咋办呢？咱们是渡口无船，光急难上岸。”

“老刘，你……你你……”李英仁着急得说不出话来。

“我，我怎的，你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嘛！”老刘象放连珠炮似地说：“你看你，脑壳都快抓破了，头发都急白了，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好哇！”突然，傅技术员把办公桌“碰”的一拍，高声叫道。周围的人睁大眼睛，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傅技术员那双糊得象炭巴的黑手，指着桌上放着的東西說。老李一看，高兴得眼珠儿打转……。

原来傅技术员日夜思索，翻资料，找笔记，精心琢磨，已经摸出点门路。

“快，马上试验！”李英仁赶忙把袖口一卷，对老刘喊了声。接着就动手在煤堆里干起来。

炉火熊熊，铁锅滚烫，按照比例的配料，在保持一定的温度中开始融化……。

“着火了！”突然，人堆里发出一阵惊叫。李英仁猛一转身，瞧见铁锅内的药粉，由于炉火的温度太高了，在喷吐着青黄色的火苗，眼看就要爆炸了。周围的人，有的跑去拿砂桶，有的脱棉衣，准备抢救。

“快让开！”李英仁大吼一声，扒开人群，扑身上前。说

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双手一伸，咬紧牙关，飞也似的将红通通的铁锅捧到门外。

一场可怕的爆炸事故幸免了，人们心里象落了块千斤大石。

“哎呀，李班长，你你……”老刘拉着李英仁受伤的右手担心地说。

“没事，老刘，烧破点皮，算得了什么？”李英仁用手在头上擦了把汗，面不改色地笑着，又继续做试验。

是一个阴雨绵绵的白天，在他们将配料都弄停当之后，老李急于知道结果如何，不顾天在落雨，冲着傅技术员说：“傅技术员，咱们再去试爆试爆吧！”

“行哪！”老刘和傅技术员同时应了一声，扛起铁锹、洋镐，便朝土包上爬去了。

雨愈下愈大，三个人浑身淋得象落汤鸡一样，腰酸了，手麻了，他们还是一个劲的挖着。挖不动用手刨，刨不动，用脚踢……。一直到挖完十个土坑，他们才装上炸药，点燃雷管，跑进避炮洞。

轰！轰！每一声炮响，带来了一阵欢笑。他们坐在避炮洞的石头包上数着：一、二、三……。五分钟过去了。咦！为什么有些炮还没响？“上去看看！”老李皱着眉头说。接着，三个人小心翼翼地朝爆破坑走去。

李英仁弯下腰，从土堆里扒出一块未炸响的防水炸药，把炸药倒在手心里研着，思考着：“哦，哦，是不是配料

上的問題……”

傅技術員被老李一提醒，心里猛一亮，赶忙掏出日記本查对，果然发现配料有点不对，因而影响到炸药的灵敏度。

是第一百零五次試驗了。参观的人很多，书记、矿长、主任、段长……全来了。老李虽然对这次試驗胸有成竹，可他还是放心不下，生怕試制出来的防水炸药不爭气，當場出洋相。

老刘满头大汗的，把泡了四个小时的防水炸药提来了。傅技術員手拿雷管，跑向試爆区……。

一切准备停当。三四分鐘后，轰隆一声响，个个臉上都現出了喜色。人們鼓着掌，祝賀防水炸药試制成功！祝賀在爆破防水关上取得了大胜利！

“同志們！防水炸药的試制成功，这是我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走技术革命道路的結果，是我們工人阶级发揚敢想、敢干、敢創造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又一次胜利！”矿长面向着参观的人群激动地說：“防水炸药的試制成功，解决了全矿的生产关键問題。过去，我們一遇到雨天不能爆破，就影响生产。現在被我們解决了，这样，我們就可以为武鋼高炉多备粮，让高炉吃飽喝足，为国家多炼出些鉄来。”

矿长的講話博得大家一陣掌声。在热烈的掌声中，李英仁精神焕发，臉上挂滿了微笑。

活动筛条机的诞生

· 晋 川

急电：“近来块矿含粉末过多，使高炉炉料透气性不好，望速解决！武钢总公司。”

块矿质量不高的消息，迅速地在选矿车间传开了。党总支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分析了原因，结论是要提高块矿质量只有解决筛眼。于是总支书记刘智连忙找到技师吴绍秀商量说：“筛眼堵塞，你能想办法解决吧！”

“试试看吧！”吴绍秀困惑地说。

“不只是试，要得出结果来。”刘书记吸了一口烟又说：“老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应该带头做出成绩。困难嘛，想办法发动群众，一竿子插到底！”

“好吧！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吴绍秀站起来走了。

在轰隆隆的筛子机旁，吴绍秀目不转睛的望了很久。矿石象瀑布一样滚下来，几个青工举着长长的铁扒在通筛眼。没有遮拦的操作台，吹进袭人的北风，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汗流浹背地喘着粗气。看到这种情况，吴绍

秀胸口砰砰直跳。他沉思了好半天，才快快地走下去。

技术革命的号角响了，吳紹秀日夜出沒在工人中間，鼓勵大家改進篩眼。傾斜的篩子機，震動力特別大，霎那間礦石便溜過去了，要使潮濕的粉礦在頃刻之間從塊礦里分離出來，的確是桩難事。但工人並沒有給困難吓住，在機器裏鳴的車間，在宿舍里，在休息室，在路上……人人都在議論着要改進篩子機。

一天，有人提出用熱電法。吳紹秀是鉗工出身，對電氣很不內行，聽到這項建議就急忙去找蘇聯專家。專家說這個方法在蘇聯也使用過，不過自然條件不同，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吳紹秀聽到蘇聯用過，心里特別高興，跑回車間就組織幾個電工試驗起來。電流迅速增加到四千安倍，而粉礦還是下不去，在眨眼間要使粉礦焙干，需要大量的電流。這種電器設備目前根本找不着，而且耗電太大，很不划算，試驗沒有成功。

但是，困難是吓不倒群眾的。在第一次建議試驗失敗後，接着又有人提出將篩眼改成長條形狀，空隙大些，可能解決堵塞現象。於是工人馬上趕制兩個篩盤，動手進行試驗。開始，粉礦自如地溜下去了，可是時間稍長，堵塞現象又嚴重了。不過，這比圓眼篩子強得多，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它启发着工人繼續研究。這時管運工桑慶波又提出用風吹開粘結的粉礦與塊礦的建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工人們馬上安上風管試起來。壓風機隆隆地

响，风从管子中吹出来，一部分的矿石吹开了，其他部分的矿石还是照样的粘結。看到这种情况，吳紹秀提出加上风包，在风包上再安四、五个风管。风力还是嫌小，試驗又沒成功。

接連几次的失敗，他們开始有些动搖了，但是，当他們看到矿里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采矿車間攻下了電纜关，穿爆工段制成了防水炸藥，不覺增添了一股力量。于是檢修班工人日夜在車間里轉，操縱篩子的工人抹完汗水又在用手比划。吳紹秀呢？一会同这个談，一会在哪里划，几个白天黑夜，他的胡須都蓄得老长了。

刘智書記来了，他拉着吳紹秀問：“怎么样，改篩眼有把握了嗎？”

“有！”吳紹秀說。

“又提出了可靠的建議？”

“还没有……”

刘書記惊奇地問：“那把握从哪来呢？”

吳紹秀很乐观地說：“您不是要我依靠群众么？現在群众动起来了，建議虽然沒有实现，但終究还是会有办法的。”

“好哇！”刘書記乐哈哈地說：“今天不成功，明天就会成功，要多給群众鼓励，要多替大家出題目，让思想开闊一些，解决问题就更快了。”

吳紹秀整天想的是篩子机，自然也有不少零星半点

的想法，可总认为不成熟，怕实现不了，因此很多想法被自己否定了。刘书记的话给他很大启发。“对！要给工人多出题目，想到什么就应该谈出来，让工人去补充修改，让大家举一反三，广开思路。”吴绍秀象找到窍门一样高兴。

一个漆黑的夜晚，风雨凶猛地拍打着窗门。这是选矿车间最紧张的时刻，粉矿如同糯米粉团似的和块矿粘结在一起，工人的铁扒不停地在筛子上扒过去扒过来。大家脸上的汗珠不断往下淌，而筛眼还是堵塞。小伙子就干脆丢掉铁扒，伏在筛子旁用手抓。吴绍秀看着，心里比筛子震动得还厉害，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用铅笔在纸上划完一个框又划一个框，香烟在手上熄了一根又点燃一根……好半天过去了，他突然想，如果在长钢条上套上一个小铁管，筛子震动铁管跟着颠簸，不是能促使粉矿下降吗？想到这里，他兴奋极了。

第二天，吴绍秀谈出自己的想法，经大家研究，认为可行，工人们便立刻行动起来。锻工立即动手煨钢条，钳工随着赶制筛架。不到半天功夫，套铁管的筛子装好了。电扭一按，铁管自如地在转动，粉矿簌簌地溜下去；可是过了一会，管子的转动逐步减低，最后干脆贴在钢条上。原来粉矿钻进了铁管，筛眼照样堵住了。

筛眼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个别的人情绪低落了。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全国的矿山机械工业都没有解决这

个問題，我們怎么能解决得了？”这是一盆冰凉的冷水，使吳紹秀感到苦惱和失望，然而改进篩子的責任就同火燒眉梢一樣使他心焦，他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党总支了解到这个情况，刘书记随即找到吳紹秀和几个老工人說：“要革命就得苦干实干，自动化的机器是慢慢試成功的，失敗一次再来一次，有了教訓才能够胜利。”在党的支持下，大家又变得非常坚强了，短短几天又进行了八次試驗。

一天清早，檢修組長曲志文来接班，檢查篩子机时发现螺絲松了，篩子晃动得非常厉害。曲志文檢查完毕后，很不高兴地問值班工：“螺絲松了怎么不扭紧呢？这样不負責任，我要貼你們的大字报。”

值班工笑嘻嘻的說：“松了粉矿还下得快些。”

“啊！那就將长条篩眼改成活动篩眼不更好么？”

这个新的发现顿时震动了整个車間，吳紹秀赶忙召集檢修班工人展开討論，又提出了很多意見。这个說，用鋼条煨成圈儿，那个說篩底改成四个四方格的架子，經過热烈的討論和补充，最后电焊工金珍成提出了一个最合乎理想的建議，全班工人鼓掌通过了。

散会以后，車間里立即沸騰起来，找角铁，扛的扛鋼条；鍛工的錘子敲得特別响，焊工搬来了电石和氧气，吳紹秀赶着給大伙画了一張草图，突击战斗开始了。

工人們的勁头多么高呵！肚子餓了，一个个輪流去

吃飯，重活干累了，又換上輕活干，每個人真恨不得長上四隻手才好。整整干了一天，夜幕降臨了，半夜下中班的人也走了，而做活動篩條的卻一個也不肯離去。老師傅指着兩個女徒工說：“你們的事不太多，先回去休息吧！”女徒工很不樂意地回答：“革新技術，我們也應該出點力量，不會干活，拿拿工具也可以。”說完撇着嘴巴又忙開了。

時鐘敲過三點，第一台活動篩眼機轉起來了。“成功了！”吳紹秀興奮地喊着。這聲音就象一股電流，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青年人在跳，老年人在笑，歡樂傳遍了整個礦山！

選礦車間工人一直在苦干巧干着，經過多次的改進，現在活動篩條機更加完善了。塊礦含粉率超過了要求的質量標準，在礦山機械工業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风雪年关

矿山分公司工长 程宣皓

春节快到了。

近几天来，一下了班，工棚里便分外热闹，大伙一围攏来，便津津有味地谈起过年的事情来。当然，说得最多的要算绰号叫“薄舌头”的李师傅了；不然，怎么称得上“薄舌头”呢！

徒工冯泽清虽然很少参加谈论，可是，他心里比谁都兴奋，因为他的婚期就订在大年初一啊。

这天晚上，大伙坐在工棚里，你一言我一语的扯得正起劲，只听得“吱呀”一声门响，闪进来一个大汉。大伙抬头一看，是周德慕队长。几天没见，一见面更亲热：

“周师傅，职工代表大会开完啦？”

“开完啦。”

周队长朝大伙不停的点头。

“坐！”半躺在铺上的于师傅 侧了侧身子，给周队长让出个位子。

“周师傅，开几天会，尽谈些什么呀？你给大伙传达

傳達吧！”沒等周師傅坐穩，“薄舌頭”便問開了。周隊長朝他笑了笑，並不忙着回答問題。他不慌不忙地坐了下來，朝大伙看了一眼，這才雙眉一展，笑着反問道：“你們在談些什麼？先給我傳達傳達吧！”“我們？嘿！我們在討論如何歡度春節哩！”“薄舌頭”細脖子一伸，飛快地動着兩片薄嘴唇，兩隻小眼睛也轉得更歡了。

“哦！那你就說說看。”周隊長兩道濃眉一擰，認真地問道。

“薄舌頭”的屁股向前移了移，干咳了兩聲，這才右手搬着左手的指頭說道：“于師傅少不得是來兩杯羹！夏師傅嘛，當然得回家看老婆去——小夫妻都快一年多沒見面啦！小馮？……”“薄舌頭”說到誰，便朝誰身上溜一眼。談到小馮，他溜來溜去，人群里沒有他，所以，到嘴邊的話，便停下了。

“小馮怎麼樣？”周隊長關心地問。

“哈哈，他呀，春節回家結婚羹！呃，真的，咱們得準備送點什麼禮啊！”

“送禮？”周隊長站了起來，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說：“好啊，我也算上一份。不過，除了小馮，我們還得準備一份禮。”

“那是送給誰？誰有喜事還保密呀！”

“公司黨委！”

“送給公司黨委！為什麼？”“薄舌頭”小眼直眨，細脖

子伸得更长了。大伙也惊讶地望着周队长。

“为什么！为了年关完成八千到一万立方米混凝土的浇灌任务，为了提前建成选矿厂，为了早日选送‘精粮’给武钢一、二号高炉！”

一时，大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全不作声了。于师傅一骨碌坐了起来，瞪着一双大眼问道：“老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队长大手一挥：“好吧，全告诉你们！这次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请大家选择。一个是春节不放假，趁热打铁，拿下八千到一万！另一个是春节放假，大家痛痛快快地玩它几天。”说到这里，周队长朝大家看了一眼，低下头来：“工程嘛，往后拖几天，也就是说，退几天给高炉选矿。”

“退几天给高炉选矿？那怎么成！”于师傅蓦地一下站了起来：“咱听说要有好矿石才能够高产，退几天选矿，就会减产，那怎么成？”好半天，他那银灰色的胡子还在颤动着。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是啊！放着正经事不干，跑去白逛街，象话吗？”

“哼，我看啦！高炉老吃‘杂粮’，咱们的年饭也吃不痛快！”

.....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薄舌头”的一对小眼睛，跟着

发言的人直打轉轉。本来他有些犹豫的，可是大伙这一番話，句句在理。他也站了起来：“沒別的，我也同意春节照常出工！”說着，把周队长的肩膀一拍：“周师傅，你就代表全班出个保証吧，給木工、鋼筋工、洋灰工們来个挑战！”

周队长瞧着大伙这股子热勁，用含笑的眼睛，扫了大家一眼：“好！我这就去下战表。”說完，便迈开大步朝外走，可是剛到門口，“薄舌头”又把他叫住了：

“周队长，別忙走，还有問題！”

“还有啥問題？”

“薄舌头”小眼直眨，躬起身子說：“咱們不請假，沒啥！可是小馮……已經几次推迟婚期啦，春节再不让他回家，我看……”

“周队长，”突然，門外傳来了低細的顫抖声。大伙回头一看，只見小馮两手提着年貨，紅着臉，低着头，一副厚嘴唇半張着，活象一个大姑娘似的站在門口。

“薄舌头”正說得起勁，沒提防小馮回来，一时不知怎样才好，迟疑了一下，才似笑非笑地迎了上去：“你們瞧，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来，进来嘛！大伙正有事和你商量呢！”小馮平时就怕在大庭广众中說話，現在大伙这么一瞅，心里更慌了。他走了进来，老半天，才鼓着腮巴紅着臉，挤出一句話：“周队长，我全知道了，我春节不回去啦！”

“好样的！”于师傅瞪起眼睛喊了一声。

大伙全拍起巴掌来。

大年初一。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拂晓。

大伙起得特别早，心中都明白：再干一班，漏斗的全部架子就能完成了。

老远就听见工地一片声响：斧锤的敲击声、震动器的咆哮声，人群的吆吼声，交織成了一支动听的交响乐。明灯万盏，点缀在脚手架上下，好似一片茂密的林园，结满了金光耀眼的硕果。

“瞧！多好看，”“薄舌头”用手拐了小馮一下。

“唔！瞧见啦，天天都在看。”小馮低头赶路。

“呃！今天初几啦？”“薄舌头”又拐了小馮一下。

“管它初几，干活就得了。”小馮不想多搭腔。

突然，天空一片“沙沙”声。

“雨！下雨了。”不知是誰在黑暗中惊叫了一声。

“啊！还有雪粒子。”又是一声惊叫。

走在人群中的周队长，顿时象挨了誰一棒子似的，打了个寒噤。經驗告訴他：雨雪天是禁止高空作业的。

“怎么办？回家，还是上工地？”他的两道浓眉又拧在一起了。

“回家，漏斗的架子就完不成，模板无法支，鋼筋綁不上，混凝土不能澆灌……不行！得坚持战斗。可是，这么大的风雨，能上架嗎？”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回头瞧了瞧組

員們，只見一个个模糊的臉上，閃动着对对发亮的眼睛，眼光是那样坚定而自信！他馬上覺得自己增加了勇气：“干！为了任务，刮台风、下刀子也要干。”

晌午，风雨来得更猛了。

大雨傾盆，地面一片水花，北风呼嘯，吹得架杆“吱吱”直叫。风雨中，一陣嘹亮的“呵喘”声，冲破了密集的烏云，直上九霄。

英雄們在和老天宣战……

冷风一吹，被雨淋湿了的竹杆，馬上結上了一层油蜡般的薄冰，又凉又滑。“薄舌头”用冻得发麻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竹杆，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移动着。冰凉的雨水，順着他的袖口，灌进了心窝，他觉得自己象掉进了冰窖一样。朝下瞅瞅，只見人群如蟻，生龙活虎般地来往穿梭，他心里又热了。“不！这不是冰窖，是熔鉄炉！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啊！”“薄舌头”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抓住竹杆，勇猛地爬了上去。

漏斗頂上，周队长正带着大家在突击最后一步架子，眼瞅着下面的木工就要攥了上来，誰都恨不得一下把全部架子綁好。人們口里“呵喘！呵喘”地呼叫着，扛的扛竹，綁的綁架，忙做一团。

周队长和于师傅两人，一头一个，攀在杆頂上，一根接一根地綁着竹杆。大风一刮，竹杆晃蕩，两人就象坐在风暴中的小船上一样，一左一右，摆个不停。

“薄舌头”正朝上爬着，猛不防一阵豌豆大的雨点，洒了他一脸。他仰头一看，便大叫起来：“噯呀！于师傅，你怎么在架子上撒起尿来嘛！瞧，淋了我一头！”

“瞧你，不跟我一样！”于师傅板着脸，两眼一瞪，动了动刷巴胡子。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他没那份闲心和“薄舌头”扯蛋。“薄舌头”朝自己裤裆瞧了瞧，哟！真的也在滴水，不觉自己好笑起来，“咳！这真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啦！”

正笑着，只见小馮气喘喘的扛着根大竹杆上来，他那厚厚的嘴唇，张得老大。

“怎么样？抗得住吗？”“薄舌头”眯起小眼问道。小馮放下竹杆，抹了一把汗水，朝距离二十多米的地面上瞧了瞧，喘着气说：“没……没什么，就是心里有点慌。”

“嗯嗯，没关系，初学上架的人，都这样，慢慢会习惯的。”“薄舌头”显出很老练的样子，左脚盘住立杆，右脚紧蹬横竹，故意把木棍似的双手展了展，呼哧呼哧地扭起扎扣来。

从地面到架顶，要爬五道斜跳，再加上跳板上满是冰渣，走一步，退半步，小馮上下来回运竹杆，跑得一身大汗。开始，倒还没啥，慢慢地，有些支持不住了。他觉得架子一次比一次高了，距离一次比一次长了。“唉，真累死人了，扛完这根歇口气吧！”他这样想着，一步难似一步的爬上架顶来。放下肩上的竹杆，刚坐下来歇息，猛抬头

瞧見架上的師傅們，一个个汗、雨滿面，僵着手指在扎扣。是什麼力量支持着師傅們？是鐵！是鋼！想到這裡，他眼前似乎展開了另一副景象：選礦的機器在震响，紅色的鐵礦在滾動，高爐的火花在閃爍，沸騰的鐵水在奔流。……

“我怎麼能歇氣呢？”他一骨碌站起來，快步地跑下斜道去了。

工棚里燃起一小堆火，這是工長派人專為架工們生的。可是，這兒除了看火的工友和一些水滴滴的衣服外，沒有一個烤火的人。儘管工長一次又一次地“命令”他們下來休息，可是，誰也沒理會。看來，架工們是下定了決心，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務的。

決心實現了！

瞧！一排排密如竹林的架子，就象堅強無畏的架工們一樣，屹立在狂風暴雨中。

木工們拿着斧鋸奔上架頂，架工們提着水淋淋的外衣，退出了工地。任務完成了，疲勞、飢餓和寒冷都馬上襲來。連周隊長在內，誰都恨不得一步跨進家門，換去身上冷冰冰的濕衣，吃上一頓香甜的熱飯。

可是周隊長卻把大家叫住了。

“呃！大伙等等，別忙走！”

“什麼事？周師傅！”組員們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圍了攏來。

“你們瞧！”周队长抬起了粗大的手臂，压着嗓門說道。大伙順着周队长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見七八米深的地下室里，泥人般的洋灰工們正在大雨中赶着下灰，剛澆灌好一处，便有人脫下身上的雨衣盖上去。另外几个人，正在用小桶一下一下地往外掏水。

“周师傅，你是不是想給他們搭雨棚？”小馮低声地問道。

“对！”周队长用力点了点头，“为了进度，为了質量，應該去搭雨棚。”說着，周队长双眉一展，手臂一揮：

“怎么样，还能坚持一下嗎？”

“能！再干它一个通宵也行。”“薄舌头”胸脯一挺，往前迈了一步，好象要和周队长比比高低似的。

“干！”二十多个人响起雷鳴般的吼声。人們又来勁了。

寬大沉重的帆布，在风雨中却象断了綫的风筝，东飄西摆，大伙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它鋪上棚架，可是一陣狂风，又給掀到地下去了。于师傅站在棚架上，双手死命的揮舞着：

“快！四个人拉一角，綑紧。对！用繩子捆死在竹杆上。”他不停的大声吼叫，誰稍为慢了一点，就瞪誰的眼睛。显然，这一場风暴，惹恼了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将。

綑开了的帆布，被风拍得“嘩啦嘩啦”直响。小馮咬紧了牙关，忍着手指的疼痛，用力拉着棚角。他那漲紅的臉

蛋隨着帆布一抖一抖的。

周師傅、于師傅、“薄舌頭”等，手拿棕繩，在棚頂上忙開了。看他們矯健的身影，真象暴風雨中的雄鷹。

一塊一塊的帆布，終於在風雨中伸展開來，牢固的貼在棚架上。儘管外面仍然是大雨如注，地下室里卻變成了“白雲”蓋頂的晴天。當最後一塊帆布蓋好後，洋灰工們全圍了上來，用他們沾滿泥漿的雙手，緊緊地擁抱着架工們。

現場的電燈又亮了。地下室傳來了一陣緊似一陣的震動器的吼聲。漏斗架頂上，閃動着木工們無數把斧光。架工們站在平台上，被這一副美麗的夜景迷住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笑容。

雨點打得帆布棚“咚咚”直响，北風吹得架杆“吱吱”直叫。“薄舌頭”搖着于師傅和小馮的手臂，逗趣地笑道：“听！老天甘拜下風啦！為我們擂着勝利的戰鼓，吹起凱旋的軍號來了！”

梁子湖上的风浪

矿山分公司工长 刘大志

连日来，梁子湖的上空，闪电不断地放射出长剑似的白光。阵阵雷声震撼着大地，倾盆大雨哗哗地下着，狂风掀起了滔天巨浪。工地上一千多个职工轮番在风雨里苦战了八个通宵，才使水泵站湖心工程的围堰顶达到了设计标高。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了基本工程，这就保证了矿山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正常供应。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人们好象不觉得劳累，下了班，每个人的脚上却象绑上了铅块似的沉重，一步挨一步地回到了工棚，往床上一倒，就立即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午夜，天空漆黑一团。暴风雨狠狠地摇撼着工棚，拍打着工地办公室的玻璃窗。忽然，风雨中有人发出惊叫声：“快呀，快起来呀！堤有危险了！”睡得正甜的人们被这叫声惊醒了，一翻身就爬起来，向着湖岸奔去。

原来吕汉洲和小李、小吴、小周等几个同志正在巡视堤防，猛然，听到在风雨和浪涛声中夹杂着呜呜的流水声。老吕倾耳一听，断定这流水声就在前面围堰第三段

的近端。他以明快而緊張的口气对紧跟在后面的小周說：“堤决口了，快去报警！”說完，就向决口沒命的跑去。跑近一看，洪水正汹涌地冲击决口，圍堰上的黄土，一批一批向下垮，决口愈来愈大。老呂想堵决口，一个箭步跳进激流中，却被激流冲倒在水里了。

小吳眼看老呂随波翻滚，上下掙扎，就叫着：“不行了！不行了！快上来！”

“一定要擋住洪水，死也要擋住它！”老呂猛力地直起腰杆說。

“老呂說得对！我們要坚决堵住它！”小李从后面赶来，一跃就跳进了激流里，其他的巡邏員也紛紛聞警赶到，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激流中。三十几个人臂膀挽臂膀，紧紧的連成一道人堤，擋住凶猛的水头。可恶的狂风偏偏与人作对，巨浪一陣陣向人堤打来，打得人們喘不过气来，但是，巨浪沒把人堤打开，人們象銅墙铁壁似的擋着怒吼的洪水。

停泊在岸边警戒的三十几只小船，一听到惊叫声，一齐装着草包，迎着狂风巨浪，顛簸着向决口駛来。小船一到，大家搶着卸下草包，往水里乱抛。老呂看見这个情况，就向同志們喊道：“草包要放平落实，保証質量啊！”“是啊！不落实会有漏洞的啊！”小李用粗大的声音补充着。

老呂站在水里，一只手抓住一个草包，順着决口的外

緣沒入了水里。同志們也接連不斷地抱着草包沒进了水里。一会儿，小吳不見老呂，破口驚叫：“老呂！老呂！”正在這時候，老呂呼隆一聲冒出了水面，兩手在臉上一抹，一邊猛力地去抓草包，一邊向大家說：“包口要向里。”

“包口向里。”凡是參加過防汛的人都有這個經驗：如果包口向外，草包里的黃土就會被水沖洗流失，形成漏洞，并使圍堰下沉。老呂下去半天沒出來，就是把包口朝外放的草包一個一個的倒過來。

堰堤上的照明燈好象分外明亮，沿着一公尺多寬的堤面，擁來了喧囂的人群，每個人都扛着一二百斤的草包。堤上的爛泥比漿糊還稠，腳板陷進泥漿里，就好比鐵塊碰到磁鐵一樣。人們一脚一脚吃力地拔着前進。先到決口的人，顧不得脫下衣服，就連人帶草包卜通地跳進了水里。後來的人把肩上的草包使勁一擡，又回頭去扛第二次。

老呂看到主力部隊來了，用激昂的聲調向大家喊道：“同志們，加油啊！一定要戰勝洪水！”同志們的勁頭更足了，擺草包的人，在水里出沒得更快，象魚鷹一樣。背草包的打起了號子，這聲音吞沒了雨聲、風聲和怒濤聲。

決口被新築的圍堰堵住了。堰堤上扛草包的一個也沒有了，人們挑着散土。老呂問他們：“草包沒了？”“沒有草包也不怕了！”沒等堤上挑土的人回答，小吳象心上一塊鉛落地似的，輕鬆地搶着說。

在即將宣告戰鬥勝利的時候，突然有人又發出警報：
“不好了，不好了，快來人啊，老呂！”

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危險呢？

在圍堰第三段的近端，有百多公尺的堰堤普遍下沉。狂風卷起了五尺多高的浪頭，猛烈地向堤頂壓過來，水嘩嘩的流進了堤內。老呂一聽到喊聲，立刻帶領着大軍趕到。這次搶險，非要草包不可，可是，工地備用的草包已用光了。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堤上傳來了令人興奮的叫喊：“草包來了，援兵也來了！”

這些援兵怎樣來的？

在一間矮小的紅瓦屋里，電話機發出“叮鈴鈴”的响声，王書記接到了來自梁子湖工地的緊急的長途電話。他立即發出了搶險的緊急動員令。廣播器迎着狂風暴雨，發出動人心弦的聲音：“共產黨員們！青年團員們！全體職工同志們！梁子湖工地的職工們正在和洪水決鬥，他們急需草包，急需援兵……”礦山立即沸騰起來。職工們出動了，家屬們也出動了，裝滿了草包和人的汽車出發了。汽車沿着泥濘崎嶇的山路，頂着狂風，在驟雨中疾馳着。

正當老呂他們急需援助的時候，汽車到達了防汛的最前綫。

一場激戰又開始了。

拂曉時分，兩百多公尺的危險綫轉危為安，加高的堰

堤露出了水面。人們一个个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风住了，雨停了，炊事班的同志們，把剛出鍋的热馒头和肉片粉条湯裝在小船上，沿堤送来了。大家正在吃早飯的时候，王書記又亲臨現場，布置了任务：“梁子湖工地的职工吃了早飯立刻回工棚休息；一工程处和二工程处的职工和家屬分別由袁主任和赵書記帶領，各把一方，回填泥土，午飯要回矿山吃，看誰先完成！”

常言說：人多好做活。太阳还在东南方的时候，一处和二处的职工和家屬們都已完成了任务。他們坐上了卡車馳回鉄山。一路上，欢乐的歌声响彻了山谷和长空。

木 兰 号

大冶铁矿电锤司机 李 声 明

初入矿山，最招人眼目的要算那环山奔驰的电气机车了。它那高昂的笛音象在把你呼唤；闪着蓝色火花的摩电綫，銀灰色的機車头，拖着一串串裝滿紅光閃爍的矿石的車皮，会把你吸引住。同时也会使你想道：这飞龙似的电气機車，时而山南、山北，时而山上、山下，多么威武、多么有气势呀！駕駛它的一定是猛李逵一样的小伙子吧？不，姑娘可不少哩！而且都是些叮叮当当的姑娘，那真叫好些小伙子比也比不上阿……

不信，你就看看“木兰号”機車上的女将吧！

一九五八年九月，土炉、洋炉象雨后春笋般遍地矗立起来了，炉火熊熊，濃烟滾滾，男女老少都在“为鋼而战”！我們矿里天天都要收到几封——“要矿石！要矿石！”——加急电报！

我們这矿，是南方第一个机械化、电气化的大型矿山，馬达声象风暴似地在山間迴蕩，开山炮終日轟隆隆地震撼着大地，一眨眼就搬掉半边山。紅紅的矿石跟着硝

烟横飞翻滚，满山红光耀眼！本来象这么个大矿，供给武钢高炉用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那些纺织厂呀，橡胶厂呀，造纸厂呀，郊区农民兄弟呀，他们也找我们要铁矿石，我们还能撒手不管吗？这一来，担子就成倍的加重了！全矿职工，哪个不心急如火燎呀，只恨没长两双手！这时，“木兰号”机车上的女司机，却“冒冒失失”地在机车头上写着：

钢铁元帅跨骏马，
我们心里乐开花；
鸣笛开道打先锋，
定叫元帅笑哈哈！

有些小伙子见了挑战似地说：“笑哈哈！笑哈哈！光会笑哈哈顶啥用？供矿任务这么紧张，别人急得满头大汗，你们倒轻松，昂着脖子唱起高调来！”

司机组长陈香令听见这话，笑了笑，心里想：这些嘴上无毛的小伙子说话也呛人！也许他们不知道咱们的“加速运矿”的决心吧！也好，用不着和你们打“嘴官司”，到时候自然会……。她趁交换班的时间，召开小组会说：“我们打冲锋的决心已经唱出去了，可不能放空炮啊！虽然我们在机运段已经领先，但更要加劲，多装快跑，快跑多装呵！”

丙班司机胡新文带气地说：“那些大小子瞧不起我

們，我們偏偏要壓倒他們，用事實堵住他們的嘴吧！”跟着六七个姑娘都嘖嘖喳喳地說开了，有人还卷着袖子揚起拳头来，表示她們已擰成一股勁了。

究竟怎么使機車跑得更快，运矿更多呢？矿山鐵道弯多，坡陡，路基窄，如果“超速”太大，就会出“機車跳崖”的大事故！多拉車皮吧，按設計标准，才准拉八个車皮，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拉到十四个車皮了！再要增加，在山上短岔道上裝車就摆不下，而且上坡下岭遇到风雨和雾夜时，連走車的訊号也看不清！那太危險了！……

左想不行，右想不中，姑娘們急得有的瞪着大眼睛，有的拿着矿石在地上乱划；她們的会场变成了剛响过枪声的烏林，寂靜极了。

忽然，甲班司機周爱蓮和胡新文同时抬起头来，眉毛揚了几揚，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她們对望了一陣，叫起来：“有了！咱們实行‘信任交班’，保險能够……”

“对呀！我咋就沒想到！”姑娘們拍手叫起来。

“信任交班”——这个久已潜藏在小胡和小周心里的念头，又一次引起了她們一段难忘的回忆：

她們在鞍鋼大孤山当学徒时，两个人在一台車上。她們的師傅为了提高运矿效率，抓紧每分每秒時間跑車，曾向領導上提出过“信任交班”的建議。可是人家說，機車上什么“机械部分”、“电器部分”等等，有的如同机器的血管，有的就象人的心脏；如果接班时不亲自細心檢查，运

轉不正常，出了事故，你怨我，我怨他，扯也扯不清！……
一句話，“信任交班”得有協作精神及高度的共產主義思想。而目前嘛！還是——不行！不行！因此，師傅的建議，在保守派的阻止下未能實現。

想到這裡，小胡氣憤地說：“保守分子真惱人！我們自己信任自己，他倒反而不信任我們。現在誰還阻止呀，我非要把大字報貼在他腦袋瓜子上不可！”

“信任交班”很快地實行了。在交班前一小時，司機們就把機車的運轉情況，統統檢查一遍；等接班的司機來了，只要了解一下檢查的情況，接着就開車了。這樣，每次能節約半小時，有這半小時，機車就能多拉上百噸礦石！一天三次接班，可以多拉三百多噸礦石，一個月可以多拉九千多噸礦石，那一年、二年……該要省下多少時間，為國家創造多少財富呀！有一次胡新文在“一四五”車站接班時，湊巧另外一台機車也在這裡交班，小胡一跳上車，一面聽上一班司機介紹情況，一面就拉響電笛，開動了機車。可是那台機車的司機卻還在敲敲打打，車上車下地進行檢查；等他們檢查完了，小胡已開着滿載礦石的機車下山了。

這時候又有人不服氣地說：“哼！什麼‘信任交班’！名字倒好听，沒有事故都能信任，出了事故包公也斷不清！”有個主任也七分擔心三分疼愛地說：“姑娘們！這么干能行嗎？”他向機車嘖嘖嘴，“咱們這些大家伙，你一時

疏忽出了事故，国家财产受不了哇！要是伤了你们的小命，那就更不好说了。”

姑娘们听了这些话，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可是她们并没有被吓倒。

陈香令严肃地说：“我们只要经常记住毛主席教导的话，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就一定能保证不出事故。”

于是大家认真商讨了一阵，订出了：“勤检查，多留心，时刻注意安全”等具体措施。

甲班司机周爱莲，就是个细心的姑娘。有一次我到她的车上参观，正是早晨七点钟，她忙了一通宵，照说是很疲劳了，可是，她一会儿弯着腰钻进“配电室”去检查“接触器”、“立转器”，一会儿又拿着棉纱细心地擦车。晨风一吹，朝阳一照，她那嫩嫩的脸儿，变得绯红了，几颗细碎的汗珠挂在额头上……

“快要下班了，你还这么忙干什么？”

她抬头望着我说：“就是要下班才仔细呢，我们不检查好就交班，等接班的司机一开车，呀！‘接触器’坏了！半道停车影响了运矿石不说，如果这时别的车猛一开来了，那可吓死人咧！”她一面说着，一面拿着纱布在铜片上擦着那个大概就是可能引起可怕的事物的“接触器”吧！我看着她那灵巧的手指，心里想：矿山的姑娘，真是既有花木兰的气概，又有细致的作风啊！

由于她們團結一致，操作認真，維護仔細，因此和“木蘭號”一同來礦山的六、七台機車都在“車庫”大修過了，可是“木蘭號”仍然高鳴着電笛，日夜奔馳在環山鐵道上，她們的車開到哪里，哪里的礦石總是最多，在光榮榜上，總有她們的“最新紀錄”。

她們作到了：“行走快，卸礦快，”每分每秒的時間都用在生產上，真象尖兵一樣！因此，哪儿最忙她們便在哪兒“解圍”。這樣，就連那些曾嘲笑她們只會“笑哈哈”的小伙子，也給她們貼起大字報來了：

木蘭號啊木蘭號，
爭分奪秒頭前跑，
鋼帥升帳建奇功，
真不愧為女英豪！……



省委書記在焦爐工地上

第二公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盧英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武鋼一號焦爐開始了場地平整工程。

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刮着小小的東南風。一早，成群結隊的人們，挑着土箕，拿着鋤頭，象春潮般的涌向現場。個個為一號焦爐的開工而歡欣鼓舞，還沒有到上班的時候，大家便開始了緊張的勞動，工地上呈現出熱火朝天的景象。

正當大家干得火熱的時候，突然傳來了嘟嘟的哨音，原來是工地黨支部書記要向大伙講話啦！他拉開嗓門說：“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省委負責同志馬上要來我們工地了！我們要熱烈地歡迎他們，詳細地向他們匯報工作。”支部書記的話還沒有說完，大伙便議論開了。

“誰來呀？”

“我們用什麼來招待他們呀！”

支部書記听了，眨了眨眼睛，微微一笑說：“到底誰

来，大家馬上会知道的。今天我們要用更大的干劲，創造优异的成績，作为迎接首长們的礼物。同志們！你們說好不好呀？”

“好呀！”人們宏亮的声音响彻云霄。

不一会，从工地办公室那边来了一群人，在公司党政領導同志的陪同下，向焦炉工地慢慢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他穿着一套黑色的中山服。

“王書記来了！”人們一眼就認出这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志，不由得高兴地鼓起掌来。

走在王書記后面的是武汉部队司令員陈再道上将，他身材魁梧，穿着一套战士服。

首长們来到工地，和大伙亲切握手。公司党委陈副書記向王書記介紹：“这就是武汉市劳动模范、鋼筋工組长涂加洪同志。”王書記听說是涂加洪，一步走上前去，握住涂加洪的手問道：“小組工作得好嗎？”涂加洪回答說：“很好很好，王書記，謝謝你的关心。”王書記接着就和涂加洪談起家常来：“你家里有多少人呀？生活过得怎样？”涂加洪对王書記这种亲切的关怀感到分外温暖，毫无拘束的和王書記談起来了。站在旁边的老彭对涂加洪說：“让王書記休息一下，再来檢查我們的工作吧。”

“今天我們不是来檢查工作的，是来劳动鍛煉的。假如你們有啥問題，想要让我们知道，那就一面劳动，一面談吧。”沒等老彭的話落音，王書記揮手向大家解釋。

老工人丁金阶听了这话，非常激动的说：“你们工作这么忙，还到这里参加劳动，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和鼓舞。”

王书记听了，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指示，是锻炼干部的好办法。”接着对站在旁边的伍工长说：“今天在这里，你是领导，请马上分配我们的工作吧，不然窝了工，你得负责任啦！”

当这位年轻的伍工长听到“你是领导”这四个字时，脸上立即泛出朝霞般的颜色，不知所措。但王书记这种真诚的言语，平易近人的态度，使他思想上的紧张很快消失了。

王书记和陈司令员被分配到钢筋工涂加洪小组。一到小组，他们就争着向组员要锄头、要扁担，可是组员们都不愿给，王书记只好跟他们讲道理。

“和大伙一齐劳动，帮助我们联系群众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到这里，他的眼光转移到老涂身上，“怎么样？组长下个命令吧！”

这一来，大家便把好使的工具交给他们。

王书记拿到了扁担，马上就挑起来了。

组长涂加洪悄悄的对杨宏娃说：“王书记挑土时要少上一点。”王书记看到别人挑的都是满满的，而自己却是个小半担，有点不满意地问杨宏娃：“你这样上土我能达到定额吗？”

楊宏娃笑着回答：“首长挑土的定額，我們工人另有個規定：挑一担就算超額一担。”這話把王書記逗笑了，他搖了搖頭，“我看你們這個規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

楊宏娃沒有辦法，只好給他多上點土。王書記挑起來，腰杆挺得筆直，隨着急促的密步，扁担有節奏的上下閃動。人們稱贊說：“咱們的首長真都是能文能武，挑得不錯啊！”

不一會，王書記笑嘻嘻的回來了，額上露出亮晶晶的汗珠。

“王書記累了吧。”木工陳其林關心地說。“不累，過去在戰爭時期，我們是經常參加勞動的；只是進城以後，把勞動忘記了，這要不得。”王書記邊回答邊用手擦臉上的汗。過了會兒，楊宏娃又象原先那樣上土了。王書記拍了拍老楊的肩膀，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說：“你上土不平等對待，同志，你為什麼不把我的土箕上滿呢？！”王書記覺得楊宏娃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便接着說：“我要找一個積極分子上土，你上的我不再挑了。”

陳司令員挖呀，挑呀，弄得滿頭大汗。在休息的時候，同志們都圍着他問這問那，問的陳司令員忙的不得開交，後來，還是伍工長給他解了圍，“同志們，請陳司令員坐下來，講個故事給我們听听吧！”

這樣，大家才住了嘴，嘻嘻哈哈的坐下來，把陳司令員緊緊的圍在中間。

“过去，我們打游击时，白天打埋伏，晚上行軍，在鉄路上不能直着走，只能橫着走。有一次……”陈司令員講的故事把人們吸引住了，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紧盯着他，直把故事听完。

和首长們共同劳动的时间过得特別快，当他們告別时，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

王書記激动地对大家說：“感謝同志們对我的照顧，我能为焦炉出一点力，感到非常高兴……”

陈司令員也用宏亮的声音对大家說：“全国人民正在盼望我們早日建成武鋼。造飞机、造大炮、造拖拉机，样样离不了鋼。帝国主义欺負我們，就是因为我們鋼太少。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一定要把我們的祖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陈司令員这段話，鼓舞了工人同志們。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同志們用留恋的目光望着首长們微笑离去，心里充滿着溫暖和幸福。

一 块 磚

焦炉公司工人 薛长友

焦炉，是一号高炉的粮仓；为了保証一号高炉“十·一”出铁，就要求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建成焦炉。于是我們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大家都决心要为焦炉多贡献出一分力量。从开工那天，公司張經理給我們砌上第一块磚起，我們接連干了四十天。我們的互助組砌完炭化室的第三十七层时，全組組員都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檢閱自己的成績，清扫炉体，准备砌盖頂大磚。我們下去一个洞一个洞地把灰浆清扫掉。这一来，焦炉体内那一层层絕妙的图案，就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有时用手去撫摸一下那些耐火磚，心里怪舒服的。当我清扫到另一个洞的时候，忽然发现主火道第八层有一块裂了紋的磚。我的心里立即咚咚地跳得很厉害，全身发热，滿脑瓜汗水，衣服也被汗湿透了。焦炉要求很严格，不許有一块半块裂紋磚，主火道是一个要害部位，它不但会影响焦炉的質量 and 炉子的寿命，还可能造成事故。怎么办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返工吧，要从三十七层拆到第八层，返工量多大呵！这是互助组里四个人三整天的劳动；每一块砖上都洒下了我们的汗水。拆，怎么能下得了手？这一返工不打紧，焦炉就要推迟生产，影响高炉“十·一”出铁；而且，由于自己的疏忽，还叫小组的同志都跟着受连累，那怎么行？现在大家正在赶工的劲头上，为了赶上英国，哪是在做工？硬是在抬火，在打仗。大家正准备提前完成任务，却偏偏来了这一手。一返工就要耽误好几天，这不是在大家的热劲上浇一大盆冷水？过去大家一致说我干活是个好角色，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故，我这脸往哪里搁呀？……

为了一块砖，返工这么多，影响这么大，那又何必呢？这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砖、一条小小的裂缝，而且又在火道里边，外面看不出来。检查员都验收过了，下次留神点就是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轻松了一些。吃饭的时候到了，我把衣服往身上一披，向跳板上走去，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吃饭时，我恰巧端了一个破碗，上面有一条裂缝。于是主火道的那块裂缝砖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里一阵紧张，饭也吃不下去了。想到将来炉子的事故，不返工总是块心病。要返工就趁早，这会儿还有法挽救；要是炉子砌好了，那就更麻烦了。到那时候呀，只要闷声不响，也许能把这块心病带进棺材里去。……不行，不能这样！返工，也许得四五天。但是一座焦炉至少要用六十年，能

为了这几天工夫耽误了这几十年的事？省委书记说：“高炉、焦炉，这是国家的命根子。”如今，岂能眼看着命根子断送在我手上？

过去我在东北时，因为保证质量好，曾出席过辽宁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这是党给我的光荣，我要爱护它。今天更要发扬这个光荣，不能给党丢脸。……于是，我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告诉了党小组长，他马上支持我返工。小组内的同志们知道了，也都表示支援我返工。我找检查员吴相安同志，告诉他我们砌的墙内有一块断砖。开初他不相信，他下去用手电筒一块块砖照着看，也没有发现，爬上来对我说：“老孟，不要开玩笑，哪来这么回事？”我笑了笑，和他一起下去检查，在第八层那块砖上，用木槌子敲了一下，让裂纹更现一些。老吴看了，脸色顿时变白了。我赶快安慰他：“不要紧，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今晚返工，决不让一块坏砖影响我们的质量，缩短炉子的寿命。”老吴一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讲：“你真是一个好同志，好工人，咱们筑炉公司重视质量可真做到家了！”

下午五点，我们全组四个同志就动手干起来。炉体是用异形砖砌成的，一块扣一块，用灰浆贴得紧紧的，就象生铁一样。每拆一块砖，都得用铁钎去撬；这是个既艰难而又细心的工作。看到自己亲手砌的这样牢固的墙，现在一块块拆掉，心里怪痛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真是

“一顆老鼠屎，攪壞一鍋湯”，为了炉子的質量更好，非拆不可。三月的夜晚还是很冷的，可是我們五个人都穿着单衣干活，还是满头大汗。这时，来支援的同志，也投入了战斗，直拆到九点才完。当我们开始砌磚的时候，重重的困难又摆在我們的前面了；二十几层的异形磚要一块一块的嵌进去；磚与磚之間的縫又不能大于一个毫米，也不能小于一个毫米，又要灰漿饱满，……然而，这些困难在我們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焦炉早日建成，为了它的質量，再大的困难也要向我們投降。

天亮了，当我们砌完最后一块磚的时候，好象放下了千斤重担，每个人都感到愉快。这样艰巨的返工，终于在大家的支持下抢出来了，一点也沒有耽誤工期。

“我还能干几年”

筑炉公司材料员 何亮卿

现在，不管是平时还是星期天，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当你走进筑炉公司耐火厂的大院时，总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中等身材、精神焕发的老工人，在一群青年小伙子中间穿来穿去，一边干活一边指点他们，好象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一样。这是谁？这就是我们的老工长姜允朝同志。他平时谈话好称自己是老头，因此，别人也就习惯地叫他老姜头。

提起工长老姜头，谁都会自然地想起他退休又回队的一段故事。

一九五八年春天，正当全国人民鼓足干劲、乘风破浪争上游的时候，武钢工地沸腾起来了。筑炉公司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跃进高潮，日以继夜闹得热火朝天。老姜头把这些事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这下可以更好地为党为人民的建设事业大干一场了。谁知道，正在紧张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组织上决定要他退休。这个决定，对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的老姜头来说，很感到意外。

他馬上去找工地黨支書，說什麼也不願回家坐着吃閑飯。支書再三的勸他，他也不答應。後來支書說這是黨的決定，這句話起了作用。因為老姜頭是一個好黨員，他從來就沒有違背過黨的話。黨要他退休養老，他只好服從黨的決定。他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放下干過幾十年的烟囪活兒，告別了親熱的同志，離開了心愛的工地。

工地上有他的同志和徒弟接班，活兒干得和他在現場時一樣出色。國家每月給他七十多元的養老金，够他老兩口子吃用，一切都不用他操心。這種幸福的生活，在舊社會里哪有他的份兒。他深深地感激黨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他見人就說：“這幸福是黨給我的。”

可是，在家住了兩天，老姜頭就有些厭煩起來了。他覺得兩手空空的，好象失去一件什麼寶貝一樣，坐立不安。這兩天比過兩年還要長。他走出屋來，恰恰碰到隊里下班回來的同志，他們的臉又黑又瘦，無疑是熬夜了，但他們還是有說有笑，老遠就向老姜頭打招呼。他走到江邊，江邊碼頭也好像變了樣，比大前天繁忙多了。新來了很多的女裝卸工人，她們干起活來與男子并無兩樣。他走到哪里，覺得哪里都是一片沸騰。他自言自語道：“老姜頭，你好清閑自在啊！”他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了，決定明天就回工地。

老姜頭回到家，一進門就沖口告訴老伴說他要回工地去。沒想到為這事老兩口竟吵起嘴來：

“这么大岁数了，还干什么活呢？”

“你叫我在家里干急死！”

“怕没活干，就卖点香烟糖果啥的，……”

“什么？要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咱们就回老家去住吧。”

“你一个人回去！我……我离不开工地！”

气上无好言，老姜头从来没有和老伴高声说过话，这回真给她惹火了。邻居被这一闹惊动了，都来给他俩劝解，好一会工夫才把他俩劝和了。

这夜，老姜头一直没合眼，等到天一亮，就独自跑到工地，等着党支部书记来好要活干。快上班了，他看见党支部书记来了，就上前一把拉住他。党支部书记关切地微笑着说：

“老姜头，今天有工夫来这儿玩，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息？”

“我舍不得工地。”

“呵，那你去看看你那些徒弟也好，他们都很惦记着你。”

“不行！我要干活……”

“噢，你是为这事来找我的？”

“嗯，我还能干几年！”

“你不听党的话了？”

“党也不能叫我不干活呀！我还能为人民做点事，党就答应我吧。”

“組織上为了照顧你的身体，怕你岁数太大了，爬烟囱会出事故。”

“让我干点别的也行，比如說看現場，收廢料，燒开水……都行，总比悶在家里强。”

党支书看見老姜头这样恳切，只好答应了他。党委为了照顧他，調他到耐火厂担任工长。老姜头对“工长”这个职务不感兴趣，总觉得沒有干具体活痛快，但这是党的决定，他二话沒說，就欢欢喜喜地跑到厂里去了。

老姜头到了厂里，干起活来劲头更大了。那时正是施工最緊張的阶段，老姜头和年輕人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假日、星期天，一天到晚地忙个不停。同志們怕他累了，要他休息，他总是不同意地說：“嘿嘿，干活的好事你尽往自己身上堆呀！”

劳动成了老姜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見到人还是那样一句話：“这幸福是党給我的。”可他所說的“幸福”，意思不是过安逸的生活，而是說党給了他劳动的权利。

我当上了筑炉工

筑炉公司工人 涂芳梅

我是湖北汉阳县一个农村姑娘。在旧社会里，我的家乡和全国所有农村一样的贫穷和落后。在我八岁那年，家乡得到解放，我们才重见天日。我的家是八口人的大家庭。父亲现在是汉阳柏林人民公社党支部副书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钢有人到我们家乡去招徒工。我心想，到武钢工作该多好啊！以前，我就常常听人家说，武钢如何如何好，心里就想到武钢去，可是总没有机会；现在有人来招徒工，不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么？于是，我便找爸爸商量：

“爸爸，我要到武钢当学徒去。”

“你这小伢，也想去建设武钢？”爸爸望着我，笑了笑说。他好象不相信我的决心似的。

“是的，爸爸。”我肯定地回答。

“好吧，你愿意去就去吧！”听爸爸这样说，我喜得跳了起来。

临走时，爸爸还嘱咐我要好好劳动，好好学习，当个

好工人。

来到武钢后，我心里可高兴极了，整天蹦蹦唱唱的，觉得自己翻了身，现在又在世界上闻名的工厂里工作，真喜得连睡觉都笑起来。看见别人搞电焊，戴着面罩，弧光四处飞溅，顶有意思的，我就想当一个女电焊工；看见别人看机器，马达嗡嗡直响，我也想学开机器；……总之，看见别人做什么，我心里就想做什么，恨不得所有的机器，自己都能够学会。在集中学习的时候，我就天天盼望着：快点把我分配下去吧，参加劳动，学习技术该多好呀。

学习结束后，我就被分配到筑炉三队当学徒。当时同我一起分配到三队当学徒的还有五个女同志。开始，我们都不晓得筑炉是搞么事；后来，工会主席带我们到工地参观，我们才晓得筑炉就是砌砖的。当我一晓得筑炉就是“泥巴匠”时，心里就象寒潮到来一样，身上冷了半截，先前那股兴奋，一时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想，自古以来，哪有女孩子当“泥巴匠”的事呢？“泥巴匠”，光是这个名儿就够给人嘲笑的了，何况整天和砖头打交道，没有什么技术可学。我到这里来，是想学车工、学电焊的。谁知碰上个“泥巴匠”。我越想越气，回到寝室里，倒在床上哭起来了。

当时，其他五个姐妹，也与我一样，都不愿意学筑炉。我们便整天在寝室里哭，不上班，闹着要回家去种田。我们还编出这样一首快板：

說武鋼，道武鋼，
來到武鋼一片大希望。
心中想把機器學，
誰知碰上“泥巴匠”。

团支部朱書記看見我們這樣胡鬧，便經常找我們談話，從各方面來启发我們，教育我們，給我們說明筑爐的重要。他說：“你們說筑爐不重要，沒有筑爐，怎么會有鋼鐵、車床、電焊呢？……”黨支部林書記也找我們談過話，關懷我們，問寒問暖的，使我們很過意不去。

這麼一來，我的思想可漸漸動起來了。心里想，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如果誰也不願意當筑爐工，那麼鋼鐵從哪里出來呢？……我反復地想着，經過兩天兩夜的思想鬥爭，終於想通了一些。第三天我便邀了幾位姐妹，一同上班。當時，正是大煉鋼鐵的時候，同志們的干劲很大。看見別人為祖國日夜不停地勞動着，自己卻睡在寢室里幾天不上班，我心里真感到慚愧。

爸爸知道我思想不對頭，就寫信來勸我要聽黨的話，他說：“芳梅，你要記住，沒有黨，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生活；你怎么不好好聽黨的話呢？要好好勞動，學習技術，做個好孩子。……”看完爸爸這封信后，我心里更難過了。幾年來，黨不但給我帶來了有吃有穿的幸福生活，我到这里后，黨又給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發給我新衣服、

新棉被；林書記、朱書記，經常又犧牲休息時間，找我談話，耐心地教育我。想到這些，我不禁緊緊握住爸爸寫來的信說：“爸爸，我錯了。”我偷偷地哭起來了。

第二天，我心里很沉悶，好象有什麼東西壓在心里似的。後來找了朱書記，把自己的思想變化告訴他。我一邊說着，一邊不自覺地流起淚來。朱書記看見我這樣難過，便安慰我，鼓勵我以後好好勞動，好好學習，用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團對自己的關懷，並要我帶動其他姐妹，一起進步。他說：“你們是中國第一批女筑爐工，應該好好的干，不要辜負祖國給你們的榮譽。”

同朱書記談話以後，我心情舒暢多了。我想，在舊社會里，沒有一個女孩子當筑爐工的。但是，新中國的女孩子，毛澤東時代的女孩子，為什麼不能當筑爐工呢？以前，婦女只能在家燒飯、燒菜、帶孩子；但是現在已經有了第一批女航空員，第一批女拖拉機手，第一批女……我們為什麼不能當第一批女筑爐工，為第二批，第三批女筑爐工開辟道路呢？我越想越覺得有道理，越想越覺得高興，以前那股悶氣不知飛到哪裡去了。我想，黨考慮問題總比我們全面得多，聽黨的話是不會錯的。當天下午，正碰上卸火車，我盡自己的力量去干，干得滿頭大汗，手指也被磨破了。同志們勸我休息，我也不肯。我想，這幾天來，我給黨帶來的損失太大了，如果還不好好地干，怎麼對得起黨呢？有些同志看見我今天情緒这么好，勞動这么賣

力，都笑着說：“小涂今天變樣了。”

從此以後，我真的變樣了。我經常在想，要為黨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來。每天下班回來，我雖然已經很累，也不願休息。有時看見廚房的同志忙不過來，我便主動地幫助他們收拾碗筷，抹桌掃地；看見同志們的髒衣服留在寢室里，我便幫助他們洗；有些姐妹思想還搞不通，我便經常與她們談心，把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講給她們聽；並經常邀請她們參加文娛宣傳活動，使她們心情舒暢，受到教育。

當時，林書記、朱書記仍然經常到我們寢室來，同我們談話，關懷我們；看見我們有一點一滴好的表現，就及時的表揚、鼓勵；一發現我們有什麼不夠的地方，就耐心地幫助。老師傅也經常到我們寢室里來閑談，把他們過去當學徒的情況講給我們聽。聽到他們當學徒時的悲慘遭遇，想想自己現在當學徒的幸福生活，我們都感動得流起眼淚來了。

在黨團的耐心教育下，其他姐妹也與我一樣，思想漸漸安定下來了。我們都作出保證，要把築爐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要當好第一批女築爐工。不久，我們就分配到小組拜師學藝。開始，鏟子不會掌，磚也拿不起。男同志用一隻手就能輕輕地把磚提起來，可我們就不行，特別是銘鏤磚，非兩隻手提不可。有些男同志开玩笑說：“姑娘們的手只會拿針拿線，拿磚是不行的。”我想臂力是可以

鍛煉出來的，便不服輸地回答說：“過一些時候，就會同你們一樣。”

在師傅們的指導下，我們練習砌磚了。開始，我們總是砌不好，不是砌歪了，就是灰縫過大；轉彎抹角的地方不知怎樣砌法。現在才開始感到，要掌握築爐技術是多麼不容易呀！但我下定決心，無論有多大的困難，都要把它學會。每次實習，我非常認真，衣服、鞋子，甚至臉上、頭髮上都沾滿了泥灰。下班回來，就抓紧时间，復習理論筆記，把一些技術問題弄清楚。有時，在睡覺前，我還與姐妹們一起，用手掌當磚頭，伏在棉被上練習砌磚，往往為練習砌磚或討論技術問題而忘記了睡覺。

師傅們對我們的指導很耐心，問什麼答什麼，不會操作，就把着手教我們。經過一個多月的勤學苦練，我們終於學會砌磚了。今年三月，我們都參加了一座小型平爐的修建工程。看見修建起來的平爐，有我們自己親手砌的磚；想到奔流的鋼水，有我們的一份勞動，心里都感到十分愉快，都為自己真正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女築爐工而自豪。為了紀念我們參加修建平爐工程，表達我們激動的心情，我們唱出了這樣一首歌：

我當上了築爐工，
鋼鐵戰線逞英雄，
右手拿起桃形縫，

左手拿起耐火磚。
今天我在爐上，
明天就是萬噸。

今年四月，我們隊里評選先進生產者的時候，我被選為優秀徒工，出席了總公司的優秀徒工代表大會。我這顆激動的心久久不能平靜下來。我連夜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告訴了爸爸，爸爸可高興極了！他馬上給我回信，向我祝賀，並且反復地叫我戒驕戒躁，繼續努力。爸爸的話是很對的，我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如果沒有黨、團和老師傅的教育與幫助，我怎麼會有這一些好表現呢？現在我只是一個徒工，許多築爐技術我還不能掌握。今後我一定與姐妹們一起，永遠聽黨的話，努力學習，積極工作，當好新中國第一批女築爐工。

千里长空送器材

馬国昌

七月二十九日早晨三时，正是夜深人静，人们都睡得甜丝丝的时候，一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巨型运输机，经过两天一夜的连续飞行，在汉口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们一下飞机，立刻受到了武钢派来的工人代表们热烈的欢迎。

同志！你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在大跃进中，武钢工人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武钢今年‘九·一’就要出焦，‘十·一’就要出铁。”这个消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心。

工人们日夜地苦干着，要把出焦的时间提前到八月上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自动化的皮带运输机上，还缺一个减速器，没有这玩艺儿，煤就运不上去，炼焦炉就不能炼出焦来。这个减速器是哈尔滨的产品，因为黄河涨水，黄河铁桥出了毛病，火车不通了，不能及时运到。要从水路上运吧，最少得七天。有的工人急得直跺脚；有的工人说：“如果这个减速器能长个翅膀飞来，该有多好！”

減速器果然長了翅膀！當空軍部隊知道這件事情後，決定派 5112 號飛機去支援。提起這 5112 號飛機，可真有點名氣，機長、飛行員、領航員等，都是勇敢的戰士。幾年來，他們飛遍了全國各地。他們在長江泛濫時空投過防汛器材和糧食、帳篷；他們在黃河上游炸過冰壩；他們在河南水災區空投過救災物資；他們在受了雪災的青海里果洛區為藏、回兄弟民族空投過牛羊的飼料和糧食用品；他們在東北和西南航測過森林和礦藏；他們從北京到廣州運送過和平的朋友。他們為搶救災民、支援祖國建設、保衛和平事業立下了不小的功勞；特別是他們曾經不顧天險，飛行在青、康、藏高原上，突破了美蔣所驚嘆的“空中禁區”，勝利飛到了拉薩，开辟了北京——拉薩的航綫，到达了世界上第一个高原機場；紧接着他們又穿过了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飛到了印度，开辟了中印國際航綫，創造了歷史奇蹟。如今他們越飛翅膀越硬了，他們不僅白天能飛，夜里也能飛；不僅晴天能飛，而且在風里雨里任何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也能飛行。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當他們接受了為武鋼運器材的任務時，全機組的戰士們都堅決表示：“武鋼的兄弟們放心吧！我們一定日夜兼程，把器材迅速地運來！”

減速器就要裝上飛機了，可是困難也來了。減速器這玩藝兒又高又大又重，超过了飛機的載重量，就是能裝進飛機去，也運不走呀！這可怎麼辦？這困難沒難倒我

們的战士，他們立即采取了減少油量、分段飛行、分段裝油的辦法。

器材裝上了飛機，誰知飛機剛起飛不久，就遇上了風雨。烏雲滿天，巨風呼呼，大雨沖打機面，高空的側風吹刮得飛機上下顛簸，但全機同志同心合力，穿過密密的雲層，始終保持了正確的航線。下午五點三十分安全地在瀋陽落地，他們迅速地加了油，吃了晚飯，在七點十四分，又從瀋陽起飛了。

這時天已黑了，風雨也停了，在航線上是萬里無雲，月色皎潔，深藍色的夜空映襯着滿天的星斗。戰士們飛過了綠坦坦、霧茫茫的松遼大平原，越過了地面上星羅棋布的工廠、農莊、城市……越過了古老的長城，一過山海關，進入了一望無邊的華北大平原。啊！真美呀！真使人心情舒暢呀！駕着長風，趁着月光，遙遙望去，我們可愛的首都北京、天津和唐山等幾個大工業城市，接連連，紅光一片。在那里有我們的毛主席，有我們無數的工人、農民在夜以繼日地大躍進。這些情景鼓舞着空中的戰士們奮勇地前進！

半夜十一時整，飛機安全地降落在山東某一個機場里。機場的同志們就飛快地給飛機加了油，炊事員同志們聽說這一架飛機是支援武鋼的，半夜里爬起來，給他們做了頂好的夜餐，深更半夜的不知在哪里弄了許多汽水和冰棒給飛行員吃。這頓飯真是丰美。

正要起飞，想不到指揮室突然下令：“停止起飞。”

一会，机场的調度員气喘喘地跑来了：“报告机长同志，前面的航綫上，出現雷雨，天气險惡，不能再飞。”

飛行員們一听，都急得火了。机械师楊兴泰急得向調度員說：“我們这个机組是‘全天候’机組，什么天气也能飞！”

調度員說：“我知道！可是不能違犯空中的紀律呀，在前面不是一般的雷雨呀！按气象員同志的报告，在前面的大黑云团里，有极危險的巨雷閃电，飞机卷进去，不管你技术多好，也会机毀人亡，不能走呀！”

这怎么行？战士们想到武鋼工人兄弟們在眼巴巴地望着这部器材，越想越着急，竟和調度員泡起“磨菇”来。

机长韓兴华說：“同志！你知道我們运的是什么嗎？”

調度員說：“我知道是咱們武鋼用的，我比你們还急呀！……”說着他也为飛行員們作起难来。

还是領航員万先庵有板眼，他說，我們改变航綫，躲过雷电，繞道飞行，这不是很好嗎？这个計劃上級終于批准了。同志們都高兴得跳起来。

深夜零点整，一顆綠色信号彈划破了黑色的夜空，把飞机送到了天上，5112号机又开始艰險的飞行了。

飞机在三千公尺的高空，飞行了十多分鐘，天空中突然赶来了团团黑云，刹時間，雷声隆隆，电光閃閃，飞机被风雨打得顛顛滾滾。机长命令：“躲过雷雨，轉道南下。”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这緊張的時刻，飛機完全進入了“盲目飛行”。飛行員緊握操縱杆，兩眼死盯着儀表；領航員以最快的速度在地圖上計算新的航線；通訊員“滴滴答答”緊張地發着電報和地面聯繫；機械師在倉前倉后沉着地檢查機件，保證安全飛行。

向南飛，一直向南飛！繞過高山，躲過雷雨，航線上所有的地面電台，都以極其關切的心情，引導着這架飛機前進。穿過兩層雲，跨出大別山，到處是晴和的夜空，一切危險都過去了，飛機安詳地降低了高度，進入了武漢地區。到了！可到了！你看，武漢三鎮，長江大橋，武鋼工地，都一一顯露在眼前。5112號機按時降落了。

天大亮了，燦爛的陽光，照得長江金光閃閃，武鋼的工人兄弟們，熱情地把5112號飛機的空軍戰士們，接到了武鋼來作客。

在高高的自動運煤機的懸空通廊里，架工和鉗工們正在緊張地安裝着剛由飛機運來的這個巨大的減速器，煉焦廠馬上就投入生產了。工人們看到飛行員們走到了自己的跟前，高興地伸出油膩膩的大手和他們親切地緊握着，幸福地擁抱着，眼里含着淚花地笑着……這是多么動人心弦的會見啊！

鉗工組長關鐵超同志，拉着機長的手說：“多虧有你們呀！”機長親切地說：“武鋼是我們自己的工業基地，建設它是我們大家的事呀！”

焦炉上的凱歌

机装公司工会宣傳干事 糜恭劍

“搶到出鉄前面了！”

“搶到出鉄前面了！”……

焦炉上沸騰的欢呼声，揭开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黎明的序幕。剛剛安装好的二号焦炉，吐出了熾热的火舌，百米高的烟囱頂端，升起了縷縷烟霧。經過机装工人昼夜苦战，二号焦炉終于用六天半的时间又一次創造了安装新纪录，提前烘炉了！送喜报的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凱歌，欢呼声震动整个工地，响彻云霄。

在这欢呼的时刻，人們沒有忘記施工前那段艰苦的历程。

全国大办鋼鉄的浪潮汹涌澎湃而来，形势逼得二号焦炉不得不立即施工。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緒，为了支援高炉提前出鉄，架工又給抽走了一个組……。党委会开会討論二号焦炉施工問題。当韓副總經理提出希望五号上馬时，耿支书就惊住了。他想：現在离五号只有三天，

怎么来得及呢？正想把困难摊出来让领导考虑，却不料没等他开口，话题已转向高炉系统工程了。韩副总经理问三队王支书：“水泵站的安装任务能按期完成吗？”

“我们保证提前！”王支书坚定地回答。

“很好！”韩副总经理用赞扬的眼光看了看王支书。

耿支书听了王支书的回答，又望着坑上一号焦炉提前建成的喜报，呆呆地出神，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耿支书从党委会出来，太阳已经偏西，心里焦虑得象压着一块石头。他想：一〇七〇万吨钢，是全党全民的任务。难道就因为自己这点小困难，眼看着钢铁“元帅”饿肚子吗？显然不能！然而他又想到设备在现场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东一堆，西一堆，需要往返倒运；场地还没有“回填”；施工力量还没有组织……，真是千头万绪。可是他又想到一号焦炉经过群众多次讨论，工期从四十五天缩短到二十五天、十五天，结果只花了九天半时间就完成了。他不禁自言自语道：“一号焦炉安装时，施工机械不足，人手生疏，技术力量单薄……种种困难都克服了。难道说今天反倒走起下坡路来了不成？”于是他暗暗责备自己：“老耿啊，老耿！你不是常常教育大家要反对保守，要做促进派吗？今天你倒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应该向困难斗争！……”这时，他象获得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紧握着鼓满青筋的拳头，不觉脱口喊出声来：“困难，你休想占住上风！”步伐也加快了。

可是，困难并不是那样容易被击退的。“怎么办呢？”耿支书又犹豫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去马上行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去冲破困难！”当耿支书把解决困难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的时候，担子好象轻了一大半，于是他愉快地向焦化工地走去。

听到二号焦炉提前上马的消息，支委们又兴奋又耽心。这时林经理（党委委员）也赶到了二队。于是耿支书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林经理见支书思想通了，便问姚队长：“老姚，你呢？”

“为一〇七〇万吨出力，还有啥不通哩！”

“哈哈……老姚这‘一〇七〇’倒背得挺熟啊！”支委康龙保笑过一阵后打趣地说。

“那就分头准备，马上行动！”工人出身的工长李维德（支委）着急地催促。

林经理见支委们思想已经统一了，紧张的心情才稍许松了一些。于是郑重地说：“那么，就先开个干部会吧，一方面统一一下思想，另一方面也好让大家出些主意。至于施工机械不够，公司帮助解决。”

在干部会上，耿支书要求技职干部对二号焦炉施工问题提些意见和办法，但回答的却是惊诧怀疑的目光和嘤嘤喳喳的声音。耿支书早就估计到，所以他沉着的等待大家酝酿。但一分、二分……五分钟过去了，耿支书见大家还不发表意见，心里不禁暗暗着急，只得掏出一支烟

卷抽起来，緩和一下緊張的空氣。其實，他哪里還有心思顧得上抽煙呢。

“我談談，”架工羅工長晃着腦袋為難地說：“時間這麼緊，担子這麼重，別說五號，十號上得了馬就算好的了！”

“怎麼，又被困難吓倒啦？五號上馬，我知道是有些困難的，那麼六號呢？”耿支書問。

“不行，也不行！”羅工長連連搖頭。接着和小李、老周等交頭低語了一陣子，便又提高嗓子說：“抓緊點，十號左右上馬還差不多。”

說起羅工長，耿支書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是個有經驗的老架工，年紀已經五十多了。南征北戰，從鞍鋼到本溪，在他手里不知干過多少個大小焦爐的安裝工程了。哪一套焦爐有多少零件，哪類焦爐需幾天準備、幾天安裝，他都摸得熟透。記得一號焦爐突擊安裝時，開頭他也曾有點保守思想。但後來思想通了，信心足了，還提出了改進施工程序的倡議，使躍進計劃提前五天半完成。還有，羅工長無論干哪一項工程，都是穩重可靠，從不冒失。所以耿支書平時對他很欽佩。今天出現了這種情況，耿支書並不感到奇怪。他想，羅工長所以這樣沒有信心，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安裝一號焦爐時，足足做了兩三個月的準備。那時，一號焦爐是重點項目，兄弟單位都盡一切可能來支援它。可是現在呢？不但準備時間短促，而且重點工程是一號高爐，不但沒有別的单位來支援，反而還

抽出了一个架工組支援高炉工程去了。这都是明摆着的困难。耿支书摸透了罗工长的心思，就反問他一句：“你还記得一号焦炉是怎么干过来的嗎？”

“那是什么时候，那时的条件多好哇！这次可不比上次啊！”

會議沉默了。大家都在焦急地考慮着。

耿支书深深理解大家所以信心不足的沉重心情。但当他想到从党委会出来，路过高炉工地所見到的一片沸騰景象时，就又兴奋又焦急。鉄水奔流的日子近在眉睫，高炉的粮食——焦炭，必須要有足够的儲备啊！单凭一号焦炉的焦炭来供应一号高炉是远远跟不上需要的，何况还要支援各地的小高炉呢！可是，光着急又有什么用呢？还是赶快跟群众商量。于是他就和林經理研究了一下，然后对大家說：“現在先把任务向大家交待一下，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馬上开群众大会，和群众一道討論。”

紧急“命令”从广播器中傳出去，不多一会，工人便都迅速地集中到工棚里来了。听說是紧急會議，大家都預料到一定又是什么紧急任务要下达了，个个都精神奕奕。姚队长从人群中站起来，宣布二号焦炉提前施工的消息。工人們看着他那信賴群众、充滿信心的神情，听着他那坚定果断的語言，心里热的象火燒一般，等他的話音一落，全場顿时就喧嚷了起来。小伙子个个喜的手舞足蹈，高喊：“干啊，干啊！”老鉗工也高兴的摩拳擦掌……

可就在这欢腾的片刻，不知是誰着急的說：“那么多的設備，三天能准备好嗎？除非有天大的本領！”又有人說：“二号炉不比一号炉好干。”还有人說：“有一号炉的經驗，二号炉肯定沒問題。”大家紛紛議論开了。

“架工活最多，人不够使，咋办？我看有困难。”架工組长孙业山耽心架工少了会拖鉗工的后腿，急的直搓手，站起来发了言。罗工长也在旁边暗暗点头，心想：“可見不是我老罗一个人說不行哪。……”他正准备发言时，忽見鉗工組长孟尚云猛地站起来說：“人少怕什么！我們小組协助安装輕便軌，提高工效。”

“人少怕什么！我老头儿也可以頂上半个人哩。……”人丛中一位身材魁梧、白发蒼蒼、滿面皺紋的老工人站起来激动地說。

孙业山見是同小組干过活的“老黃忠”——黃荣，不觉惊呆了。他想：一个快退休的人，却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要求“战斗”，而自己光叫困难。他頓時感到臉上热辣辣的。这时，全場的人的眼光都投向“老黃忠”，有的人对他翹起了大拇指，意思是說：真不愧为“老黃忠”啊！

罗工长見这情景，剛要出口的話又收回去了，暗暗反問了自己一句：“我老罗又犯了保守啦？”

原来架工黃荣是机装公司数一数二的“老将”，領導上为了照顧他，調动他的工作。經過再三动員，他才离开架工組，看仓库去了。現在他竟要求出馬上陣，使耿支书

深深感到：群众中該蘊藏了多么大的力量啊！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于是他站起来讲话了。他首先讲了二号焦炉提前施工的政治意义，最后说：“大家有冲天的干劲，无穷的智慧，我相信一切困难的包围圈都是可以冲破的！我们现在立即上马，连夜突击吧！”但耿支书考虑到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通，因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目前有个别同志思想可能还不通，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可以边行动边讨论嘛！”说完，便把目光向罗工长和孙业山扫视了一下。罗工长和孙业山觉察到自己已经落到大伙儿的后面了。特别是罗工长，他的脑子被耿支书这一眼搅得翻腾起来了。他想：“我的思想怎么又跟不上党的要求呢？”

会散了。

“耿支书，吃饭去吧！”姚队长见耿支书双手托着下颚在想什么，走过来问。

“吃饭？”提起吃饭，不禁使他一怔，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是早晨一路啃着两个冷馒头，走十几里路赶去参加党委会，接着又赶回来开了支委会、干部会和群众会，肚子已经饿过了劲，也就不觉得饿了。现在经姚队长这一提，才感到肚子确实饿，可是有些问题需要立即解决的：大片的回填土怎么办？几个电工，既要安装照明用电，又要架设施工用电，劳动力如何组织……他便说：“老姚，咱们先别忙吃饭，还是先研究解决回填土和照明问题，好让工人们

吃完晚飯，就開始干。”

“那我就去找二公司經理商量一下。”姚隊長說完，站起身來便走。耿支書連連招手：“電工，電工，”意思是叫姚隊長回來商量電工安裝照明問題。姚隊長沒聽着，電工師傅張文芳、李文斌卻聽到了。他們背着工具袋，急忙從二號焦爐那邊折轉回來，說：

“耿支書，我們想，電工不夠用，趁大伙吃飯的時候，我們先把照明都安裝好。大伙吃完飯就可以運料。這樣我們就不用借人啦。”

“啊！是你們。”耿支書驚訝地說，接着就夸奖了一句：“你們的心眼兒多靈啊！”

老張和小李腼腆地笑了。

“這樣干行嗎？你們倆不餓嗎？”耿支書關切地問。

“保證！”老張和小李文不對題地回答，“我們決不拉後腿！”

耿支書滿意地點點頭，深深感到有了群眾就有了力量。想到自己在黨委開會時的那副窘迫相，不禁好笑起來。

太陽偷偷溜進了西山。秋天的涼風拂過人們的臉頰，涼爽爽的。夜降臨了。整個武鋼燃起了珍珠般的燈火，二號焦爐上的探照燈更是亮的耀眼，照得工地如同白晝一樣。“嗨喲”、“嗨喲”，川流不息的挑土工人，正在洼地上展開戰鬥。機裝工人已全部武裝好，準備大顯身手。

倒料开始了。

耿支书一到工地，只見在輝煌如昼的灯光中，工人們正干的热火朝天：二公司張經理亲自領着民工墊回填土，眼看場地快平整了，孟尙云鉗工小組奋勇突击輕便軌道；四台蒸汽吊出現在临时軌道上，伸着那巨人般的鉄臂左右摆动；支柱、保护板象走馬灯似的在半空中串动；架工因为人少，忙的喘不过气来；“老黄忠”在来回跳馬灯；架工罗工长打着旗哨，累的满头大汗；鉗工、架工、鉗工、电玉……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耿支书見此情况，忙湊上去。他虽然心灵手快，善于“挑工种”，善于找活儿干，可还是免不了到处“碰壁”。这儿說：“有我們就行了。”那儿說：“耿支书，很晚了，你該回去休息了吧。”可是在这緊張的战斗里，耿支书哪肯离开火綫？他走到工地的每个角落，关照工人們輪班休息。

准备工作进行了三个昼夜，在最后一刻，罗工长气喘呼呼的跑来喊耿支书：“耿支书，耿支书，任务……”由于过度兴奋，跑的又急，罗工长差一点說不上来了。

“怎么？又有什么困难了？”耿支书知道任务快完成了，故意打趣地問。

“真沒想到……唉！我又犯了保守啦！”罗工长激动而又慚愧地說。

“是啊，沒想到会掉队吧，就是它呀！”耿支书拍拍脑袋說。“我也有一陣子給保守思想迷住了呢！”說完，便大

声地笑了。

罗工长也会意地憨直地笑了，接着便说：“没想到大伙儿一起来，干劲就这么大。看到大伙儿这股热乎劲，孙业山也思想开了窍。先前，他也和我一样‘这困难’‘那不行’的，可现在他还订出保证，要巧干、苦干，提前完成任务哩！”说到这里，罗工长停了停，又要求的说：“我看我们还是‘趁热打铁’，一准备停当，就马上动手安装吧。”

“好哇，老罗，”耿支书大声说，“你说的对，‘趁热打铁’！”然后关切的叮嘱罗工长：“干是干，可要注意大伙的身子啊！”罗工长走后，耿支书还久久地望着他那铁铸般的背影，结结实实地说了一句：“老罗可是个好样的。”

太阳一次又一次地出没在辉煌的灯火里。这天夜里，当东方升起镰刀式的月牙时，三大件（炉体设备主体）的吊装工程已快进入尾声，这是最火热的时候。“走线滑车”不知疲倦地在炉顶上空来回奔跑；架工汗流浹背；钳工挥着大扳手，眼睛眨也不眨地撑着螺丝，谁也不甘落后。夜餐送来了，可谁也没去理睬。支书、队长、工会主席只好三番两次动员：“同志们，休息吃顿饭吧！”可他们总是这么回答：“时间就是钢，分秒必争啊！”是的，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工作和钢连在一起。完成二号焦炉的安装将不是九天，而是比九天更短的时间了。群众的劲头更加沸腾起来了，怎么样才能使大家既干的好，又吃的好，休息的好呢？几天来，耿支书的脑子又被这样一个新

的問題占住了。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緊張的时候，关心群众的生活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來說就更加显得重要了。所以几天来，耿支书对群众的吃飯、休息、睡覺等等問題特別关心，考虑的特別多。

今天該是最后一夜的苦战了。照理白班工人早該下班回去，脫下汗腥的衣服，洗个痛快的澡，舒舒服服的睡它一夜，明天来收尾，早晚就能点火烘炉。但不知道大伙从哪儿听来一个消息：“十三号下午一号高炉要提前出鉄了。”因此，直到工地亮起了灯火，白班工人怎么也动員不走，說非要讓二号焦炉烘炉時間搶到出鉄前面不行。真是“白班夜班一起干，安装工效翻一番”。果然不到夜半十二点鐘，“三大件”和“廢气”等設備都已安装完了，剩下的就是烘炉煤气管道最后一道关口。工人們全都收拾起工具，向鋤工那边奔去，等待通煤气、点火烘炉了。

深夜三点多鐘，“喇叭口”对上了一号焦炉的送煤气管道，电焊工开始焊接了。要搶过時間！霎时，小小的管道口閃起了两道弧光，所有的人的視線都集中到这灿烂的琼光里来，不理會弧光对眼睛的刺激。等电焊工焊完最后一节縫口的时候，鋤工抽出了“盲板”，煤气直向二号焦炉流去。

“提前烘炉了！”大家高呼着。这时候，耿支书舒坦地吸了口气，意味深长地說：“時間，你又落在后面了！”罗工长也咧着合不攏的嘴笑了……。

高炉工地一昼夜

曹葆銘

一号高炉基础澆灌的那天，万里晴空，烈日高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在攪拌厂和工地两处，集中了二百多台机具和車輛，集中了近千人。福利科的同志专门在工地上供应糖精和香料配制的冷飲。搞宣傳鼓动工作的同志也設了个鼓动站，进行現場广播，出快报。

下午四点，指揮部一声号令，第一批插着“急”字杏黄旗的翻斗汽車，便从几里外的攪拌厂，直向高炉工地奔来。

这是个紧张的时刻，年轻的工长曾为它兴奋得一連几夜睡不好觉。請假探亲的工人曾为它提前半个月赶回了工地。苏联专家薩維斯基和康士坦諾夫，也为它不肯上庐山去歇伏。

武鋼一号高炉的基础工程，質量要求当然特別严格。澆灌的混凝土，必須一气灌成，灌成一个里面坚实外面光滑的整体，不許留任何施工縫^①。世界各国都选在初春深

^① 有些混凝土工程，因为各种原因，可以分成几次澆灌，但在两次澆灌的接头处的混凝土，总不如一次連續澆灌的密实，便形成了一道施工縫。

秋对混凝土适宜的季节里，全部机械化施工，連續澆灌五十多小时。但武鋼的建設者們却要在这暑季，在“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的暑季里，用半人工半机械的方法澆灌。据苏联专家計算，这样的热天必須在三十小时內澆灌完，才能保證优等質量；如达不到，就得炸掉重做。

很显然，在这次澆灌混凝土中，如能贏得時間，就能保證質量！能快就能好！

但是，事情开始得很不順利。头批混凝土被太阳烘得粘着車箱底板下不来，囫圇一起下来了，又将受料槽砸坏，漏口堵死，将皮带运输机压得轉不动。当时吓得年輕的工长臉都白了。这时，無論工人和干部，值班的和不值班的，都慌忙拿起鉄锹去鏟，鉄钎去通，沒有工具的便跪着用手一点一点扣，……

一个钟头过去了，澆灌的混凝土却只达到計劃数字的一半多点。当两位专家正为此事着急的时候，質量檢查員又来报告：“基坑里的混凝土开始有初凝的現象。”六十多岁的薩維斯基連忙同康士坦諾夫下到几米深的基坑去，抓起把灰漿一看，果然是这样。副總經理、党委書記和許多負責同志，这时都緊張地往返在高炉工地和攪拌厂之間，到处檢查工作，到处解決問題。

四个月的准备，全为了这三十小时的澆灌呵！平台前的紅布橫額标語也一再提醒大家：“高炉基础要打好，国家命根要扎深！”国家的任务，党的号召，使全場激动起

来了，紧急动员起来了！

头次上阵的民工在紧张中忘了将受料槽漏口的“插杠”插上，一车混凝土就要往里倒。这样倒下去，不是将受料槽漏口堵死，便是将皮带运输机砸坏，使工作立即停顿！紧急间，机械工向世远猛一下跳进受料槽，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插杠”堵住漏口，一汽车约五千多斤石子、砂子和灰浆，便向他直冲下来，连胸将他埋住，压得他头上直冒汗珠。大家连忙用力将他拔起来，他身上已有几处擦伤，但这车混凝土却均匀地落到运输机的皮带上，转运到浇灌平台去了。

第四区的八个受料槽被碰坏了五个。值班的木工怎么也忙不过来。指挥部急得去别的工地调人来修，但夜里都下班了，哪去找？应该在十二点钟接班的刘福有和郭继先两个混合工作队提前赶来了。他们一进现场就脱下了衣服，动手加垫层，做支撑，两个多小时便使五个受料槽都重新投入了生产。

这时候，白天干了一天而继续留下来的郭玉俊混凝土小组，已将槽边的民工们的操作教得相当熟练了。提前八小时上班的曲元华汽车司机小组，也想出了在车箱底板上铺层竹子的办法，使混凝土在光溜溜的竹子背上一下就滑车了。他们还想法将换一个轮胎的时间，由二十分钟缩短到两三分钟。……

当人们注意到皓月当空的时候，高炉工地已组织得

有秩序了。邻近的热电站的烟囱上的几盏红灯和焦化工地正在修建的两根烟囱顶上的灯群，象几颗红宝石，象两顶珍珠串边的莲花帽，在高空光辉夺目。强烈的水银灯下的高炉工地，是一片银白，一辆辆跟着一辆的汽车灯光，则象神话中的游龙，向这里急窜过来。马上，皮带运输机将混凝土转运到平台，民工们就推着小车，跑步送到基坑上的漏斗去。平台上的六十多辆手推车，都按照一定的线路急促地转来转去，象穿梭似的。

紧张的战斗集中在基坑里。许多工人的衣服被混凝土烧破了，皮肤被烧红了。但捣固手姜其斗、朱全华为了使地脚螺丝不移动分毫而又将混凝土捣实，竟躺在混凝土上操作，身上被烧脱了皮。重庆建筑工业学院来工地实习的女学生（可惜没有问她的名字），也不顾砂子冲得肩膀疼痛，竟扛着沉重的串筒，跌跌绊绊地帮助工人铺匀混凝土。捣固手们这时紧张得什么也顾不上了，福利科的同志们便端着冰凉的饮料，一个一个地往人们嘴里送。

震坏了的震动器，就象火线上的伤员一样，不断的抬出基坑去修理，又不断地往里送，从早晨五点钟上班的钳工丘希范，觉得这样往返很浪费时间，便和他的伙伴们下到基坑去作“火线抢修”。他们八进八出基坑，一连使六十多台震动器及时地重新开动。

大家越干越兴奋，工作也越干越快。平台上的民工

們就象在农忙时节車水一样，一边推着小車直跑，一边发出了“哟嗬——嗬”“哟嗬——嗬”的高亢的呼声，并互相呼应。这吆喝，这欢呼，和各种机器的运输声織成一組劳动很和諧，也很有节奏的音乐，在深夜里傳得很远很远。两台大型混凝土攪拌机的功效提高了百分之二十。汽車往返一趟的时间，也由二十多分钟縮短到十二分钟。他們很快就將澆灌混凝土的功效提高一倍，超过了計劃指标。

是頑强的意志战胜了重重困难！是兩千人的一致行动發揮了巨大的威力！他們竟提前三小时結束了战斗，創造了二十七小时澆完高炉基坑的新紀錄！

江新河和他的小組

工业安装公司铆工 徐楚清

“伙計們，馬上就要开高炉工程調度会了，我想要求領導上把一個單項或附屬工程給我們干，大伙有信心沒有？”江新河興奮地說。

“單項？說得那麼容易。你就不摸摸小組的根底！咱們耍了幾天架工手藝？就是咱們想干，領導上也不會趾咱們攏邊。這里有的是鞍山的老手，山東的健將！”青年架工江治平有些不以為然地截住了老江的話頭。

“別那樣說吧，小江！啥事都是人干出來的。只要肯學肯鑽，我就不信干不下這個活！你還記得嗎？一年以前，你由碼頭上轉業到安裝一隊來，連高空都不敢上哩！寸步都要人前護后擁地保駕，你才敢往屋架上爬。後來，咱們在機修車間還創造了柱子吊裝的全國紀錄！只要有黨的領導和培養，天大的困難也吓不倒咱們！我這個駕了半輩子船的漁民，就是要親手干干高爐！”老實巴腳的中年架工叶立文說完這些話，引得大伙哄堂大笑起來。

“江師傅，你去開會吧！拿出魄力來，膽子放大點，勇

敢接受任务，天塌了咱们大伙撑！今天夜晚咱们等候你
开完调度会回来订规划。”

江新河听到冷承锦这坚强的声音，打心眼里就爱上了
了这个由窑匠转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和叶
师傅一样，也是个老老实实的工人，处处把吃苦放在前
面，素来就是一个说到哪里干到哪里的人。其实，全组
的人差不多都有这种坚强的性格，这怎叫老江不欢喜呢？
虽然大伙都是“半路出家”，只要了两年架工手艺，可是，
在技术上都有飞速的提高。不说别人，就拿他老江来说，
不正是突出的例子吗！

江新河很早以前就学过架工手艺，那时是在日寇的
铁蹄统治之下。父亲被资本家逼死以后，生活重担就落
到他哥一个人的身上。哥起早贪黑地在码头上顶替父亲
卖着力。他的年纪小，成天在街上捡破烂，拾煤核，补
助家用。可是一家人还是只能搅糠拌菜，饥一餐饱一顿
地过日子。他几次要去找童工做，都被妈和哥拉住了。
妈说：“新河，一家人饱在一堆，饿在一块，哪里也不让你
去！”他说：“妈，我不走远，就在这码头上找点杂工混混。”
哥说：“杂工难做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假如你
有个三长两短，我哪能对得住死了的爹？”可是江新河看
到全家人受熬煎，就越发待不住了。十四岁那年，他已长
得身强力壮。他瞒过妈和哥，由武昌乘火车跑到了株州，
正碰上株州桥梁工地招收童工，就赶忙去报了个名，在那

里干起架工来。那里尽是一些拆旧补新的桥梁活，高空作业多，又无安全设备，天天发生伤亡事故。他本想不干，可是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不干就活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刚刚上班第三天，工地出了一件盗案，一夜不见了搭架子用的木杆数百根。这一天正是江新河值夜班，有一个叫三崎的日本哨兵，看到他有点面生，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枪托就向他打去，一口赖他偷走了木杆，随手把他带进了哨兵室，先使狗咬，接着又灌盐水。幸亏一些正直的工友们挺身闯进哨兵室，揭穿了汉奸和把头勾结盗料的丑事，才算救出了江新河这条小命。

日本投降了，江新河满以为苦出了头，扬眉吐气了。谁知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家更是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汉奸、把头摇身一变，又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物价迎风涨，工资还不够自己糊口。几年来，江新河不但没有能耐攒一文钱回家，壮实的身子也拖成了一根干柴棒。

那是一个严冬腊月末，桥梁工地正在飘雪花。江新河被着一件裹身的破烂棉袄，饿着肚子，在高空坚持了十多小时的工作，顿时头晕眼花，神智迷糊，一筋斗栽到水底，受了重伤。大伙把他救上来抬到医院里，可是资本家心狠，医药费一文也不给，多亏热情的工友们东拼西凑地弄了一笔钱，才把他的伤治好。从此以后，他对天发誓说：一辈子也不干架工活。那时他不懂得受苦的根由，只

恨自己命苦，相信“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涯不满升”。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逃命，在长江下游炸沉了无数船只，梦想以此阻擋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解放不久，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征集了大批工人，打撈船舶，疏通江道。江新河兴高采烈地去报了名，进了打撈队。江新河和广大工人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当了主人，觉悟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从此，他干起活来有声有色。

武鋼开始建設时，政府动员有冶金建筑技术的工人归队。江新河听到这个消息时，担心又要干架工活，不想归队；后来被动员来了，心上的疙瘩还是解不开。

到了安装一队，一切都出乎江新河的意外。領導上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們，立刻对他們进行了三級安全教育，組織了技术理論学习；并且还安排了具体工作，讓他們早些熟悉业务。江新河这才后悔：“我怎么好歹不分？过去干架工是为别人卖命，现在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于是他消除了对当架工的顧慮。

沒过好久，領導上就要江新河当架工組长。他怕干不了，使建設受到損失。刘書記鼓励他說：“怕什么，老江，沒有办法找群众，碰到問題依靠党！”就在这年，他們小組創造了一日吊装三十二根柱子的全国紀錄！

一号高炉快要动工安装了，江新河好不高兴，他暗自捉摸：“这次我們小組如果能干他一个单項工程，提高一下技术，以后干其他高炉就不会有困难了。”可是小組的

同志誰也沒有干過這種活，他怕大伙信心不足。在小組會上聽大伙這麼一說，他非常興奮地去參加調度會。

在調度會上，江新河還未開口，黨委書記就宣布了：“江新河小組負責吊裝高爐本體……”這是最大的信任和鼓勵，又是最嚴肅的命令。江新河驚喜得幾乎蹦了起來。難怪他一散會就急着往工地跑。他要把這個振奋人心的喜訊儘快地傳給伙伴們。

這時已是數九隆冬的天氣，天寒地凍，北風呼嘯。江新河和他的小組組員不避風雨，總是早上班晚下班，舍不得離開工地。

二十四日傍晚，上白班的人早就下班回家了。江新河他們正準備走，只見一列滿載高爐構件的火車駛進了工地。公司張經理連走帶跑地趕到江新河面前，劈頭就說：“江師傅，爐缸支柱來了，連卸帶安，要求你們三天完成。”

“好，保證提前完成任務！”江新河雖這麼答應，可心裡還沒有太大的把握。他立刻把全部人馬扯上了車皮。

江新河高舉着信號旗，哨音一響，蒸汽吊車的扒杆吃力地銜起一根爐缸支柱向上空翹動。扒杆剛剛起來不到一公尺高，正要擺杆時，突然“轟隆”一聲巨響，爐缸支柱急劇地墜落在車皮上面，把車皮撞擊得直搖晃。老江吓得冷汗直流，心想：這可糟了，在這個時候千萬莫出機械事故。他急忙跑到司機台前，厲聲問道：“怎么回事？”

“閘刀吃不住！”司機緊張地回答。

这时，張經理也赶来了。他知道吊車的起重能力不够，忙說：“老江，蒸汽吊車吊不了，得想别的办法！”張經理这么一提，老江頓时恍然大悟，心里暗自埋怨：“我怎么这么糊涂？这么重的支柱，蒸汽吊車哪吃得消？”

工地上立即沉寂下来，只有蒸汽吊車“吭——嗤、吭——嗤”地喘着粗气。叶立文第一个打破了这种沉寂的空气，开了腔：“江师傅，就用塔式吊車吊吧！”

“塔式吊車哪能够得上构件的中心？要不，摆着的胡子誰又願意去安須？你看，工地上坑坑洼洼，使用塔式吊車还得填沟修路摆道木，時間不允許哪！”江新河焦急地解釋着。

“大家还是回去休息吧！考虑一下，也許能想出更好的方案来。別着急，抓鉄如抓虎，是老虎咱們也要把它抓下来！”工会主席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他看到大家已經很疲劳，就催促大家回去休息。

江新河心里象塞了一团乱麻，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了家里，进門就往床上一躺。連日来睡眠不足，真想甜甜地睡它一觉；可是心中有事，哪能睡得着。他剛要合上眼，猛然心头一惊，又翻身坐起来：“对，还是託有經驗的小組去干，以免耽誤工期。”突然，他又狠狠地在額上击了两掌，憤憤地說：“不能！黨員絕不能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炉缸支柱是高炉的一大关，这一关闖不出去，以后怎能往下干？难道我就这样辜負党的信任和培养嗎？”

时鐘敲了五下，窗子外面還沒有一絲亮光，江新河就奔到工地來了。他抬頭看看塔式吊車，又轉過頭去望望蒸汽吊車，頓時計上心頭。

雖然離上班還有兩個鐘頭，師傅們都已由四面八方涌向了工地，大家不約而同地向塔式吊車這邊奔來。大伙兒見了面，江新河馬上說：“伙計們，我想了一個辦法，……”他邊說還邊做手勢。

“是不是塔式吊車和蒸汽吊車合力抬吊？”口齒伶俐的江治平也搶着發言。

“小伙子，我們算是同一個心眼。”江新河贊揚了小江一番，接着就說：“如果塔式吊車把扒杆平直，放長滑絲，能夠鉤得上構件的一頭，另外一頭用蒸汽吊車吊就不費吹灰之力了。”

大家一致同意了，立即就行動起來。巨人般的塔式吊車的鐵臂向火車皮伸過來，蒸汽吊車在塔式吊車跟前，就象小孩站在大人跟前一樣，顯得非常矮小。江新河的指揮旗一動，哨音一響，兩台一高一矮的吊車，好象魚鷹啄魚似的銜起一根爐缸支柱。八米長的支柱微微晃動地騰空飛起。老江的心也跟着提起來。蒸汽吊車鳴笛兒聲，徐徐向前挪動幾步，就停了下來，待構件拉成水平時，又繼續往前移動。四周的人們都是一聲不響地呆呆地望着，似乎在為吊車使勁。

“好了，到地方了，松鉤！”羅師傅扶着支柱高興地喊

着。炉缸支柱慢慢下降，乖乖地落在預定的地点。这块压在老江和大伙心里的千斤石，一下搬掉了。老江感到渾身輕快，高声地喊：“干吧，伙計們！”

“看来咱們可以超額完成任务了！”大家异口同声的叫嚷着。他們采用了这个新的吊装法，仅仅只用了一天的時間，連卸帶吊安完了八根炉缸支柱，为一九五八年安裝工作开辟了通暢的道路。

炉缸支柱吊装工期提前，震动了整个高炉工地，江新河小組受到了党委的通报表揚。工人們也贊賞地說：“江新河小組敢想敢干，真有办法。”老江深深体会到这是党和同志們對他們的关怀和鼓励，干劲也就越鼓越足了。

但是，对江新河的大胆肯干，也有另外一种反映。有人說：“江新河这回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交了好运。下降管看他怎么干！”

春天过去了。三伏天的太阳，晒得高炉工地热的象盆火，燎得人們汗水直淌。高炉吊装已进入尾声，只等着吊装最难吊的构件——下降管了。下降管象两条張牙舞爪的鋼鉄巨龙。江新河小組，正在烈日的蒸烤下，緊張地准备馴服巨龙，使它們把高炉和除尘器連成一个整体。

工地四周被人們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都是来觀看這場“馴龙”的精采表演的。江新河心里砰砰直跳，不住地叮囑自己：“別慌，鎮靜点！”然后象一个久經战火考驗的指揮員一样，向大伙发布了命令：“罗师傅捆构件，保持四

十五度斜度，重心找正；叶师傅挂脚手架；小江上高炉；小冷上除尘器……起吊了！”

江新河刚刚举起信号旗，哨音还未吹响，突然背上有人击了一掌，接着听到一阵激昂的声音：“且慢！四十五度落位困难，要吊四十七度！……”说罢，这人就匆匆地走了。老江掉头一看，认出是刚由鞍钢调来的一位老架工。可是面熟人生，一时却叫不出这个师傅的姓名。心想：这人大协作的风格真好。他想赶上前去请教，可是眼下工作紧张，一秒钟也不能放过。江新河按照那个老架工的意见，重新又作了一番部署。哨音一响，第一根下降管徐徐上升，向高炉和除尘器靠近。下口栽进三叉管了，上口也接近了上升管。这时，冷承锦汗流浹背，摆准千斤顶，对着下口使劲顶。江治平站在高炉最高点，顶着烈日的蒸烤和铁板烧灼，急忙挂好链条葫芦，猛力使劲拉。这个上拉下顶的办法，解决了吊装中的关键问题。在十六小时内高炉和除尘器连成了一个整体，工效提高了一倍。

第一根下降管吊装完毕。有了这次吊装的经验，第二根下降管仅仅用了十二小时就装到了设计位置。

两条下降管牢牢地挂在高空，构成了一幅雄伟的图景。

高炉本体胜利竣工，已是九月出头，眼看出铁的日子越逼越近了。

正在这时，刘书记又给江新河小组下了一道紧急战

斗命：在三天之內安好脫水器。

“……老江，这个任务只准提前，不許拖后。”

江新河只知道以前刪掉了这项工程，忙問：“脫水器不是取消了嗎？”

“苏联专家建議还是加上去。”

“那……沒有基础怎么办？”

“想办法嘛！能不能先安装，后打基础？”

先安装后打基础，就等于无基础安装。老江还是第一次听說，既然刘書記当作一項政治任务交下来，再困难，也得去完成！

为了安装这个沒有基础的脫水器，江新河与工程师发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工程师决定用五百根道木打底脚，脫水器就摆在这堆道木上面。

“我不同意。既浪费木料，又难补澆基础。顧头不顧尾，这样做很不好。”

“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措施了。”

“我就不信想不出別的办法！”

脫水器要安在两条煤气管道的下面。这是个中間大、两头尖的东西，不好下手。而且无基础安装，又是个新玩艺儿，实在有点棘手。

江新河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好久好久，他想起党支書告訴过他：沒有办法就找群众商量。于是，他笔直跑到鉚工組，虛心向朱寿菊老师傅求教。朱师傅

的確有經驗，談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為了讓兄弟單位都能進場施工，朱師傅建議把它懸空吊在煤氣管上。

“煤氣管道可能受不了這個拉力！”江新河懷疑地問。

“想個辦法補救補救。”

江新河和朱師傅研究好了新的吊裝方法，如獲寶貝一樣跑回小組。小組立刻生龍活虎地干開了。脫水器的直徑比兩根煤氣管的距離要大幾倍，老江苦思了好久，想出了一個“空中換鉤吊裝”的新辦法。脫水器吊到了煤氣管正下方的安裝地點時，朱師傅把它固定在煤氣管上。這時，工程師拿着他的施工方案，來找江新河商量。

“這是新的施工方案，……”

“用不着了。”

“什麼？！”工程師驚訝地問。

“早已安上去了。”老江指着高吊着的脫水器說。

脫水器安好的那天夜里，高爐暢通了煤氣，高爐指揮部正式宣布：烘爐開始！高爐即將揭開生產序幕！江新河聽到這振奋人心的消息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立即攀上出鐵場的階梯，興奮地喊：“伙計們，烘爐了！我們再加把勁，清除掉爐體周圍的廢木和鐵屑，讓高爐干干淨淨的投入生產。”

“好！”人們象雄鷹一樣，矯捷地登上了高爐。

高炉上的火花

中共武钢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赵 寻

厉焕波从东北来到武钢，已经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了，比他的同事们晚来了两个月。来了以后，户口迁移证放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他心里想：看看情况，合则留，不合则去。

情况的确不够理想，天气热，生活不习惯，加上乍一来，工作也不多，到处打游击。他外号叫个“技术迷”，原是想来学一手高炉焊接技术的。可是，象这样干下去，能学到什么呢？于是，情绪更加不安起来。

不久，高炉电焊培训班开始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培训，几十名学员中十四个人取得了焊接高炉的合格证，厉焕波是其中之一。这样，厉焕波的情绪又稳定了些。

没有考取的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了，只有三个下放干部不肯回去，要求学习一个时期参加考试。厉焕波心想：他们再学习也未见得能考取，多浪费些焊条就是了。……不过，那个个子小小的，举止很文静，见人就一脸笑的干部，看来倒挺虚心，总是一口一个“厉师傅”地向

他請教。聽說他是个黨員，名字叫做刘敏良。

象是有意考驗他們似的，高炉电焊小組，第一天上陣就遇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剛上完早班，雨就嘩嘩地下起来了，电焊这玩艺儿就是怕水，上千度的高温把焊縫都燒得通紅，一遇着冷水澆，焊縫就要裂縫——出質量事故。公司的党委書記和經理，队上的支部書記和队长，都來給他們蓋雨布，送雨衣。但是，雨水还是不断地洒进来，电焊工們就用身体遮住焊口，坚持焊下去。

“來！房煥波，我來替你焊一段……”

房煥波掀起面罩一看，原来是工长，再一看四周，同志們正焊得起勁——

“不，我自己來……”

“人家焊到前面去了，我給你攢一段……”

工长的“激將法”很有效，房煥波二話不說，拉下面罩弯下腰去就猛干起来。誰都知道他有这个脾气，永远不肯服輸。越困难他越要鑽，越說他不行，他越要干給你看。

晚上，接連下了三場大雨，高炉基础里的积水都淹过了脚背。刘書記担心雨水过电伤着人，要大家先停下来，請示党委再說。可是，大家都知道，高炉炉圈的焊縫一圈沒焊完是停不得工的，焊口部分一冷一热就容易出質量事故。

厉焕波想：初次上陣就搞得落荒而逃，那还象話。便說：“咱們不能停，坚决干完它！”

“不焊完决不收兵！”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說。

“哼，說漂亮話，我知道你快完了！”只有小赵向厉焕波露出了不滿的神色。

“什么，你看着，大家不完我不走！……”

厉焕波果然第一个焊完了分配給他的焊縫，躬腰曲背干了十几个小时，这时才感到有些腰酸腿麻了。他剛舒展了一下，看見旁边的陈浩良在揉眼睛。

“媽的，这弧光……”陈浩良被弧光照伤了眼睛，什么也看不清。

“来，給我……”他接过陈浩良的电鉗，打着火又焊起来。

不知是电鉗过电，还是握住电鉗太久了，厉焕波感到手上发麻，他又换了只手焊。不久，又麻木了，又换回来。这样，終于坚持着把陈浩良的焊縫也焊完了。

小赵看見厉焕波又焊完了，忙向他招呼：

“厉师傅，我去喝口水，你給我打下替手……”

厉焕波沒有吭声，走到小赵的焊縫前，拿起电鉗又干起来。

天渐渐亮起来，高炉上的火花渐渐少了，最后只剩下厉焕波的一把电鉗在黎明中閃着藍光，到五点零五分鐘，他把活干完了，掀起面罩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发现大家

都已經干完活回宿舍去了，高爐上只有他一個人……不，還有個人跟在他身後——

“走吧，老王，你去睡，我來鏟……”他想大概是風鏟工。

房煥波取下面罩——

“哦，劉書記，你還沒回去……”

兩人踏着晨光向宿舍走去。

第二天，在第一次焊接的總結會上，劉書記傳達了市委的意見，說市委對大家在雨中堅持工作二十一小時的這種革命幹勁和克服困難的精神，給予嘉獎，還號召大家學習房煥波同志幫助別人完成任務的集體主義精神。任命了房煥波為高爐電焊小組的副組長。黨的獎勵和關懷，使他感到從來未有過的溫暖，也感到自己的責任加重了。他向劉書記匯報了自己過去的思想情況，表示決心要安心在武鋼工作下去。

高爐電焊小組擴大了，增加了一些新工人，那三個堅決不肯回原單位的下放幹部也考試合格來焊接高爐了。第一天，劉敏良就笑嘻嘻地來找房煥波：

“房師傅，我焊哪兒？”

“你，你先在一邊看看吧！”房煥波看他乍一來，還不熟悉工作情況，想讓他見習見習。可是話頭太硬，說完了，自己也有點後悔。

厉焕波这几天心情有些不安，他这个人原来就心直口快，说话容易激动。当了副组长以后，工作特别负责，什么事他都要管。可是方式方法简单，总是叫人接受不了。结果不是吵一顿，就是弄得不欢而散。前天，因为错口没对齐，他去找铆工小组提了意见，有个铆工说：“你们电焊是少谷工种，真难伺候。”厉焕波一听就火了：“谁伺候谁？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样就拿来交工，出了质量事故谁负责？”

“我们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就得管……”

“哼，铁路上的警察，你管不到这一段……”

昨天，小王药皮没锉尽就焊接，他看见了，上去干涉，两个人又吵了一场。今天，小赵吃饭回来，看见自己的焊缝上画了个白圈。一问知道是厉焕波打的记号。

“你为什么给我画白圈？”

“你自己看看，这焊缝象个啥？”

“怎么知道这焊得不好，你透视过？”

“不用透视，我一看就知道……”

“你知道，你眼里有‘卡马’射线；人家检查员都没说话……”

“不管他检查员说不说，我看着不行也通不过！”

“哼，别看你当上了副组长，我就不吃你那一套……”

“你不返工就是不行！”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爭吵起來了，大家都圍了上來，有的勸阻房煥波，有的批評小趙。

“趙師傅，你別看房師傅態度生硬點，可還是個好心，高爐焊接的質量上有点毛病，我們大家都不好交代。有這吵架的工夫，這點活早干完了。來，趙師傅，你要不嫌我手藝差，我來給你當個下手，我來給焊……”

小趙沒話說，甩手上高爐拿起焊鉗返工去了。

房煥波仔細一看，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劉敏良，想不到他這幾句話就解決了一場糾紛。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班的時候，劉敏良和房煥波一起走回宿舍，對小組工作和他個人的工作態度提了不少意見。房煥波以為他不了解情況，當時沒有全部接受，後來睡在床上，翻來復去睡不着，他想：劉敏良說的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整風開始不久，公司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到紅安、麻城去參觀、學習。劉書記參觀回來向全體同志報告了農村大躍進的事跡，小伙子們激動得睡不着覺。連夜寫了倡議書，提出“干活不講條件，勞動不計報酬”。不幾天，紅軍團長方和明、革命母親徐正修又到武鋼來和大家見了面，講了他們的經歷和農民的革命干劲，更把工人們的勞動熱情推向了高潮。所以黨委書記提出要提前建成高爐時，正象說出了大家心里的希望，立即得到了群眾的熱烈

拥护。房煥波小組的同志們，都在會上表示了決心。

劉敏良根據大家提的保證，綜合成了這樣“四干”：一、別人不願干的活我們去干。二、別組需要協作的活我們去干。三、最困難的活我們去干。四、什麼時候需要我們，就什麼時候去干。

小組會上大家一致通過了“四干”躍進規劃，并向全公司的電焊小組發起了挑戰。不久，獲得了二十七個小組的響應。房煥波小組立即生氣蓬勃，生龍活虎地在高爐工地上展開了戰鬥；他們不但常常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務，而且還幫助別的小組，別的工段，別的工種的同志們干活。

省委檢查團來到了工地，王任重同志聽了匯報說：“這個‘四干’有共產主義風格，應該給他們插上紅旗。”

房煥波小組的活又干完了，新的任務還沒有布置下來。劉敏良建議說：“聽說熱風圍管安完了，咱們去看看。”一間吊裝小組，說已經交工了，可以焊。“干吧！”房煥波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小伙子們就動手把電綫往熱風圍管上拉去了。熱風圍管是高爐身上纏的一根腰帶，除了幾個風口，四下不通风，里面悶氣得很。武漢的五月天氣，太陽已經很厲害了，鋼管晒得燙手，再加上几盤電焊火，管里的溫度很高。焊條一着起來，刺激人的焊火煙，彌漫在管內。風鏟一開動，更是塵土飛揚，煙霧騰騰。由

子管内通风设备没安好，虽然吊装小组交了工，电焊工还是不能上去。

怎么办呢？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厉焕波小组悄悄地上去了。管子里人多了也不行，他们一共六个人，大家都争着要进热风围管里面去，最后，还是由组长决定，四个人在外边，厉焕波和刘敏良先进去，一个钟头换一次班。可是一个多钟头以后，他们还没出来，叫也叫不应，大家只好把他们的电焊机关了。等他们出来，一看，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厉焕波，哪个是刘敏良了，因为两人都是一样的“包公脸”。

休息了一会，两人又要钻进管子里去，却听到里面早有电焊的响声，原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不一会，风镗也答答地响了起来。正在这个当口，总公司的安全处长也被这响声吸引过来。

“谁在里边？”

“我们焊电焊！”

“通风设备没安好，不能工作！”

“同志！赶英国可不能等呀！”

“赶英国，人出了问题谁去赶英国！”

“没关系，你看我们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不行！不行！快出来！这是原则问题！”

没办法，厉焕波只好把大家招呼出来了。安全处长在工地转了一圈回来，听见热风围管里还有响声，探头一

看，小伙子們干得正上勁！

“你們怎么又干起来了，快停，快停下来。

刘敏良要厉煥波去办“外交”，他領着大家仍然干。

“不能干了呀！同志，你們怎么这样不守劳动紀律？”安全处长急了。

“就剩这个尾巴，干完这点就不干了。”厉煥波想法子爭取時間。他們就这样偷偷摸摸拉拉扯扯把热风圍管干完了。

厉煥波又找工长要任务去了。

“怎么，这活就不是人干的？”工长正对另一个电焊工生气。

“不是有人吹了牛皮，最困难的活他們去干……”那个电焊工看見厉煥波来了，眼睛向他看了一下，話就沒有說下去。

“工长，給我們任务单！”厉煥波說。

“别的活沒有，只有这个。”工长給他任务单，一看是热风圍管。

“这个，行啊！”

“活是苦点，你們是先进小組……”

“甭說这些了，我們說到做到。”

“定額是四个工一条焊缝！”

“四个工？”

“怎么，四个工嫌少了，先試試看嘛！”

“四个工太多了！”

“嫌多了？你說該多少？两个……”

“一个也不要。”

“怎么？”

“我們已經焊完了……”

高炉本体焊完了，棧桥漏斗倒成了关键活，沒有漏斗就不能上料。于是，电焊小组都来突击漏斗的焊接。焊漏斗的技术要求虽不很高，但是活儿零碎，焊缝又不整齐，工作面拉得寬。根据操作情况，規定了每个工八米的定額。房煥波小组的同志们想：“一人一天八米，这要多少天才能把漏斗焊完呢？这样的速度怎么能叫高炉提前出铁呢？”大家一合計，决定另想办法。

“得从操作方法上去找窍门！”刘敏良說。

不多天，大家真想出了不少主意。有的把焊条药皮打掉，嵌在焊缝里用电火来融化，大大加速了焊接的速度。房煥波还試驗成功了“双条焊接”，提高工效一倍。于是，有的人由每天八公尺的速度提高到十二公尺，又提高到十六公尺，有的竟达到了二十公尺。

正当房煥波小组的同志们为提高了劳动效率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吹来这样的怪話：“計时磨洋工，計件打冲锋嘛，这一回房煥波小组的超額工資又撈飽了……”要是在过去，房煥波又要跳起来同人吵架了。

这回他不这样，只是怀着不满情绪，把这話告诉了刘敏良。

“咱们拿实际行动来回答他，看咱们是为錢工作，还是为社会主义工作的……”

厉焕波召集了小组会，討論如何处理这笔超额工資。大多数同志在会上都表示要退回超额工資，实现“四干”的倡議。但也有个別人认为：“焊漏斗的不光是我們一个小組，要退咱们得跟別組商量一下，免得影响团结。”

“商量不商量都一样，他們不退，我們也退。”

“咱们是用先进思想团结，还是用落后思想团结？”

“不退也不能叫落后，咱们想办法提高了工效。領超额工資，这是合理合法的。”

“誰說不合法了，也沒人叫我們不要，这是凭个人思想觉悟……”

“你先別把大帽子拿出来，咱们前些时焊下降管，工估高了，每人都只能完成百分之六十，估工員要降低，我們也沒降，这会儿多超额点，也不是什么思想觉悟不高的問題。”

“我們提出的‘四干’规划是怎么說的？……”

“是呀！咱们得說到做到，争取这次評选中拿到紅旗……”

“紅旗！紅旗可不是拿錢买的。……”

“什么？誰說退回超额工資是拿錢买紅旗！”厉焕波

又耐不住火性了。

小組会就这样无結果而散。会后，厉焕波悶悶不乐地来找刘敏良：

“……我說，这会儿正許紅旗，咱們不能退超額工資，免得別人說拿錢买紅旗。咱們把錢領回来，捐獻拖拉机支援农业去，……”

刘敏良認为領不領超額工資这件事，可以根据領導上的意見来处理。目前最要紧的是通过这样一件具体的事例，把組員的思想認識提高一步。下次开会，先不談超額工資問題，先来檢查“四干”跃进計劃。

厉焕波同意了刘敏良的意見。

小組会开了两次。第一次从务虛、談思想开始。会后，刘敏良又找一些同志个别談話，有时一談談到夜深。在第二次小組会上，大家的看法就逐漸一致了。都認为現在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劳动要自觉，不是为了錢多錢少。一定要发揚小組光榮的傳統，干出更大的成績来。

厉焕波高高兴兴来找刘敏良：

“这思想工作还真能解决实际問題呀！你看，轉變了为錢干活的思想，就象解开了捆在身上的一根繩子。这会儿大家心情愉快，干劲更大了。同志們說要去搞义务劳动，給农民捐拖拉机呢！”

一九五八年的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这是厉焕波

終身難忘的時刻，那一天，他同武鋼的其他十幾位先進生產者走上了出鐵場的觀禮台。他們要看到自己親手修建的第一號高爐流出第一爐鐵水。他們剛剛坐定，突然，掌聲雷動，喊聲沸騰：

“毛主席萬歲！”

什麼，毛主席來了嗎？還沒有等他們找去，一個高大的人帶着微笑，頻頻招手，已走上了出鐵場。真的，真是他老人家來了，他親自來了，他就在眼前了……。

房煥波過於激動的心情還未安定下來，黨委書記同毛主席已經走到了他面前：

“這位是先進小組的組長，青年電焊工房煥波同志！”黨委書記介紹着。

毛主席伸出手來，緊緊地握着房煥波的手。

房煥波突然臉紅起來。他想向毛主席說，這不是他的功勞，這是黨的培養，這是同志們的努力，還有……他忽然感到自己身邊少了一個人——那個在勞動中和他並肩戰鬥、埋頭苦幹、把責任自己擔起、把榮譽讓給別人、在克服困難時給他力量的那個年輕的共產黨員。他想，在這樣幸福的時刻不能忘了他。房煥波在人山人海的觀禮群眾中搜尋着，可是沒找着他。

毛主席與先進生產者親切地交談着，房煥波有滿肚子話，可打哪兒說起呢？他想告訴主席，他是一個輩輩受苦的農民的孩子。解放以後，在黨的培養下，才成為一個

工人。开始，他是一个调皮的工人，干活挑精拣肥，对调动工作不安心，把户口迁移证放在口袋里不交，……

突然，一道霞光，映红了半边天，第一炉铁水出来了。主席带着满意的微笑看着高炉。这时，厉焕波才发现高炉是这样雄伟壮观。以前，他不但没有修建过这样的高炉，连看也没有看见过；今天，高炉在面前耸立着，这是他们，武钢的普普通通的工人亲手造起来的。他越想越兴奋、自豪。

毛主席看完了出铁，走上坯台，与欢呼的群众亲切地招手。在他面前是焦化厂的烈火，是平炉工地的脚手架，是烧结厂的高大烟囱，是热电厂的红色厂房……还有鸣叫的火车，劳动的人群。厉焕波站在主席身旁，看着每天在这里劳动的工地，感到特别明朗壮阔。呀！武钢是这样宽广，祖国是这样宽广，自己的前途是这样宽广。……

一个女电焊工

武钢工会宣传部副部长 田 濤

在沸腾的武钢高炉工地上，时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争取到一分钟一秒钟叫高炉提前流出铁水，就可以多出若干台机器，减少不知多少人笨重的体力劳动。所以时间就是钢铁，就是力量！就在这样紧张的生产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建筑高炉的英雄，现在我所介绍的是一个女电焊工吴润梅。她今年只有二十一岁，却和男电焊工一起出色地完成高炉的焊接工程。

电焊是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的工作。吴润梅刚从技工学校出来，被分配到金属结构公司安装一队的时候，组织上考虑到女同志的身体没有男同志结实，在电焊火光下长时间操作，恐怕支持不了，就把她分配到办公室里了。她办事负责、认真，事情不干完就不休息；为人和善，性格活泼；身个儿又强壮结实，大家都很喜欢她。可是不知谁闹笑儿，给她起了个亲热的外号叫“傻丫头”。人家这么喊她的时候，她也不生气，只是笑着。那时候，高炉正在打基础，高炉本体的铁壳构件，已经成批地运进工地

里来了。队里有一种傳聞，說要培訓电焊技术工人上高炉焊本体。这是一件艰巨复杂的任务。焊接高炉本体的人，沒有七級以上的技术水平，就不能担任。工程上十分需要这样的焊接工人。吳潤梅听得这个消息，便跑去找队长談。队长說：

“你是个女同志，高空作业身体恐怕吃不消吧！”

吳潤梅听到这里，心里有些发急，說：“男同志能干的活，女同志一样能干，我身体很好，什么也不怕！”

队长看出了她的心願，最后笑着說：“好吧，我們研究研究再說吧。”吳潤梅听了，才高兴起来。

在第一批培訓人員集中的时候，吳潤梅还没有得到队长的答复，心里格外焦急。当她从玻璃窗望見工地上的許多电焊藍光时，就象热鍋上的螞蟻一样感到不安。她又写了一份申請书送給了队长，坚决要到工地去。

吳潤梅终于怀着一副兴奋的心情，到高炉工地参加第二批培訓。前后两批电焊培訓人員中，只有吳潤梅一个是女同志。她剛一下工地，找到了师傅，領到了一部电焊机，就要师傅把厚厚的鋼板割开，让她在工地上学习焊接。嘴上生了胡子的老师傅，生平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姑娘来学电焊，睜着一双惊奇的眼睛望着她，問道：

“你也想焊高炉？”

“是呀，师傅。請你替我割几块鋼板吧。”

老师傅虽然沒接受过女徒工，但女徒工来向他学习

技术，他和对待男徒工一样是毫不保留的。老师傅热情的替她用氧割机割断几块钢板，又把一块钢板割开两个曲角，仿佛给她出难题似的，两个曲角特别曲得厉害，使她看了感到有些胆怯。老师傅看见吴润梅的表情有些害怕，便笑着说：

“焊吧，不要胆怯，这才走第一步呀，蹲在这半地上焊接，容易得多了。以后还要练习立焊、仰焊呢。高空作业，可不比平地呀，立焊、仰焊是常有的事，一不小心，焊条上的钢水滴到身上，就会把衣服烧成洞，皮肉烧起大泡子来。这都不是可怕的事，丫头，勇敢些，勇气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

老师傅说到最后，脸上的笑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了。吴润梅感到老师傅这些话非常可贵。吴润梅戴上面罩，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紧握通上电流的电焊钳。焊条一触到钢板缝隙，青蓝色的火光飞闪起来。透过面罩一望，一颗小小的白火点在焊条尖端燃烧，熔解的钢水流向钢板缝隙。焊条燃烧时发出吱吱的响声，使她感到紧张，周身的血液也好似通上了电流。她把几块钢板都焊接起来，送往试验室去试压，急切地等待了一天一夜。试验室把试压的结果送到她面前的时候，象一瓢冷水泼在她心上，试压单上把她的焊接大部分否定了。她把试压单送给老师傅看，老师傅看了以后，和蔼地笑着说：

“不能灰心呵，失败为成功之母，你还得准备着多次

的失敗才行。”然后他又在她試压过后的鋼板上指点着說：“第一层留下的焊渣太多了，第二层盖上去，当然就不能符合質量要求了。焊完第一层，要把焊渣除淨，不能有一点焊渣留在里面，也不能有針眼那么大的一个孔隙。繼續干，注意清除焊渣……”

老师傅和气耐心，諄諄教导，吳潤梅感到老师傅象一个老父亲似的可爱。这时候，她忽然发现他胸間挂着一枚金光閃閃的奖章，她感到老师傅更加可敬了。

晚上，她借氧割机来割断廢鋼板；白天，她繼續練習电焊，由平焊、橫焊，到立焊、仰焊。一块鋼板割完，又找来一块鋼板，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又一小块一小块把它們焊接在一起。鋼板割完了，又把焊过的鋼板割成更小的块块，一块一块又焊接起来，有时候她躺在鉄管里学习仰焊，有时候学习立焊，或把鋼板豎立起来学习橫焊。第一批培訓人員进行考試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合格，吳潤梅一看，心里又感到沒有底了。下面輪到第二批人員进行考試。她想到自己仰焊往往发生裂紋，因此就日夜学习仰焊，向老师傅請教仰焊邊緣发生裂紋的原因。老师傅教給她要在中間多停留几秒鐘，手再穩些，使电流均匀。考試那一天，吳潤梅按照規程，平、橫、立、仰，焊接了十二块鋼板，送到試驗室里去。她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等了一个礼拜，才得到考試結果。十二块鋼板中，两块不合格，她落选了。她仿佛从高空掉落到深潭，感到焊高炉可真

是不容易呀。她悶悶不乐，一个人坐在那一堆焊接的鋼板旁边，手也不願再拿那电焊鉗了。可是那割断的鋼板散发出香噴噴的气味，电焊燃燒后的余香还在吸引着她的嗅觉，面罩下的小白火点又在她眼前跳跃起来。她正在发呆时，队长走过来，看出了她的神情，便問道：

“小吳，你是回办公室还是繼續学习？”

吳潤梅象做梦醒来，望着队长。她已經摸到了队长講話的习惯了，又是試探她的思想动态来了。她說：

“我还要学，我还要参加第二次考試。”

队长听到她清脆响亮的回話，臉上露出亲切而关怀的神情，笑道：

“好，你繼續学习吧，多看看別人是怎么干的，也要多問呀。……”

吳潤梅又拾起了她的鉗子，戴上面罩，把焊条对着鋼板縫，燃燒起火光来了。

眼看高炉在一段一段加高起来，热风炉和除尘器也都向高空豎立，一天比一天高。吳潤梅每望見高炉和热风炉加高一段，心里就越加着急。她日夜不停地鍛炼，鋼板一块一块經過她的手焊接起来。落雨的时候，她钻进管道練習仰焊，戴了皮手套的手掌被电鉗的热度烤得发燙，手皮起了硬茧，手漸漸穩了，电流通过焊条也就均匀起来。每天一直到深夜，她还在燃放青藍色的电光。……

工地上一天一个样子，偉大的建設者們，飞快地改变

着工地的面貌。第二次电焊考試，发給吳潤梅焊接的十二块鋼板弯曲的角度更大了，显然这是对失败者一次更艰巨的考驗。吳潤梅从若干次失败中吸取了教訓，平靜而穩重地通过了各种方式的焊接，又一次焊接完了十二块鋼板。她把試卷亲自送往試驗室里去，試驗員立刻进行試驗。試驗員認真的試压着，却一点也沒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多么焦急的殷切盼望試驗合格的女电焊工。这一次試驗，是对她能不能参加高炉的焊接工作的判決。她站在旁边，望着試驗員一点也不慌忙地把她焊接的鋼板放在試驗机上，一块一块經過强大的压力。在通过第三块时，压弯到九十度，发现有了裂紋。她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来，象有千軍万馬在她心房混战，沒有再往下观看的勇气了。但只一刹那，这种惶惑的情緒就又穩定下来，第四块，第五块，……一直到最末一块，都平安地过了关。当天晚間，她就接到队长給她的通知，她被录取了。她喜出望外，半信半疑地去找队长，队长告訴她說，只发现一块焊接鋼板有了裂紋，也是符合于及格成績的。这时候，她心里才輕松起来，象燕儿一样飞着跑回宿舍里去。宿舍里的同志們早就获得这个可喜的消息。当她一飞进門，她們就把她抬起来，呼喚着最亲热的綽号“傻丫头”。“傻丫头，明天你要飞上高炉去了，我們要看見你在高空放出的电光了。”伙伴們的热烈祝賀使她非常感动。

这一天天不亮，吳潤梅就起床了。她漱洗完毕，穿起

工作服，就跑到办公室里去领了安全带，和高空作业用的工具。这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太阳刚刚露头，就把高炉照耀得发出淡红的光。她跑到工地去找工长要工作。她第一次上高空，望着远处的原野，闪光的长江，广阔的建筑工地上飘着一层稀薄的烟雾；太阳升起来了，大地非常美丽，她用力呼吸着高空的新鲜空气，又把视线转向伟大的高炉铁壁，她把身上的安全带牢牢系在栏杆上，举起电焊钳，戴上面罩，开始她生平最光荣的第一次电焊工作。高空炉壁第一次闪出她放射出来的青蓝色电焊火花，与清晨的阳光相映照，比夜间更为美丽可爱。每天她都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仿佛还不能把她的兴致用尽，一直等队长下令叫她下来休息，她才摘下面罩，放下电焊钳，解开安全带，慢慢从高空下到平地来。

在高炉工地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她日夜不肯休息，她那饱满的精力仿佛永远也用不完。高炉、热风炉、除尘器、通风管道……到处都遗留下她的精巧的电焊痕迹。每一个电焊痕迹，就如绣织的美妙花纹。工地上的人们都在欣赏着她的精心之作。工地上的人们个个都知道“傻丫头”已经变成一个出色的女电焊工了。在抢焊工程中，她忘我地贡献出她全部的劳力和青春。她的青春，象她在高空放射出来的电焊火光一样，更加美丽了。

父子俩

工业安装公司 党支部书记 徐林杰
管工 严吉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早晨，天气格外寒冷。

一个身着黑色中山装棉袄、脚穿翻毛皮鞋、头戴单薄鸭舌帽、个子不高、胖而结实的老年人，手里拿着一卷图纸，急速地走进工地党支部办公室，冲着徐书记说：“图纸昨晚我看了一下，和鞍钢差不多。”

“还是那个老脾气，凭经验办事。这回可不一样啦，新厂、新设计、新工作，一切都是新的，与鞍钢是大不相同的了。”徐书记也总是那样和藹地风趣地说着。

“什么不同？还不是两根水管进去，两根水管出来，这闭着眼睛也知道怎样干。……”

“别那样大意，同志，要是有一个管子漏了水，就要影响出铁的全盘计划呀！”

“这你放心好了，完成任务只会提前，决不拖后。”张师傅早就准备大干一场。他在和书记谈话的时候，思想早就飞到小组里安排计划去了。因此，徐书记再三嘱咐他注意质量，他也沒理会，拿起图纸一揮，出了办公室，徑

直向高炉工地跑去。

張广义和他的小組才从鞍鋼調来武鋼管道公司不多久。他們在鞍鋼一連安裝了几座高炉的管道，对这个工作，就象母亲对孩子一样摸得“滚瓜烂熟”了。高炉炉体四周的管网象人体的血管一样，沒有它，高炉就不能点火烘炉，自然更不能生产出鉄了。安裝管道是一項細致、复杂而又繁重的关键工作。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从別的小組抽調了八个工人到張广义小組来。这样一来，張广义小組一下就增到二十多个人。

在用芦席搭起来的工具棚里，坐满了开会的人。張师傅拿着图紙站起来，看了一下四周的組員，說道：“一号高炉施工图紙，我看了一下，我认为最困难的是絲扣的加工时间問題，赶不出来，就要影响‘十一’出鉄。咱們应该保証按时出鉄，或者还提前点。大伙說說，有沒有信心完成任务？”

“这么多絲扣，真要套死人了。”一些沒有安裝过高炉管道的青工，听張师傅一說，都互相发問了。

“我提一下，工具就是武器。为了免得加工时发生質量事故，造成返工現象，我觉得現在应该赶快把套絲板修理好。”說話的是那个坐在工具箱上面，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

一些剛来的新組員，看見这个說話的人，讲得又有理，又干脆，便交头接耳地問：“这人叫什么名字？”老組員

見問，都帶着自豪的口气輕輕地回答說：“他叫張福奎，還是張師傅的儿子呢。”這一說，七八双眼睛都望着張福奎。看到新組員對張福奎很感興趣，有人便低聲地談起前不久發生的事情：

安裝高爐本体時，張師傅凭着多年的經驗，叫他的儿子把托架加工成爲用三塊鋼板焊接的，不料儿子竟堅持要拿圖紙看。張師傅气虎虎地喝道：“托架，天下只有這一种，沒有第二種，從鞍鋼到本溪，沒有什麼獨出心裁的！”

“不管咋說，沒有看到圖紙，你就是再說三天三夜，我也是不听的！”

張師傅气的不行，厉聲說：“福奎，我是師傅，你是徒弟，我是組長，你是組員，我是父親，你是儿子，你不听我的，还听誰的？”

儿子不但不訛，反而對父親說起道理來：“听你的，更听党的，我還沒有忘記你是一個黨員。”……

故事突然停下來，新組員關心地問：“后来怎么样？”

“做父親的輸了，也贏了，因为他有了一個象他自己一樣脾气的儿子。”

大家一听笑出了聲來。張師傅一看這般情景，七分知道他們又是在談論他父子倆，就站了起來說話了：“這样吧，福奎的建議，会后再研究，大伙提其他的吧。”

散会后，張福奎最后一個出來，他把門一鎖，就跟在

父亲的后面。

“你就是多嘴，一开会，你就抢先发言，也要让别人提意见啊。”张师傅头也不回，只顾向前走着说。

“我是怕板牙不好，套出来的丝扣烂了牙，白费劲。”福奎解释说。

“你过去当过学徒没有？套丝板那么坏，我们还不是一样保证了质量。”

“那是过去，现在不同，高炉是命根子呀，……”

“就你一个人知道是命根子！……”

张福奎不再吭气地跟着他父亲回家去。

丝扣加工开始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但是，在张广义小组工作的这个地方，人们的棉衣早就扔在一边，薄薄的单衣好象还嫌厚了点；板牙咬在钢管上，发出“嗞——嗞”的声音，夹杂着人们的哼声和笑语，倒是另有一幅紧张愉快的景象。上班不久，在小袁的工作台下，已经摆着几个套好了的丝扣了。他就是想和张福奎比比，看谁快。他偷看着张福奎，有时还要问问：“你套了几个了？我这个又快好啦。”等他卸下板牙咬另一个丝扣时，才发现丝扣出了毛病，烂了牙，而且不光滑。再看看地上套好的，也是一样。他急了，忙招呼张师傅：“张师傅，这是怎么搞的？”

张广义走过来一看说：“别大惊小怪的，小毛病，多加点油就好了。”说罢，又干自己的活去。这时，张福奎也拿

着个絲扣过来。他想要圖紙看看，了解設計上的要求，可是沒等开口，便猶豫起来。他知道父亲的脾气：生疏的工作非按圖施工不行，干熟了的，就容易犯經驗主义，連圖紙也不瞧一眼。現在如果向他提出来，他准会說：“我干了五六座高炉的管道，难道这一点起碼的知識还不懂？”不提嗎？質量不能保証。可是他也繼承了他父亲那股犟脾气，对不明白的东西，非打破砂鍋問到底不行。这样，他开口了：

“爸爸，絲扣不行吧！”

“沒問題。”

“还是看看圖有把握些。”

“看不看一样，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可是張广义料到儿子又会象上次一样非看圖紙不行，便沒好气地把圖紙一丢，說：“你不放心，那就看看吧，反正不会錯。”

福奎摊开圖紙一看，心情緊張起来。圖紙上写得明明白白，坡度要准，表面要光，牙数损坏率不能超过零点五到一个米毛。他連忙走到父亲面前，說：“你看，我們的絲扣损坏率超过了要求的六倍。”

張广义知道自己又犯經驗主义了，但是一时扭不过来，便賭气地說：“在鞍山烂了五个米毛都能安装，这点算什么？麻絲和紅鉛油是干什么的？”

張福奎一听，也不相让，說：

“这是图紙上規定的，这样干質量有影响，……”

父子俩正在爭論，沒想到康經理和苏联专家来了。康經理了解情况之后，連劝說帶批評地說了几句，就拿起絲扣給专家看。专家認為不合規格，建議全部按图紙返工，張师傅才消了气。康經理对張师傅說：“老張，我知道你想尽量爭取時間，但是，得注意質量啊！質量和數量同样重要。”康經理和专家走了。張广义立即停止了套絲工作，他再沒有对儿子說什么，心里暗暗贊許：“有种，不愧是个共青团員。”不知是高兴还是懊惱，他竟大声地說：

“給我准备材料去！”

又一天过去了。

还不到五点钟，天还没有亮，張广义披起了他的棉衣，来不及扣就匆匆向工地奔去。

一路上，張师傅的脑子里涌現了許多镜头：为了加工托架，和自己的儿子吵了嘴；前几天接受任务时，書記說：“你是黨員，又是支部委員，可要特別注意質量啊！”这話仿佛現在才听清楚；昨天苏联专家那种認真負責的态度，康經理严肃的批評，使他感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感叹地自言自語道：“唔，真老啦。”嘴上这样說，可心里却不服輸，今天来得这样早，就是为了想修理好板牙，提前完成套絲扣的任务。

張师傅只顧低着头走着，到了工具房門口，才发现屋里的灯亮着。他抬头一看，沒想到里面正是他的儿子張

福奎。張福奎也是為了修理板牙的事，一夜沒有睡覺，天不亮就來到了工具房。張廣義走了進去，輕輕的說：“昨夜沒睡覺吧。”

張福奎回頭一看，見是父親來了，他高興地說：“爸爸，這玩藝兒我搞不好。”說着，便順手遞給張師傅一副套絲板牙。

張師傅沒有回答。他接過套絲板牙，戴上眼鏡，走到砂輪邊，這才說：“把昨天套的絲扣全部鋸下來。”說完，就磨他的板牙了。

張福奎聽見父親這樣吩咐，立即拿起鋸弓，把那些絲扣一個一個鋸了下來。

上班時間快到了，張廣義把三盤套絲板牙全部修好，張福奎也把昨天套的絲扣全部鋸完了。張廣義不聲不響就套起絲扣來。

上班的人都來了。一向喜歡說笑的小袁，一跨進門就看見張師傅站在工作台邊，便說：“老太太吃糍粑，又要粘掉牙了。”張廣義沒有理他。小袁從地上拿起一個絲扣一看，絲扣光滑完整，感到驚訝，再到昨天放絲扣的地方瞧瞧，不覺大吃一驚，絲扣一個也沒有了。他急忙走到張福奎面前問：“福奎，這是怎麼回事？”

張福奎笑了笑，指了指張廣義正在用的套絲板，小袁全明白了，他再沒說別的，拿起套絲板就干了起來。

張廣義小組苦戰了一個半月，用絲扣把高爐管道連

接起来了。这天,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通水試压。这是最后一次考驗。

張师傅特別緊張,他檢查了一遍以后,就爬到高炉上,打开第四台的閘門,又关闭第六台的閘門。在旁边帮忙的徐書記焦急的問:“怎么样了?”

“通水吧!”張师傅一面擦汗一面回答。

“慢慢增大压力!”徐書記揮动着手,向下面喊着。

水,嘩啦啦地涌进了管道,四通八达的暢流着。气压表上的指針,一个气压、二个气压……不断地上升。人們的呼吸也象受到压力一样,随着指針的上升而急促起来。当指針指到十个大气压时,小袁立即关闭了閘門,大声地說:“好了!”張师傅听到这个信号,馬上又活动起来,从水箱、閘門到各个絲扣,一遍又一遍地檢查,用手帕擦了一次又一次,生怕有一点毛病漏掉了。他知道,只要有一处滲水,哪怕是針眼那么大小,都会影响出鉄時間。他一边察看,一边問小袁:“怎么样?”“很好。”直到檢查完最后一个,小袁的回答还没改口,指針一动也不动时,他才停下来,微笑着拭擦額上的汗滴;也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在他的身边,站着徐書記、康經理、苏联专家和許多同志。徐書記紧握住張师傅的手激动地說:“成功了,張师傅!你們全組同志以优等質量完成任务,这是最好的成績,我代表党和行政向你們祝賀。”

“向您和同志們致敬,亲爱的中国工人兄弟!”苏联专

家也爽朗地笑着說。

小組的同志也來拉手祝賀了。

这么多的祝賀使張師傅緊張起來。他找不到恰當的言詞回答，只是重復着：“這是黨、專家和大伙勞動的結果。”

“是的，還有張福奎，你的兒子，……”

“一點不錯，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等大家的眼光找尋張福奎的時候，不知他上哪兒去了。

一号高炉砌磚記

筑炉公司队长 陆 羽

旗开得胜

炉体的安装工程全部完成以后，筑炉英雄們就钻进了高炉炉体，最后一道大工序的施工开始了。

四月七日，薛景奎小组接受了高炉砌磚第一战的任务——炉底抹灰。为了保证砌磚工程八日正式开始，領導上要求他們在八号早晨八点钟以前全部抹完。他們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以后，全組的人都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立即开会討論，进行了战斗部署和組織分工。大家都表示：为了确保“十·一”出鉄，坚决要把这第一炮打响，保证提前完成任务。

战斗开始了。一声令下，全組十七个人，就象十七只小老虎。供料的，合灰的，运灰的，抹灰的四个小组展开热烈的竞赛，整个工地沉浸在一片欢乐的劳动声中。

“喂，你看供料組一个人扛两袋呢！”合灰組的江柏松悄悄地对老陈說。

“可不是么，平常一人只扛一袋，今天一人扛两袋还跑得那样快，准是想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把我们甩在后面。”

“对，准是想胀死咱们！”

“噢，没有那样好的事。来吧，你们供应多少我们合多少，保管叫你们拉不下！”于是四个人干得更猛了。

郭潤祥小组是负责往炉内送灰的。看到合灰组加了劲，也以为是在“将”自己的“军”！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象穿梭一般地来回奔忙着。在炉内抹灰的李海弟、刘金山师傅见他们运得这样快，也加快了动作。

“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了！”下午两点，供料组的人高兴地叫了起来。

“噢？怎么这样快！”小组长薛学春一面说着，一面往放灰的地方跑去，一看灰真的运完了。

“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炉底才抹一半，灰就完了！”

“恐怕是计划差了吧？……”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薛学春站起来大声说：

“同志们，是什么原因我们暂时不管，运灰要紧，这里没有了，咱到仓库去运！”

“对，多运一点来保证明天砌砖！”

说着，大家一齐向仓库奔去。虽然这时已经嘩嘩地下起雨来了，可是谁也没去理会它。灰运足了，下班的时间也到了，领导上决定派另一个小组来替换他们，可是说

什么他們也不同意。

“不抹完咱今天就不离开！”

“不抹完太不光采了，就是睡在床上也不舒服！”

領導上只好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要他們吃了飯再繼續干。當大家去吃飯的時候，薛學春一個人悄悄留了下來，照照這，瞧瞧那，在做些準備工作。

飯後，雨繼續下着，風吹來涼颼颼的，可是大家都干得發熱，不得不脫下毛絨衣。陳順鎖光着膀子，雨水汗水一起從他的背上流下來。經過十六小時的連續戰鬥，夜晚十一時，就勝利地完成了任務。雖然疲累，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第一層炭磚

四月八日清晨，朝陽放射出萬道金光，照得高爐熱風爐本體更加雄壯，照得筑爐的戰士們臉上放紅光。爐底砌磚就要開始了，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工作。

如何砌好第一塊磚呢？能不能砌好第一塊呢？負責砌磚的蔣洪忠老師傅緊皺着眉苦思着，不停地走來走去。的確，武鋼一號高爐是一座現代化的大高爐。這個工作，全組很多人過去都沒干過。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蔣師傅身上。而蔣師傅呢，過去在鞍山雖然是砌磚的能手，可是象一號高爐這樣複雜、質量要求這麼高的活，他也是第一

次。他相信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终究是能够干好的。但是第一块砖应该怎样砌上去，会不会出问题，他心里却没有底。

离战斗只有短短几分钟了。薛景奎组长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布置了队伍。小伙子赵长荣神采奕奕地站在出渣口的平台上，嘴里含着银色的哨子，准备发布吊运第一块炭砖的信号。蒋师傅忙着在炉内打扫，把炉底打扫得一千二净。巨大的炉体里，灯火辉煌，人声嘈杂。

“开始了！”薛景奎高兴地向大家宣布。

“嘟……”的一声哨响，操作员将电钮一按，电葫芦带着巨大的炭砖夹子慢慢地向炭砖移动。赵长荣敏捷地扶住夹子将炭砖夹好，又“嘟……”的一声，炭砖轻轻地吊起来了，炉内除了电葫芦的走动声音外，连轻微的咳嗽声也没有。第一块炭砖从渣口运进来了，人们屏住气，眼睛随着炭砖移动，炭砖在空中晃来晃去，象荡秋千一样。……

“可千万别碰在炉皮上呀！”

“都是设计定了的，坏一块那就麻烦了啊！”

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手里捏着一把冷汗。

“慢点！——对准！——稳住！——下！”

随着队长的指挥，操作人员沉着地操纵电葫芦，晃动渐渐地停止了。第一块炭砖吊下来啦！大家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愉快。一看表，足足花了十九分钟。

“快拿炭素膏来！”蒋师傅一手扶着炭砖，一手指挥

着。小刘迅速地将炭素膏鋪好，第一块炭磚砌好了。

这时候蔣师傅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

紧接着第二块，第三块……顺利地砌着。每块的时间都在縮短，很快就砌到最后一块了。人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能不能砌得合适？蔣师傅拿出来突尺一量，天哪！足足差十公厘！一时大家急得沒有主意，只見蔣师傅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他突然把手向下一切，沉着地說：“拿千斤頂来！”

千斤頂安上了。頂呵！頂呵！每个人都咬着牙帮千斤頂出力。只見炭磚向两边微微地移动着。

“好！差不多了！”蔣师傅喊了一声，大家停住了。

电葫芦迅速地移过来，將一块炭磚輕輕放下。不大不小，剛合适。第一仗的胜利把大家乐坏了。

創造新紀錄

第一层磚砌好了，但花的时间太长。光砌炭磚就用了三十二小时。連砌高鋁磚一起，炉底第一层磚整整花了四天零十七个小时。

“这怎能行？照这样干，全部砌完不是需要五、六十天嗎？再加上炉缸炉腹……那我們的规划不就破产了？”

不！絕對不能，一定要实现规划！在砌第二层的时候，不巧，忙中出錯，必須返工。結果，第二层比第一层

更慢，花了五天多的時間。有些人沉不住气了，小聲地議論着：

“計劃恐怕真的要落空了！”

党支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立即召集大家进行研究。找出了砌第一层慢的原因，主要是沒有經驗；砌第二层，經驗有了，但过于急躁，因而引起了返工。最后支部书记总结說：

“同志們，熟能生巧，这是我們中国的一句老話，我們干这个活慢一点是不奇怪的。首先我們應該肯定上两层的成績是主要的，它給我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經驗教訓，訓練了我們的技术。只要大家拿出信心来，多想办法，苦干加巧干，实现规划是不成問題的！”

諸葛亮会一开，大家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議，信心果然足了。第三层、第四层一共只用了七天零八小时就完成了。可是韓文金小組的徐玉池师傅还悶悶不乐，臉上沒有一点笑容。自从那天党支部召开會議以后，他的心就象着了火一样，坐臥不宁，一直陷入沉思之中。他觉得这个速度还是不行，还得想办法加快。他想到党把自己从一个农民培养成为一个熟練的技工，想到元月份的时候党还特別把他調到吉林省生产厂去参加炭磚預安的学习，觉得自己的責任更重大。

一天早晨，徐师傅紧皺的眉头突然展开了，笑容浮現在他的臉上，他連走帶跑地去找工长、組长，一見面就說：

“工长你看，我們順序砌不是更快嗎？来回倒騰進度慢，而且磚還容易碰破！”他一邊說，一邊用小磚頭比划着，興奮得滿面通紅。

大伙一聽都樂開了，說：

“徐師傅這個辦法有道理。”

試驗開始了，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戰鬥。徐玉池師傅全神貫注地砌着磚，一塊、二塊、三塊……電葫蘆迅速地移動着。磚一塊接一塊地吊下來，順利地砌在爐底上，誰也一下子算不出比以前快多少。就這樣，“順序砌炭磚法”迅速地推廣了，創造了兩點五十分鐘砌一層的最高紀錄。

喜 報

克服了一個困難又一個困難，重重的困難都在築爐英雄面前屈服了。經過六十二天緊張的戰鬥，終於提前實現了七十天完成任務的誓言。看看這雄偉的高爐象巨人聳立在自己面前；想到明日的鐵水中也有自己的汗水，英雄們一個個樂開了花。可是還有一個心事暗暗地留在人們的心里：

“到底質量怎麼樣呢！光自己覺得好不能算呀，還沒有最後驗收哩！”

一天，正當大家休息的時候，遠處傳來了鑼鼓聲，越

敲越近。

“咳，送喜报的来了！”

“呀！是送给咱们的吧！你看朝咱们四队队部走呢！”

大家正在猜测，那边有人提高了嗓子喊起来：

“同志们，快来呀！炼铁厂的同志给咱们送喜报来了！”

还没听完，大家把乒乓球、扑克、棋子一丢，一窝蜂地向队部跑去，很快地就把送喜报的人围在中间，一片掌声过后，炼铁厂的同志开始念喜报了：

“同志们，经过你们积极努力，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且质量全部达到优等。……”

一片掌声四起，人们沸腾起来。

“第一，冷却壁，铁屑填料严密，紧实，无脱管现象。第二，炭素填料结实……”

“蒋师傅！”赵长荣拉了一下蒋洪忠师傅的衣襟，向他竖起大拇指说：“听见了没有？”

蒋师傅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故意装着正经地说：

“别吵吵，往下听！”

“……炭砖灰缝大大地超过了设计标准。”

“呃——，”赵长荣又忍不住说话了：“蒋师傅，你的千斤顶用得妙呀！”

蒋师傅这次干脆板起面孔不理他，他只得又张着嘴巴听下去。

“第四，炉底高铝砖灰缝也超过了设计标准……”

“嘿！嘿！”

赵长荣喜得忍不住喷出两声笑来，惹得四围的人都朝他望。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赶快溜到另一边去。下面念的什么他都没听见，直到最后他才又跑出来和大家一齐欢呼起来。

搶 險

第五公司助理技術員 袁時璜

……又是七點了。

那傾盆大雨，好象故意與人為難似的，二十四小時以來沒有停止過，如今也許是累了——不下了。

和泥水搏鬥了一晝夜的人們，活象挖藕的人一樣，全身泥濘。大家望着脫了險的爐頂卷揚機室，仍然高聳佇立，安然無恙；一天一夜的緊張心情，得到寬慰，臉上不禁泛起了勝利的笑容。

各個工段接早班的人們都陸續地上班了。歌聲笑聲伴隨着上班的人流蕩漾，人們瞅着這群泥人，就打聽着發生了什麼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的早晨，大雨嘩嘩地下着，天氣分外涼爽，人們有的已穿上了秋衣。過去的幾個月，熱得使人透不過氣來；這會兒天氣突然轉涼，人們特別感到舒暢。

第一混合隊的同志們，正在準備着室內作業。

“喂，閻洪华！”突然，胖队长使劲地搖摆着身子奔来，口吃地說：“快，通风机室，不！卷揚机室，就是一号卷揚机室，快叫水浸坍了！”他喘了口气又接着說：“韓主任叫我們去搶救，要快……”

閻洪华是木工小組长，他扫了張明义等五人一眼，还未等队长的話落音，便直奔現場去了。大伙儿也和队长一路，紧追了上去。

“呀！”人們不禁大吃一惊。只見卷揚机室下側昨天挖的一条大水沟，由于黃水冲蕩，土方隨時有坍塌的危險。大家都知道，沟底比卷揚机室柱基还深三、四米；沟边离柱子只有几尺，沟旁土方一坍塌，就会严重地影响卷揚机室的基础，造成建筑物倒塌也是可能的。大雨如注，急剧地冲刷着土沟边沿，泥土大块大块地往下掉，情况險恶万分！

“怎么办呢？这儿什么工具也沒有呀！”

“我們不能白瞪眼，不能眼瞅着大伙儿千辛万苦的成果就这样地毀了！”

“我們要确保‘十·一’出鉄，决不能让它这样倒塌！”

人們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蟻，来回直轉。

“喂！听我說，”工地韓主任很早就来到了工地，他高卷着褲腿，一手揩着臉上的雨水，一手比划着，以他特有的軍人的鎮定，果断地說：“大家不要乱，听候各队长指揮！”韓主任迅速地召集了各队队长布置任务。这位在战

場上是英雄指揮員、在工地上又是模範工作者的韓主任，突破了人牆，走到了溝邊，指着上面大聲說：

“看！溝上面不是有防護板嗎？蓋上油布好啦！水，抽！抽干！溝的兩頭堵死，決不能註上方塌了。”

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話，穩定了人們忙亂的心情，給人們帶來了信心和辦法。只听得吼聲四起：

“對呀！動手干啊！”

“多來人呀！”

“對！快叫人去。”

一陣叫嚷之後，扛着跳板、圓木、油布和草包的人們飛奔而來。團支書劉學註，從肩上擲下瓦摺草包，雨水和汗水從他臉上直淌下來，身上全濕透啦。他向韓主任報告：“辦公室的人全來了，實習的學生也來了。”

這時，黨支部書記冒着大雨，也把民工領來了。工地主任、工長們象穿梭一樣地忙碌着。蘇支書向韓主任說：“老韓，分分工吧！”

“是，”韓主任右手習慣地指划着，發出了戰鬥的號令：“第一大隊注意：第一混合隊上防護板蓋油布，加固溝壁；第二混合隊快去一、二工地抬水泵；第三混合隊專管外圍排水；其餘各大隊，由各大隊長分別帶領，分頭行動！”

大家迅速地行動起來了。這是一場緊張的戰鬥。雨，凶猛地傾瀉着，但是，這並不能削減英雄們的戰鬥熱情，

大家在上級的指揮下，向暴风雨發動了猛烈的沖鋒！

看！第一混合隊的同志們上陣了。

“上！”閻洪華一聲召喚以後，象獅子一樣第一個沖上了腳手架。為了動作更靈活些，他把雨衣、工作服一件件地拋了下來，高聲嚷道：“給我繩子！”

“繩子來了！”張明義找來了一捆繩子，老遠就扔了上去，然後連忙往上爬去。王洪福、李青山等也不示弱。單排的腳手架搖搖晃晃，油布一捆捆地神速地吊了上去。

“鋪哇，快，越快越好——”張明義牙齒打着哆嗦，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無奈油布太重，一時展不開。

屋頂上的雨水嘩嘩地直流，澆得人連眼也睜不開，防護板是斜的，而且又是竹制的，就是晴天也難站住腳，別說是下雨。

王洪福他們也都顧不上雨打得眼睛發疼，就躺在鋪板上拉着油布，一路滾過去，把油布扯開了。這個辦法很好，大家馬上學着干。韓主任在下面為他們捏了一把汗，不停地叫喚：“小心點，小心點！”只見大張大張的油布一塊塊地攤開，雨水，再也沖刷不着溝壁了。

但是，雨仍在瘋狂地下着，溝里的水在不停地上漲，眼看要塌方了。韓主任用三米多長的杆子向溝底插去，驚道：“啊，探不着底哩！”

劉福有接受任務後，面對着這汪汪的水溝，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在四號水泵站搶撈木板時，他忘記自己不會水

就跳了下去，結果被卷到涵洞里去，飽喝了一頓水……現在有些猶豫了。但是他馬上振作起來，很快地用繩子捆着腰跳到水里去。接着，工長喬榮堂、顧奎林、史克福等也都跳了下去。

人們急中生智，把圓木柱子兩頭系在混凝土柱基上，然後拋入水中，人站在上面，半截浸在冰涼的水里。

水冷心熱，只听得吆喝聲與雨聲混成一片：

“支撐呀！加固，快！”

“卜通！”混濁的泥水濺起了一團水花。原來是第一混合隊副隊長韓根須跳進水里了。這個年輕的鋼筋工，性如烈火。他站在圓木杆子上，感覺得非常拘束和別扭，索性跳進水里去，說道：“這可帶勁！”

“卜通，卜通！”正是一人踊躍，萬眾從風。這時，閻洪華他們已從上面下來啦，見水溝的戰鬥如此激烈，就接二連三地跳進水中，個個象入海的蛟龍，半天才露出頭來。

“媽的，水好深呀！”王洪福狠狠地噴了一口水。

“快想辦法呀，連個站腳的地方也沒有……”張明義還未說完，王洪福又接上了，“這有勁也使不上啊！”

“快來呀！”韓根須急了，一聲召喚，王洪福、張明義馬上潤去幫忙，三人抱着一塊跳板，使勁地向溝壁靠攏去……。不會游水的人，就站在圓木上，一個勁地揮着大錘……

人們在水里起伏漂蕩着，頑強地戰鬥着！

已經十一点了，总算把支撐打完，加固好了。但人們并不能因此而松口气，該死的雨还在沒个完似地下着。

“大家都上来吧！”主任召喚着。他的臉色仍是那么沉着，“冻得够呛，大家快回去換換衣服，吃飯，現在託其他的人抓紧午休時間，把沟两头堵死，抽水。下午你們来安洋灰管子，打上洋灰，明白嗎？”

“明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同志們喝口吧！暖和暖和。”剛出病院的工会楊主席，一向无微不至的关心工人，看着大伙儿裹着湿淋淋的衣服，咬着紫紅色的嘴唇，特地送来了两瓶白酒。

第一混合队的同志們回到了工棚，心里有事，哪里吃得下飯，大家一直很着急，不时地跑到現場看看。只見刘学託滿身泥水，領着一些干部和民工正在緊張地堵水沟。六台水泵嗚嗚地叫着，已經五点了，水还有半人深呢！

队长非常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大声地說：“大家去吃点什么，充实充实肚子，才有力量繼續搶救；等会儿还要‘扎蒙子’，还要安水管子，还要打上洋灰，不吃是支持不住的，……走吧！”

“不吃也行，我是不餓的。”閻洪华只想到搶險的事，一点也不想吃飯。

天黑了，电灯也亮了，夜战开始了。

架子工已將巨大的洋灰管子下到了沟里。年老的肖工长也在水里战斗着，連近視眼鏡也摘掉了。經過长期

游击生活锻炼的苏支书，以一貫的沉着堅毅的姿態來去指揮着。

第一混合隊的同志們也沖下了水溝，誰也顧不得寒氣鑽心，蚊子亂叮，就裏然干開了。

年輕的張明又總是喜歡利索，他兩手一搓，汗衫也脫了，光着脊梁拼命地拉着“倒鏈”（一種起吊工具）。

“好了！”閻洪華高興地揮着手說：“完成了一個，再來！”

已經半夜兩點了，七節巨管已安好了四節，陰井也支好模板了，正在打洋灰。

“大家還是上來吃飯吧！”楊主席一再召喚，大家還是捨着干呢！韓主任也催道：“吃飯，攢點勁！”

大家很快的吃完了飯，果然，精神倍增。閻洪華看看表說：“快干吧！”

“慢着！”楊主席叫住了大家，念完了一張工地黨政工團領導送來的喜報之後，又拿出一瓶酒說：“同志們，大家都辛苦了，看樣子還得干到天亮！快多喝點吧，喝了會暖和些。”

但是，似乎喝兩口酒也會耽誤寶貴的時間一樣，只有兩個同志喝了點，大家仍然嘩的一聲向水溝沖去。

強烈的燈光照射着這緊張熱烈的戰場。

洋灰緊張地澆灌着，管子安好了一節，又安好了一節，水也排完了。

苏支书把最后一担洋灰倒进沟里之后，擦去了手上的泥，看了看表说：“同志们，现在五点，天快亮了。”

大家象泥人一样一个个的从沟底爬了上来。

“大家快去休息吧，棚内已经生好了火，烤烤去吧！”工会主席一阵亲切的催促，使大家心中格外暖和，都不觉流露出感激的微笑。

人们烤干了衣服，身上暖和了许多，被水浸得发白的腿也恢复了红润，嘴唇也由紫转红……

“干吧！干完放心些。”阎洪华说着，就一马当先，大伙儿又干开了。最后一节管子也下沟了。洋灰已把巨大的管子掩盖，卷扬机室柱基已打起了强大的护坡……

卷扬机室获救了。为“十·一”出铁的歌声随着上班的人流飞散在整个工地上。抢险的人们带着沾满泥浆的笑脸，也愉快地唱了起来，迎接着武钢美丽的早晨。

紅領巾螺絲釘

中共武鋼委員會宣傳部部長 陳醒亞

一九五七年秋收後不久，江蘇省崇明縣瞿犢初級小學校，少年先鋒隊瞿犢大隊的全體隊員，給武漢鋼鐵公司全體工人叔叔寫了一封信，還寄了九元五角四分錢，信上說，他們隊里展開了一次拾稻穗活動，一共拾得稻谷一百十三斤，賣給糧食站得到這筆錢，經過大隊熱烈的討論，決定把這筆錢支援武鋼建設。又說：“工人叔叔，請你們收下吧！雖然這麼一點點錢，也算表示我們全體紅領巾對祖國建設的心意，哪怕是給你們買一個螺絲釘也好。”

後來，瞿犢大隊收到了一個包裹，拆開來一看，里面有幾十本小圖書，和一本很漂亮的照片冊，冊里滿滿的貼着武鋼建設的各種照片，又收到一封信說：“紅領巾：謝謝你們！寄來的錢和信都已收到，我們按照你們的意見，把寄來的錢買了一顆螺絲釘，準備安裝在第一號高爐上。這顆螺絲釘，我們叫它紅領巾螺絲釘。”信的落款寫着“武鋼全體工人叔叔”。

小娥是瞿犢小學校的一個紅領巾，她學習成績很好，

老师經常表揚她是个“三好”学生。在拾稻穗的时候，她最积极，也拾得最多。她看了工人叔叔的来信和照片，高兴得跳起来，从此，她經常想看看这颗紅領巾螺絲釘，連睡觉也在想着。

時間过得很快，过了春天就是夏天，夏收之后，小娥的奶奶带着她到武鋼公司来探望她的姐姐。小娥的姐姐是武鋼子弟小学的老师，姐夫是武鋼的职工，他們見小娥来了，都很喜欢。

有一天早上，天气很晴朗，喜鵲在树上喳喳的叫。姐夫带着小娥到工地去參觀，他們一路上不停地講着。

姐夫說：“这里原来是很荒凉的地方，連水都沒有，做飯、喝水、洗臉用的水，都是用汽車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的。住房、厕所也沒有，生活上困难很多。現在可好了，不但电灯、自来水都有了，还建設了一大片的楼房，不到三年時間，这里就变成了一座新城市。”小娥听了也很高兴，又問姐夫：“那么，工厂有多大呢？”

姐夫說：“这个工厂可大啦！各种水管、汽管、油管，大的可装进一輛小汽車，小的只有手指那么粗；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管子接起来，由汉口到北京可以鋪个来回。以第一号高炉來說，一天一夜出的鉄，就可以制造拖拉机好几十台。……”

他們一面講着，一面走上了一个斜坡，到了武鋼工地。在工地里，到处都排列着木材、鋼筋、鋼板、吊車、起

重机，机器隆隆地响着，四方八面放射着电焊火花。汽车成队的在工地里穿梭般的来回飞跑。小娥愈看愈想看，愈看愈高兴。小娥同姐夫走到第一号高炉的卷扬机旁边，姐夫指着机器底下的螺丝说：“这叫做地脚螺丝。”小娥一数，有好几十个，卡着机器的底板，其中有一个，两头的螺丝帽都是红的。姐夫说：“这个地脚螺丝，就是你经常想着的红领巾螺丝钉。”小娥仔细看了看，这个地脚螺丝比手臂还粗，上面两个红帽子同碗那么大，包括埋藏在地下的部分在内，就有好几尺长。小娥很爱这个螺丝钉，用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舍不得离开。姐夫说：“把机器安装在地脚螺丝上，真不简单呀！要找平找正，相差不能超过几根头发丝；差了一点点，机器安装不上去；就是安装上去了，机器也不能正常转动。”小娥觉得很惊奇，就问姐夫说：“那么安装这台机器要多少时间呢？”

姐夫说：“以前在鞍钢安装这么台机器，就要四十五天。我们安装这台机器的时候，也是计划四十五天完成的。可是工人叔叔的干劲很大，经过几次讨论，就决定只要二十五天。但是结果呢？只十三天半就安装完了，而且安装得很好。”小娥眼瞪瞪地听她姐夫讲完，又用手摸摸那颗红领巾螺丝钉，心里涌上了许多感想：工人叔叔的本领多大，他们是多么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一定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远方的友誼

刘建邦

越是接近十月，沈阳重型机器厂包装运输組的組长李雷，越是那样的关心报纸上的消息。

一天，李雷找到了一份报纸，大声叫起来：“啊！你们看，武钢一号高炉烘炉了！”

办公室里的人也兴奋地議論着：

“嗯，一烘炉就快要出铁水啦！”

“哎呀，咱们给运的那个大炉顶，是不是也安上了？”

“废话！不安大炉顶怎么烘炉？”爽朗的笑声立即响成了一片。李雷也忍不住笑了。那个经历了多少困难才运走不久的高炉炉顶，又在他眼前浮动起来……。

去年年底，沈阳重型机器厂接受了个光荣的任务——为武钢制造一个大型高炉上的大炉顶。

设计科的鍛冶組和加工車間的工人們，經過緊張的戰鬥，終於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任务。

大炉顶，又扁又厚，又大又沉。从沈阳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路程，怎么运走？人們計算过了，火車、輪船、飞机

都不行。

这下，可把厂里的人急坏了。更着急的还是設計科包裝運輸組的組长李雷。为了这大炉頂，他熬过了多少难眠的夜晚。“难道能做成，不能运走？”他一再这样反問自己。

那些天，鐵路管理局的門檻几乎都让他踏平了。管理局的工程师翻閱了全国鐵路图，也是干着急。在我国鐵路史上，运这么大的东西还是头一次呢！

有一天，武鋼設備处的張斌处长找到了李雷，他拍着李雷的肩膀說：“为了响应党提出的赶上英国的号召，武鋼决定把出鉄的时间再提前一些。可是西方国家有的报纸說我們是吹牛！咳！我們一定要提前出鉄。”李雷气得一拍桌子：“張处长你放心，大炉頂我們一定尽快运到武鋼，就是扛也得扛去！”說完，头也沒回就走了。

这天晚上，他沒回家，坐在办公室，拿起那張大炉頂的图紙，踱来踱去地想着。窗外，突然响起一陣汽車“唧唧唧”的鳴叫声，他灵机一动：“有了，先用汽車从沈阳运到大連，然后再用船运到武汉不行嗎？”

第二天，他把这个想法告訴了科里領導。但誰敢担保走这条公路就沒一点問題。

“还是走公路吧！”李雷見領導沒吱声，又追問了一句。

“不行，这条路不熟！”

“不要紧，我先走一趟摸摸路。”

“这么远，你怎么走？你身体又不太好！”

“誰說我身体不好！”李雷很怕别人揭他的底，使劲地把胸脯一拍說：“神經衰弱根本不算病，我这次去，权当鍛炼鍛炼身体！”

领导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他高兴地騎上自行車，当天下午就启程了。起初，他是越蹬越有劲，等走过鞍山不远，就泄气了。因为他走过了好几座小桥，沒有一座桥能頂住大炉頂的重量。他心里七上八下，一时拿不定主意。“回去？不能！不回去？上哪呢？……”他想啊，想啊，到底想出了一条去营口的新主意：营口也有碼頭，从营口再运到大連港，然后再从大連港一直进长江到武汉。于是他蹬上車子又直奔营口。車輪飞快地轉动着，天空晴得沒有一絲云彩。李雷心里高兴地盘算着：要照这么好的天，再走三天就到了。不料，天不作美，第二天一早，忽然烏云滾滾，下起大雨来了。他穿上雨衣蹬得更欢了。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两三天，开头还是人騎車，后来車子騎不动，干脆成了車騎人了。一双八成新的球鞋，也被烂泥拔得掉了底。就这样，李雷一連走了五天，剛到营口港务局宿舍就病倒了。他的头热得象一团火，渾身直冒汗。港务局的同志都劝他休息，可是他怎么躺得住啊！厂里的人都在等着他，武鋼的高炉也在指望着他。第二天，他咬着牙，搖搖晃晃地到了碼頭，迫不及待地向一位工人打听：

“同志！有点貨能运不？”

“有多重？”

“二三十吨！”

“二三十吨！”工人吓得做了个鬼臉，“咱們的起重機最大的才五吨！”說完把頭一擺就要走。這最後的一縷希望也破滅了。他跺了跺腳，不覺自言自語道：“難道這武鋼的大爐頂就运不出去了？”那個剛要走的工人一聽說“武鋼”兩個字，馬上停住腳：“同志，你說什麼？武鋼？真是給武鋼运的嗎？”李雷點點頭，把詳情告訴了他，工人也着急得直搔后腦勺。急了半天，他想起大連的碼頭沒問題，才問：“往大連去的火車也运不了嗎？”李雷搖搖頭說：“不行啊！橋架子太矮过不去！”工人一聽又說：“那怕啥，那段路都是雙橋，你們走平橋不就过去了嗎？”李雷的心象點起了一盞明燈，馬上亮堂起來：“對啊！走平橋不就过去了嗎？”他樂得和工人握了一下手，扭頭就往回跑。

李雷从營口回來了。他連一口氣都沒喘，就又和武鋼工作組的許程光一塊去北京鐵道部。在鐵道部，經過幾個工程師的反复討論，方案確定了：火車無論走哪條雙軌綫上，走到前面有矮洞、架子橋的地方，馬上就开到雙軌的另一條綫上去。

走法解決了。車箱又出了問題：用平板車吧，一晃一晃太危險；用敞車吧，这么大的爐頂根本裝不進去。後來李雷親自跑到丰台，好歹找到了一種洼形孔車。可是弄回

來一試，還是進不去。廠里馬上和沈陽機車車輛廠聯繫，求他們協助修理。本來，車輛廠自己的任務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但一聽說是為了支援武鋼，便一口答應下來。他們抽出最有經驗的老工人和技術員，連夜突擊改裝，結果只用了十天就修好了。

萬事具備，但廠里還是不放心。為了行駛安全，還特意做個大爐頂的模型，先在這條綫路上試運了一趟。

運送那天，工廠里沒有一個不高興的。李雷也跟着火車一起運送。在沈陽鐵路局的大力幫助下，大爐頂經過五天的時間，終於平安地到達了大連。

威力巨大的起重機，是那樣安穩地把大爐頂吊上了輪船。

嗚！嗚！嗚！就要開船了。武鋼的工程師余文翰和許程光，緊握着李雷的雙手，感激地說：“老李啊！我們要走了。謝謝你和你們全廠的同志！”李雷緊緊地拍着他們倆的肩膀說：“謝什麼，這是我們共同的任務！”

苏联专家和称量車

炼铁厂称量車司机 王恒德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紧张的高炉安装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从焦化厂到一号高炉几公里长的皮带运输机已经嗡嗡地进行试运转。高耸入云的三座大热风炉已经烈火熊熊。……这些迹象告诉我们，高炉就要出铁了。可是，给高炉衡量矿石和焦炭的称量車还在路上。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这最后一台设备的到来。

这台称量車，是向苏联奥特薩称量車制造厂订的货。订货的时候，一号高炉计划在年底出铁，因此交货的日期排在第四季度。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武钢工人骑上了跃进的骏马，决定把出铁时间提前到九月中旬。这个喜讯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到了苏联老大哥那里。他们立即掀起了赶制称量車的热潮，提前完成了订货。

这已经是八月初啦。把称量車从将近两万公里外的苏联奥特薩运到这里，一般得四十多天。苏联政府立即通知沿途各車站以最快的速度抢运。奥特薩称量車制造

厂的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台车装饰得漂漂亮亮，还特地派老工艺师德米特列也夫同志护送。老工艺师把这当作自己一生最幸福的事，当天就启了程。

从苏联奥特萨到苏蒙边境，有一万三千多公里的路程，天气又变化无常，白天烈日炎炎，晚上北风凛冽。老工艺师呆在称量车的操纵室里，吃着带来的干面包和罐头，整整熬过了十八个昼夜。当列车到达乌斯基车站时，老工艺师跳下车来，紧紧地抱住来接车的中国同志，两眼闪着兴奋的泪花，激动地说：“这台车每个部件都完整无缺，性能良好，祝武钢早日出铁！”这种真挚的友谊大大鼓舞了我们铁路运输线上的同志，他们日夜抢运，八天就把称量车运到了武钢工地。

车到的那天，我们真是高兴得又蹦又跳。嘿！多大的家伙，深红色的操纵室，黑褐色的车架，又漂亮又精致。

同一天，苏联专家柯瓦里同志也坐飞机赶来了。他一下飞机，就赶到武钢工地给我们介绍这台车的构造和性能。他笑眯眯地说：“这是我国试制成功的第一台大车，是奥特萨称量车制造厂的‘头生子’，我们还没有试用过，缺点一定很多，请同志们多提意见。”专家这样谦虚诚恳，真使我们感动。这种兄弟般无私的援助，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大家听了立即异口同声地说：“这台车太好了，我们没有什么意见。”柯瓦里专家接着象一家人一样，时而指着车子，时而指着图纸，向我们介绍了一遍

又一遍。直到大家都点头說：“明白啦！”他才停止。

柯瓦里专家不仅向我們作一般的介紹，还日夜和我們一起苦干。九月初，天气还相当悶热，专家往往累得滿头大汗，身上被蚊子咬得斑斑点点。我們怕他受不了，不时跑过去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对我們說：“謝謝你們，我不怕热，也不怕咬，你們去干活吧，……”

专家对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一点也不含糊。由于沿途几次換車，有些編号都弄丢了。专家就亲自动手，在那油腻膩的零件里翻来找去，弄得滿身滿臉是一片油污。我們上前劝阻，他就风趣地鼓动說：“来，我們来竞赛竞赛，看誰干得好干得快！”

这样忙了五天五夜，称量車开始試車了。柯瓦里专家一步也不肯离开，时而在車上，时而在車边，就象媽媽亲切地照护着剛迈步的孩子。車子开动了，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里。可是不久就发现速度不太快，而且有噼噼的响声。是什么原因呢？专家立即吩咐关車。他又里里外外檢查了一遍，发现是抱閘有点小毛病。这已經是九月十一日，要把它拆下来重磨已經来不及了；不磨吧，就会影响装料速度。专家就想了一个新办法：加装一个彈簧，彈簧装好了，抱閘馬上就灵活了。

一切都准备停当，单等着装料上炉了。誰不希望我們自己亲手建成的第一座大高炉，能够多出鉄、快出鉄、出好鉄呢！可是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如何快装快跑快

卸，柯瓦里专家好象摸透了我們的心事，說：“要快，閘門是關鍵，閘門一時打不開，原因有二：一是气压不够，一是气道不靈活。只要在卸料时适当調整气閘就行了。”說完便當場給我們表演。他那灵敏的动作，使得称量車在他手里比什么都馴服，要多快有多快。柯瓦里真够得上是一个出色的工人。我們照他的办法去干，效果果然很好。我們把这办法傳給新来的工人。后来，这些学习開車不到一年的女徒工，竟多次創造了新紀錄。这些成績是和苏联专家柯瓦里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

称量車投入生产以后，情况良好。专家才滿意地离开工地。临走时一再嘱咐，有事立刻打电话找他。

过了几天，突然有个車斗不太灵活了。我們檢查来檢查去，沒有得出什么結果。有的說：“为了不影响生产，快請专家来看看。”有的說：“能使，对付着先使吧，这几天专家太累了，應該让他好好休息。”最后，大家觉得毕竟生产是大事，决定請他来。电话打去不久，柯瓦里专家真的赶来了。他还穿着件綢衬衫哩，看样子，連衣服都沒来得及換。他一来，立即向我們了解情况：

“开閘門时調整气閘沒有？”

“調整过。”

“怎么样？”

“很慢。”

“再来一次。”

我們試了一次之后，他就走到車邊側耳細听，說：“气缸漏气。”原来是安裝时皮垫圈垫偏了。事后，專家介紹了这种听觉檢查的办法。跟專家一起裝了这台車，學到了很多东西。柯瓦里專家告訴我們的，都是些扎扎实实的經驗。

柯瓦里專家回國了，但是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却永远留在中国。

毛主席看第一次出鉄

高炉車間主任 李凤恩

武鋼一号高炉，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开炉出鉄，迎接我們的第九屆国庆节。由于武鋼全体同志的努力，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苏联的大力援助，特别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领导，建設工程一再跃进，决定提前在九月十一日投入生产。

九月十二日，高炉全体职工，都紧张、快乐地为第二天的出鉄，做着各种准备工作。許多苏联专家和炼鉄厂的技术人員，在炉前炉后，进行生产前的总檢查。鉄矿石、石灰石和焦炭，都已經往料車坑里运送；出鉄場上的鉄沟，已經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候着鉄水的奔流；巨大的鉄水罐，也已經停放在鉄沟的流嘴下面，張着寬闊的嘴巴，等候着吞飲第一股鉄水。

可是，許許多多的廢枕木——那是准备在开炉点火时用的引火柴，还堆积在炉前。炉前工們都集合起来了，准备着往炉内运送这一堆廢枕木，打好开炉的第一仗。前几天，他們忙着安裝、运送等工作，都已經够累的了。我儿

次劝他們說：

“同志們！先去休息休息吧，時間還早呢。”

他們總是搖搖頭，笑着說：

“不累啊！要出鐵了哪！”

我心里非常明白：大家的希望就是快快出鐵。这个聳入云霄的高炉，它建成的時間总共不过十四个月零十三天。現在，一号高炉馬上要架柴点火了，要出第一炉鐵了，这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大事。誰还能够抑制得住內心的激动呢！老包、老徐，都是我的老战友，从一开始安装，我們就在一起工作。今天，他們又和大伙一起，追着我催促：

“下令装枕木吧，老李！”

这两个老伙子，也性急起来了。我只好告訴他們：因为炉頂上的大小鐘還沒調整好，得等一些时候；其实这个情况他們也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解說。老包，这个老炉前工，臉孔被炉火熏得黑黑的，再加上油垢和灰尘，鼻子、嘴巴几乎都看不清楚，只看見一双黑眼珠在那里轉动。他身上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勁头，象永远使不完似的。他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一会儿从风口钻进炉內，一会儿又跑到鉄口。方臉粗眉，身材高大的老徐，干活更象老虎一样，哪里工作最緊張，他就在哪里出現。我們参加高炉的开炉，真記不清楚有多少次了。可是，随便哪一次，都沒有这一次那样使人激动。因为这是咱們自己建造的最大最

新的高炉啊！

夜間十一時半，厂长下了命令：开始装枕木。进入炉内的六个老工人，各带着一个青年工人，在三号、十一号风管口和铁渣口，把枕木一根一根地向炉内递送。那种紧张的劳动场面真叫人感动：搬的搬，递的递，架的架。炉内烘炉的余温，还在摄氏五十度以上，一进去，就使人立刻感到呼吸困难，头脑昏晕，汗如雨下。有些同志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就干脆脱下衣服，光着膀子干。为了照顾一些年老工人的体力，叫他们不要搬那样重。嘿，哪晓得你越叫，他们就越搬得重。因为是旧枕木，上面有钉子，有些同志的身上、手上、脚上，都被划破了，护士同志要给他们敷药、包扎，他们都不愿意。时间就是铁，我们赢得了时间，就取得了胜利。为了保证在十三日按时出铁，总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要在四小时内把枕木装好。根据我们以往在鞍钢的经验，架引火柴，起码得要八小时到十二小时，况且炉子还没有这么大呢！现在提出四小时，真是大跃进！

从一开始架柴，我就在炉内和大家一起劳动。大家越干越欢，越干越起劲，大根大根的枕木，平时两个人才抬得动，现在一个人搬起来，还觉得轻松。老工人朱明水同志站在高处，挥着手臂向大家喊道：

“同志们！鼓足干劲，提前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汇报成绩。”

炉內的枕木，越架越高。我一不小心，一个指头被枕木砸破了，大家看見了，都要我去休息，我觉得这是小事情，現在炉外炉內正需要人，輕伤决不下火綫，包扎好了，又繼續干。

架完最后一根枕木，已經是十二日清晨三點鐘。一千多根枕木，只用了三个半鐘头，咱們又打了一次胜仗，又創造了一次紀錄。

十三日这天清早，大家都兴奋地談論着：“咱們高炉第一次出鉄，中央首长会不会来？如果毛主席能来，該多好！”

十二点半，厂党委呂書記召集一次會議，他說：“今天我們第一次出鉄，毛主席要来！”

我一听到毛主席要来，精神抖擻，感到十分兴奋。呂書記又接着說：

“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到：安全生产，叫毛主席愉快地看見出鉄，每个人不能离开崗位。”

呂書記又轉过头来和我說：“等毛主席上来后，我和你一道去見毛主席。”

記得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我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的时候，毛主席还和我們全体先进生产者一起照了相。这一次又能够見到他，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过去，我每次見到毛主席，身上都增加了力量，回来后，工作特別有勁。每次，見到毛主席

的身体都是那样健康，心里就觉得十分幸福。可不是嗎？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們全国人民的幸福。咱們工人階級一定要在劳动生产中，为全国人民創造更多更大的幸福，答謝毛主席對我們的关怀。听过呂書記的講話后，我就急忙回到炉前，对一切設備、工具和交通，再进行一次檢查。一定要让毛主席愉快地看見咱們高炉第一次出鐵，一定要让他愉快地在炉前走一走。檢查完了之后，我就召集了炉前的工人們，开了一次会。我說：

“同志們！咱們參加建設武鋼的工作，真是光榮；今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要來了！”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驚喜地說：“真的嗎？”

“真的。大伙想想，用什么來迎接毛主席？”

工人們聽見毛主席要來，興奮極了。有的老工人還激動得流淚。你想，在舊社會里，咱們老工人，被官僚、地主、資本家叫做“臭工人”，受壓迫，受剝削，吃過多少苦頭！解放了，咱們工人當家作主，今天毛主席又要親自來看咱們，怎么不感動得流淚呢？

“毛主席一到，一定馬上让他老人家看見鐵水流出來！”

“一定叫鐵水流得多，流得快，让毛主席看見，快快乐樂！”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表示了決心和信心。

第一次開爐出鐵，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困難不

能說沒有，但無論如何，咱們不能向困難低頭！開完了會，我又帶着大家進行一次檢查，首先是檢查鐵口開口機。檢查完了，我又召集爐前工小組長會議，要大家好好地準備戰鬥力量。

下午三點半，毛主席來了。辦公室里，馬路上，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熱烈的掌聲，到處都是“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他穿着白襯衫、灰褲子、布鞋，和許多人一道上了爐台。果然，他一上來，工人們就註鐵水流出來了。我跳着高呼：

“毛主席，鐵水流出來啦！”

和毛主席上爐台的同時，和第一股鐵水流入鐵水罐的同時，廣場上的群眾，四周廠房窗口里的群眾，爐前爐後的群眾，又高呼着：

“毛主席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時候，爐前是鐵水奔流，鐵花飛濺，一片通紅；爐外是陽光照耀，萬眾歡騰，心花怒放，顆顆心都向着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真是咱們武鋼值得紀念的日子！

因為是頭一次出鐵，出鐵的時間短，鐵口一直在噴，我不能離開崗位，沒有去見他老人家。我心想：把工作做好，就等於見到了毛主席。我一直沒有離開鐵口，緊緊的守着崗位。

鐵出完了，毛主席從平台上，慢慢的走了下來，向歡

呼的群众挥手。在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中离开高炉了。他走后不久，我马上在炉前召集一次会议，大伙商量着：如何用实际行动来保证生产指标，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会后我站在炉台上，看见蓝天白云下，那黄橙橙的阳光，照在高炉上和热风炉上，照在新建的厂房和烟囱上，照在一望无际的武钢工地上，照在紧张劳动着的工人同志们的脸上。我看见两个巨大的料斗，一上一下的，向炉顶运送一批一批的原料，倒料时发出巨雷般的巨响。高炉正在顺利地生产着，我的心中是多么的欢乐！

（力 扬、卢怀秧整理）

最大的幸福

工業安裝公司女電焊工 吳潤梅

平時我總是這樣想：一定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績來，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我曾經做了一個夢——我正在焊接高爐爐殼的時候，忽然通訊員送來一個通知說：“小吳，趕快回去，黨委通知你上北京去見毛主席。”我一聽，高興地跳了起來，急忙把焊鉗一甩，連面罩和手套也顧不得脫就趕快走了。我走呀走呀，猛抬頭，啊！前面站着的不就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嗎？他老人家帶着慈祥的笑容在等着我們呢。我激動地走上前去，緊握住毛主席的手，向毛主席問好。我正在高興地和毛主席談話的時候，忽然一陣嘈雜聲把我驚醒了，我揉揉眼一看，原來是同志們下班回來了。好夢被打斷了，我很不愉快，半天不能入睡，我心里說：“你們哪，為什麼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下班，下班回來了為什麼要吵吵嚷嚷的，把人家的好夢都打破了。”我又想：“只要自己有決心爭取，一定可以實現上北京去見毛主席的願望的。”

沒想到這個最大的幸福不久就來到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傍晚，我吃过晚飯，剛从食堂里走出来，刘書記碰到了我，对我說：“小吳，明天你在家等着，江師傅来了以后，我跟你們談一件事。”我急躁地問：“刘書記，是什么事，現在說不行嗎？”刘書記挤了挤眼睛，微笑着說：“別慌，明天你就会知道的。”說完就走了。我想究竟是什么事情呢？猜了半天也沒猜着。

第二天，江師傅一下火車，就找我一起到刘書記那儿去。刘書記小声地对我们說：“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明天高炉出第一炉鉄水，毛主席要来看出鉄，公司党委决定叫你們去陪主席。”我一听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我想，这下子真是要見毛主席了。

这一天好象特別长似的，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太阳推下去。晚上睡覺的时候，我总是合不上眼，我想：明天就要見毛主席了，象我这样一个出身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能够去見国家最高領袖，过去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不是党的培养，我哪能有今天呢？我当上了高炉电焊工，党给了我最大的荣誉，我一定要把这些都告訴毛主席。

天亮了，我起得很早。今天是九月十三日，是我最幸福的一天。这天我真愉快极了，嘴老是合不攏来，大伙儿說：“你今天怎么这样高兴，有什么喜事嗎？”我只好說：“今天有最大的喜事，等一会再告訴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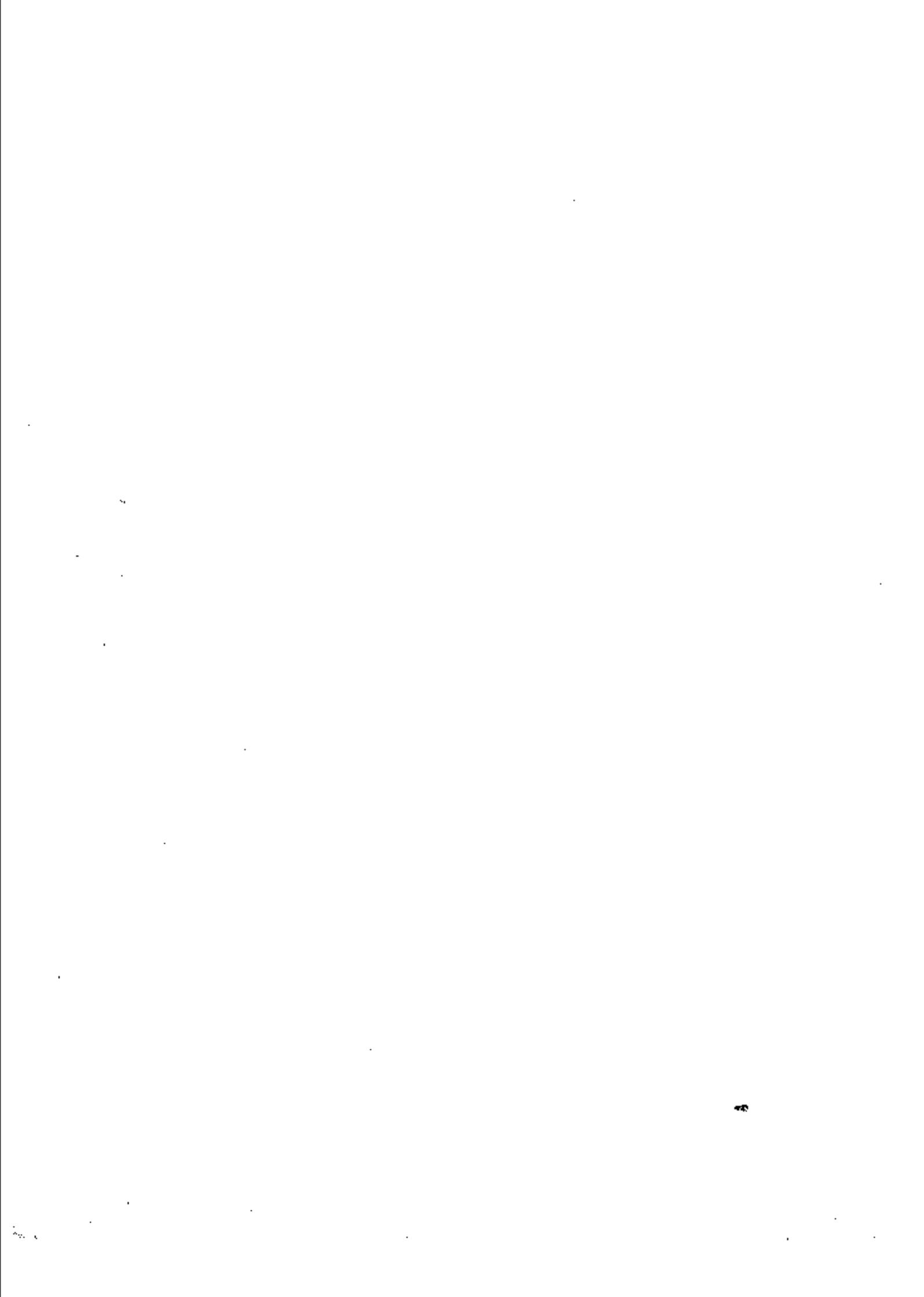
下午一点鐘，我們十几个人乘汽車到了高炉出鉄場。这时炉台四周站着成千上万的人，大家都焦急而激动地

等候着毛主席的到来。过了一会，几辆小轿车缓缓地穿过人群，驶进了出铁场，顿时，整个高炉工地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毛主席下了车，微笑地一面向群众招手，一面迈着稳健的步子，慢慢地登上了炉台。我们十几个人排成一行迎接着主席。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向我们走过来了。我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这时，我仔细地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穿着白衬衫，灰裤子，脚上穿着黑布鞋，是那么朴素，脸上带着微笑，红光满面。我想：“他老人家这么健康，真是六亿人民最大的幸福。”我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放，心里激动得咚咚直跳，直到我看见许多同志伸出手来等着的时候，我才依依不舍地松了手。毛主席和每一个人握了手后，我们都围在毛主席的身旁，抢着向毛主席问好。接着毛主席问我：“你多大年纪了？”我很激动地回答：“今年二十一岁。”毛主席又问：“工作有什么困难吗？”我回答说：“在党和您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勤学苦练，开动脑筋，困难就会给我们让路。”毛主席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话还没有说完，苏联专家组组长来了，毛主席和他亲切地谈着，我就站在毛主席旁边听他老人家谈话。

第一炉铁水流出来了，金色的铁水灿烂夺目，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大家也都跟着欢呼起来了。第一炉铁水流完后，毛主席要走了。我赶忙从人群里挤出来和毛主席握手告别。毛主席慢慢地走下炉台，和拥过来的

人握手。直到小轎車走了很久，大家才散去。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最難忘的一天。每當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起了毛主席，就有了克服困難的決心和信心。我要把一切力量獻給黨，創造更大的成績，報答黨對我的教育和培養，爭取上北京再去見毛主席。



由文祥办学

中共武鋼委 員會宣傳部副部長 趙 尋

一輛却貝尔載重汽車在工人村的坡道上，老牛似地只是哼唧不能前進。司機老王急躁地跳下車，打開車蓋，修理了半天。他滿頭大汗地走上司機台，又是一陣哼唧聲，最後，連哼聲也沒有了。老王索性跳下車來，拍的一聲拉下了車蓋，把搬子和改錐往車上一扔，憤憤地說：“媽的，修了半月，跑了三天，又得進療養院了！……”

老王的車被另一輛汽車拖着，進了療養院——汽車隊的修理場。跳下車他就往電工組走去，迎面正碰着電工組的組長由文祥。

“由師傅，你們這發電機怎麼修的？”

“怎麼啦？”

“沒三天又壞了！”

“那誰知道，人還短不了害個病呢！……”

“修半月，跑三天，這麼干可受不了哇！”

“那你就省着點開，慢着點跑唄！”由文祥心想：你們只顧多拉快跑，哪管車的死活。

“你們这么干,完不成运输任务;高炉‘十·一’出不了铁,可要负责任呀!”老王的火气还未消。

“呀!好大的帽子,武钢建不成还来问我们呢!”由文祥也火了。

“就是得问你们,你们这么个干法就是不成!”

“不成,你要怎么样?”

“我得向上边反映……”

“反映去吧,你们还反映少了!……”

另一个司机忙来调解:

“算了,算了,吵么事吵,还是赶紧给修一修吧!”

“挨个儿排着吧,你看……”

一字长蛇阵的汽车都停在场子上,看样子修到这辆车至少又得半月。

这是整风以前的事。一九五八年是武钢建设空前紧张的一年,一号高炉要提前在“十·一”出铁,与此有关的一系列的施工都要往前赶,大量的设备、材料都得靠汽车运往工地。可是,汽车队车辆的完好率经常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汽车是长期积压在修理场上,而修理工作中电工的活占多数,偏偏他们就是这样要紧不忙地干着,司机们一着急就去催。修一回车,吵一回架。你越吵,他越修得慢,闹得司机们都怕同电工组打交道。

运输公司党委书记一听到电工组的问题就皱眉头。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

上,他批評了电工組,并指名要由文祥負責,限期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电工組挨批評这并不是头一次,正象他們自己說的:他們不是吃飯过日子,是吃“夹心餅”过日子的——上边“克”,下边罵,几头不落好。开始,大家也想爭口气,干出个样子来。可是,除了徒工,四个師傅八只手,怎么干也不赶趟。后来,大家也“疲”了,干脆,破罐子破摔。大家都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倒霉的电工組就好了。

开完大会,由文祥又写了份报告給王主任——要求調动工作。这是他的第七次报告了,原因还是那些:母亲在这里生活不习惯,經常生病,鬧着非要他一块回东北去;自己也干不了这份工作……这次,他表示不干了,如果領導上不肯調动,他就請求退職。……

运输公司同机械动力站合并以后,不久,裹裹烈烈的整风、双反运动就展开了。大字报象一股冲击的力量,在各个角落激起了狂濤巨浪。

一天晚上,王主任和李支书一块儿到由文祥家里来了。他們一句也沒談工作的事,倒跟老太太談起家常来。老太太这天正不高兴,卷起行李要回东北,抱怨儿子太不听话,不肯跟她一块儿走。王主任他們一来,可找到了个发牢騷的对象,就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訴起委屈来。老太太从由文祥的父亲这个老鉗工說起,老头子是如何老实忠

厚，如何吃苦受罪，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挨过日本鬼子的打，挨过资本家的骂，末了，还是窝窝囊囊地死去了。老钳工一死，扔下了由文祥兄弟两个十多岁的孩子，旧社会里，谁管这些孤儿寡妇，……老太太提起这段生活，眼泪就往下掉：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呀，橡子面吃得肚子发胀，可还不能天天有……”

实在没法儿，只有访亲托友把十五岁的由文祥送到私营工厂去做学徒。老太太知道当学徒苦，但还是不能不让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从这开始，整整二十一年，由文祥没有离开车床和案子。因为他长年劳累，三十六岁的年纪，看上去却象四十开外的样子。母亲心疼自己的儿子，解放以后想叫他过几天安适的生活，可是，由文祥偷偷地去参加了志愿军，老太太成天价盼呀想的，盼得好容易儿子回来了，在家没待多久，又来到这人地生疏的武钢。老太太跟到武钢，生活不大习惯，在哈尔滨又扔下二儿子，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于是，成天嘀咕着要回去……

王主任把武钢建设的情况说故事似地给老太太讲了一些，比如：一个厂房有几里长，一个高炉一天一夜出的铁能打几十万口铁锅……有了钢铁我们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而由文祥他们的工作对武钢建设关系很大。又说到目前在建设中生活是苦点，领导上对他们照顾也不够。老太太忙说：“这生活还能叫苦哇，有这日子老头子

也不会早死……”老太太有点气管炎，王主任让由文祥明天抽点时间带她去职工医院看看病；老太太睡不惯木板床，王主任和李支书商量着要给砌个火炕；老太太吃不惯大米，他们又说要给多弄点面粉……。王主任劝老太太多住些时，看看武钢建设这伟大的场面。如果她实在想二儿子，也可以回去看看，火车来往也方便。总之，老太太被王主任说得心平气和的，自动宣布：不回东北了。

王主任和李支书走后，由文祥这一夜没有睡着觉，回忆象电影似的在脑子里闪映着：父亲的死，苦难的童年，痛苦的学徒生活——为了烤焦了一块面包，白俄工头随手就是一拳，鼻血一滴滴流在胸前，还不敢哭……“八一五”苏军解放了哈尔滨，象一所黑漆的房子里打开了窗户一样，他这才感受到了祖国的阳光和温暖，才感到工人真正翻了身。可是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了战争，刚获得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胁。从自身的经历中他知道保卫祖国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当领导上号召抗美援朝时，他自动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三年的战场生活是他终生难忘的。在那里，他不仅受到了战斗的考验，更接受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他没有辜负党和阶级兄弟的期望，一次又一次的立功喜报送到了家。……胜利了，他带着奖章复员了，又回到了故乡。故乡却变了样：大大小小的工厂建立了起来；徒弟当了车间主任；童年的朋友当了党委书记。他又兴奋地参加了和平建设的行列。在新的战斗中，

又成了先进生产者。……选拔优秀工人支援重点建设时，他被派来武钢。多少羡慕的眼光送他走上这光荣的岗位。可是，想不到在武钢……就这样回去吗？这样回去有什么脸见同志们？

“不，不能这样下去，要走也得把电工组的工作干好了再走！……”由文祥想到这里，下定了决心，一拳打在床边上。这时，他才想起睡在身边的爱人：“别把她吵醒了吧，明天她还要上班……”翻过身去一看，她也睁着两只眼睛在凝想着：

“我想，你还是不能走，武钢建设很重要，工作又需要你，你就留下吧！妈要再吵，我送她回去……”

“不，我们都留下，不干好工作，谁也不回去！……”

第二天，王队长通知他参加农村参观团，到红安、麻城等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去。

由文祥从乡下参观回来，显然情绪上有些激动。平时他比较沉默，这会儿话也多了起来，到处给人讲革命母亲徐大妈和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故事。

由文祥看着修理场上摆成一字长蛇阵的待修汽车，心里真着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一心想着把这批车赶着修完。可是，尽管他整天价忙活，旧的修好了，新的又来了。这怎么办呢？由文祥一想，干脆就住在车间里，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总不能让汽车因为电修赶不上而影响

出車！”这就是他心里暗自打定的主意。从此，由文祥的心就长在汽車上了，工作室就成了他的家，每天起早貪晚干了二十八天，终于將修理場上的一字长蛇陣消灭了。由文祥的工作精神感动了大家，王璞珍和别的工人也搬来車間，同由师傅一块儿坚持工作。后来大家又商量了个办法，实行輪班制，从此电工組出现了新气象：汽車随到随修，不分白天黑夜。过去是：“晚上班，早下班，湊足八小时算一天。”现在是：“早上班，晚下班，随时到，随时修，不积压，不吵架，干不完，不回家。”汽車队車輛的完好率由整风前的百分之四十猛然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看到电工組的轉变，最高兴的是司机同志們，他們自动写了好些喜报，敲鑼打鼓地送到了修理車間。

这一天，夜已經很深了，突然董書記来到了电工組。党委准备开一次整风运动的經驗交流会，想請由文祥談談电工組整风的經驗。董書記就是为这事来找由文祥的。由文祥把情况談了一遍，董書記忙說：

“老由，你們太辛苦了，这样下去不行呀！人是肉做的，鉄打的机器还得檢修呢！”

“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作又这样多……”

“工作多，技术力量不足，这就是我們当前的矛盾，要想法解决这个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也不难，不要多，能再有二十个技工就行了……”

“二十个，两个也想不到，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人家都要我们去支援他们呢，想要打别处调人来，恐怕办不到，你们组里人不算少哪！”

“人不少，多半是徒工……”

“这就是潜力，徒工就是技工的后备力量。”

“现在还顶不上用……”

“老由，单靠几位将军打仗是不行的，得把下边的小兵带动起来，想想看，在培养徒工上有没有速成法？……”

董书记的这段话给了由文祥很大的启发。第二天，在整风经验交流会上，他提出了电工组的跃进规划，决心要抱十一个大“西瓜”，其中第一个就是：“保证将自己所有的技术毫不保留地教给徒工，培养新技工。”

为了实现这条规划，电工组三个师傅分了一下工，一个人带几个徒弟，包教包学，限期完成。由文祥一个人就包教四个。师傅们除了干活，还抽时间来教徒弟。教了这个，那个没学着；教了这样，又拉下了那样；有的徒工学得多，有的徒工学得少。于是，小心眼点的徒工就以为师傅偏心眼，搞得内部还有点不团结，而且进步不快。“这样分散培养的办法，费力不讨好，不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由文祥心里想，但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好办法来。

不久，领导上为了充实电工组，又给了他们五个下放干部。这样一来，老师傅们感到更多了一些教学负担，更促使由文祥想立即解决这个教学问题。他了解了一下，

下放干部中有个“技术归队”的干部，叫黄知行，担任过内燃机的讲师，于是，他想：咱们能不能搞个业余技术训练班呢？

当天晚上，他把黄知行找到家里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老黄满口赞成，两人就开始拟了个初步计划。

第二天，由文祥一进车间，就把业余技术训练班的计划向大家宣布了。还没有等他说完，有的徒工就跳起来：“由师傅，我报名！”“由师傅，多会儿开课呀？”“由师傅，你这办法真好，真替我们想得周到！”……大家的学习热情给了由文祥不少促进的力量。

由文祥把这计划拿去征求董书记的意见。董书记连连点头称好。于是，电工组把他们的跃进计划的第一项改为：“集体办个业余技术训练班，保证将技术教给徒工与下放干部，使他们在三个月后提高到三级工的水平，能够独立操作。”

“老由，三个月，三级工，有把握不？”董书记问。

“有把握！”由文祥满怀信心地说。

“你们这‘西瓜’可越抱越大了呀！”董书记兴奋地说。

打这，由文祥的业余技术训练班就开始搞起来了。

可是，事情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训练班有了学生，还得有教员。由文祥愿意当教员，黄知行也说：“我算一个。”虽然他们愿意尽义务，但在大跃进中，工作都很忙；从备课、讲课到实习，就靠两个人用业余的时间来搞，

那的确有点招呼不过来。电工组还有两个师傅，由文祥想把他们也动员来教课。

他先去找张师傅，张师傅说：

“由师傅，你没看看这些学员都是啥人？”

“啥人，不就是些徒工和下放干部？”

“人家不是高中就是初中，我可连初小都没念完……”

“技术上你总比他们有经验吧？”

“瞎，我那点经验，也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哇’。你看，要是在课堂上，学生提个问题，一问三不知，闹个大红脸，那我不是自找没趣……”

“会多少教多少嘛，不懂的咱们一块儿研究，咱又不收学费，谁还会笑话，为的是工作需要……”

“由师傅，工作紧，我多打几个连班没啥，教课这活真不是咱们干的，最好还是找工程师他们……”

由文祥又去找杨师傅。杨师傅原是由师傅的徒弟，他大概不会推脱，谁知杨师傅回答得更干脆：

“我可干不了！”

“为什么？”

“没那分‘德才资’！”

杨师傅话里有话。原来评级的时候没提他的级，一直不大满意。

“这么多年你也学了不少，总比他们强吧！”

“也强不了多少。人家三个月以后就成为三級工了，我这个四級工也得提高提高，有点时间我自己还要学习呢！”

“不能只顧自己，这也是工作……”

“这可不是我分内的事，我也不想出这个风头！……”
說完甩手走了。

領導上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通过团支部对楊师傅（他是团员）进行了批評。楊师傅来找由文祥解釋：

“由师傅，你可能对我有点誤会……”

“什么誤会？”

“办訓練班的事，我不是不贊成，我是怕自己的能力不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我肚里有多少貨你还不清楚。要給人讲一套，我哪有那个‘德才資’……”

“你要是怕讲不好，我给你編好讲义，你只管上課得了！……”

“你編讲义？那行，那我就来当个教員！……”

張师傅听说有現成的讲义，自己只讲实际操作，也同意来当教員了。

提起編讲义，这又是一道难关。的确，凭由文祥二十多年的实际操作經驗，閉着眼睛也能摸清汽車电器设备的綫路，給學員們教些操作方法也不費难。但是，要把这些經驗条理化，提高为理論，不仅讲出方法，而且要讲出原理，还要把这些原理有組織有邏輯地用文字写出来，这

对于这个只有初中一年級的文化程度、經常拿改錐而少拿筆杆的老工人，真是有些困难。他在思想上也有过犹疑：編讲义，我們干得了嗎？这大概是那些有學問的教授專家們的事吧，还是去找本現成的書來講吧。于是，他到新华书店去，翻遍了有关电工技术方面的書，可是，不是太深，就是不实用。既适合訓練班學員的程度，又适合当前工作的实际需要的書籍，实在一本也找不出来。沒法子，逼上梁山，只得自己干。

武汉的夏天是真够悶热的，由文祥一边擦着汗一边写着讲义，汗水常常把紙都湿透了。因为蚊子多，有时他就躲在帳子里写……开始，写不好，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搞到晚上一两点鐘还是一无所成。……不但要自己編写，还要自己刻印。刻蜡版这活儿虽然不难，可乍一上手也并不好搞。重了拉破蜡紙，輕了又印不显。由文祥第一天开始刻的时候，由下午八點鐘直刻到晚上一點鐘，蜡紙刻了小半筒，一張也沒有刻好，等他爱人半夜醒来，看見由文祥伏在一堆廢紙当中睡着了。他爱人輕輕叫醒了

他：“……去睡吧，明天再搞……”

“啊，怎么我睡着了……不行呀，明天上課要用……”

“明天請个人来代你刻一下，你这样，还不是浪費蜡紙！”

“誰都忙，还是自己学着干吧，这圖我自己画放心些。”

天快明了，他終於刻出了第一張講義。

從此，由文祥每天堅持不懈地進行着刻寫講義的工作，不論活兒多忙，不論天氣多熱，他總要事先把上課的講義預備好。這一學期結業的時候，他的講義已刻印好十多万字厚厚的一大本了，這些講義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有些單位還派人來索取或抄寫。有一天湖北人民出版社來了個編輯同志，他要求由文祥同志把這本講義交給他們出版。“出書？”這是由文祥從來沒有想到的，他編講義只是為了工作需要，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出書。但是，由文祥無法拒絕編輯同志熱情的要求。經過一番整理以後才把稿子交給了出版社。不幾個月，一本《實用汽車電工技術》在書店的櫥窗中出現了。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志為這本書寫了序言。這本具有實用價值的新書，大受讀者的歡迎。

正當高爐緊張施工的時候，有一天，一輛却貝爾載重汽車被另一輛汽車拉着，開進了汽車隊的修理場，從司機台上跳下一位司機，不是別人，正是老王，他急急忙忙往電工組走去，迎面又碰上由文祥：

“由師傅，我的車又壞了……”

“壞了，我們馬上來修。”

“你看，早不壞，遲不壞，正在這骨眼上出毛病，明天高爐工地還等着材料施工呢！”

“別着急，让我檢查一下看。”

由文祥打开車盖，仔細地檢查了一遍，里边的电綫全坏了，需要拆下来換上新的。老王一听这情况，更急得冒汗，他知道，这样的工程，再快也得三天。

“得，性急遇着碗热鍋粥，这回要好看，跃进规划剛提出去，尽等着看笑話吧！”

由文祥知道，自整风以后，司机們自动把計件工資改成了計时工資，还退回了武汉市支援的一百多輛汽車。現在他們負担着比以前差不多重一倍的运输任务。

“別着急，王師傅，我們来突击修一下！”

“突击修，几天能得？”

“不誤你明天出車就是了。”

“什么？明天！由师傅……”老王紧拉住由文祥的手，激动得連感謝的話也說不出来。

由文祥匆匆忙忙赶回了車間，向同志們宣布：

“同志們，有个紧急任务，今晚我們要赶修一輛‘却貝尔’，願意参加的下班以后請留下。”

下班以后，誰也沒走。由文祥說用不了这么多人。最后，指定了四个徒工留下，劝其余的人都回家。可是，張师傅不肯走，他把由文祥拉到一边：

“由师傅，这样大的修理，你就靠这四个徒工？……”

“經過这一段学习，他們已經不是徒工了。我要在实际工作中考驗他們一下！”

“考驗？有点悬！这一百多根綫头，接錯了一根都要出紕漏呀！”

“有我在这里掌握着点，你放心吧！”由文祥边說边把他推出了工作室。

由文祥把修理的計劃作了詳尽的說明，并給他們具体分了工，全部放手託徒工們干。他自己在一旁作些技术指导。

在揮汗如雨的武汉夏夜，青年工人們的工作热情比气温还高。他們终于在黎明以前完成了这个平时至少得三天的修理工作。由文祥全面地檢查了一下，沒有一点差錯，心里想：“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脑子真快呀！我們过去当三年的学徒，也学不到这样的手艺呢！”他想夸他們几句，可是沒說出口。

天亮不久，老王就来了。由文祥叫他上車試試，他开动了馬达，听到机器正常运转的声音，心里真比听音乐还高兴。老王跳下車来，一把把由文祥拉上車去，一边向电工組的同志們嚷着：

“上来，上来，同志們，我用車送你們回去！……”

“不用了，不用了……”

“这会儿离出車時間还早，你們辛苦了一夜……来，来，快上来……”

走在路上，老王对坐在身边的由文祥說：

“由师傅，你真有孙悟空的本領！”

“什么，孙悟空？……”

“唔，你会孙悟空的分身法……”老王回头看了由文祥一眼，他知道由文祥还没明白：“你看，你们四个老师傅，三个月工夫，就变出了几十个师傅，这不象孙悟空拔几根毫毛吹口气一样快……”

“哦……”由文祥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

由文祥办学的经验立即得到了机械动力站党委的重视和推广，他们为此召开了经验交流会，举办了展览会。不久，机械队的电工组、修理厂刨锯工段、刨工组、翻砂组、模型组都办起了业余技术训练班，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由文祥办学，也引起了总公司党委的重视，决定在全公司范围内普遍推广由文祥式的训练班，广泛展开一个群众办学的运动。

由文祥办学，更受到了省委的关怀和鼓励。省委给由文祥写来了贺信：

“……你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创办的业余技术学校，为大量培养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祝贺你，祝贺你这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创举。……”

接着，省委在武钢召开了现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在会上着重指出：

“……不要认为由文祥办业余技术学校的经验是个方法问题，首先要学习的是由文祥同志的共产主义的精

神，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样的学校是办不起来的。……我们党所号召的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从何而起呢？象这样的业余技术学校、文化学校、政治理论学校，从城市到农村，千百万人参加的学校，就是我们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重要方式……”

现在，由文祥的业余技术学校仍在不断地扩充发展——从学习电器修理发展到学习电器制造；从单纯的技术学习增加了政治文化等课程。这朵文化技术革命的花朵，在武钢，在湖北全省，已经遍地开花，桃李盈门了。仅武钢各厂矿和工程公司，现在已有由文祥式的训练班三百六十所，参加学习的在一万多人以上。这一支日渐增强的技术力量，是无法用数字估计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财富。

小徒弟——小师傅

机械厂劳动工资股长 陈修章

一九五九年四月，总公司召开优秀徒工代表大会，会上，工会和团委作出关于组织全体徒工学习董淑琴等人的决定。武钢《工人生活报》上表扬了董淑琴的模范事迹，说她是武钢数万新工人中的一面红旗。看到这些动人的报导，一个十七岁小姑娘的身影，鲜明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她第一次上台作操作表演时的热烈场面，也在我的记忆里浮现出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正是金工车间任务紧张的时候。为了保证一号高炉提前出铁，工人们都在日以继夜地奋战着。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一群人围着大字报栏，争着看一张通知：

今天十二点，车床女徒工董淑琴表演，欢迎大家参观。

工具段启

十二点快到了，人们忙向工具段走去。工会主席拉着四十开外的老康头，老康头挺直腰杆，有点不想去。

“我就不去看，等她成功了再说。二十多天哪能单独

操作，簡直是瞎哄人。”老康頭說。

“誰哄你，看看就知道。”老李說。

“我有事，完不成任務，你這個工會主席要負責。”老康頭還是固執地說。

“走，走，任務再緊也去看一看，這是先進徒工。”老李說。

說也怪，平常對人總是笑眯眯的工會主席，今天也認真起來了。最後，老康頭還是被拉去了。他一邊走，一邊還在嘮叨：

“我在工廠呆了三十五年，哪個玩藝看不透，唬外行唬得了，唬我老康頭可不成呀！”

“同志們：請注意，開始表演啦。”工具段段長金長文對大家高聲喊。

這一喊，數百雙眼睛都集中在小董的臉上。小董望望大伙，又立即靦腆地低下了頭，臉上現出朝霞般的紅潤。夏師傅在旁邊說：“小董別怕，別怕！鎮靜點！”其實夏師傅也是口硬心抖，生怕小董出事故，當眾丟臉。

小董開始雙手有些發抖，但夏師傅的話鼓勵着她，她想：如果出事故，丟了自己的臉是小事，師傅的臉可難看呀！她看看宋書記和夏師傅在旁邊，心裡覺得踏實，慢慢鎮靜下來。她那靈巧的雙手，搖動着各個手柄。卡盤嗡嗡地轉開了。全場除了馬達在有節奏的歌唱外，什麼也聽不見了。好幾百觀眾把小董圍在當中，大家都為小董的成

敗担心。一会儿，小董拿着卡钳仔细地量了量，再比量比量钢尺；二十分钟过去了，只见小董有力的左手把开关一拨，车床立即停止了转动。从卡盘上把那个小轴拿出来，夏师傅接过来比量了一下，大声喊道：“合格了，合格了！”

顿时，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车间，宋书记那红黑的脸庞，笑得前额的皱纹显得特别清楚了。他拿起那个光亮的小轴，兴奋地说：

“同志们，这个小轴是学习了二十三天的女徒工董淑琴同志干出来的。董淑琴的成功是她虚心、踏实学习的结果；也是党和师傅耐心教导和培养的结果。今天出现一个董淑琴，明天就会出现几百个、几千个董淑琴。”

暴风雨般的掌声把他的话说断了，全场立时翻腾起来。

老康头走到小董面前，伸出粗壮的双手，紧紧握着小董的手说：

“小董，你真行，我真服了你们这辈青年人。”

我很少见老康头在别人面前认输的，今天这个固执的老康头，可不能不认输了。

小董高兴得抿着嘴说了一句：“康师傅，今后还得多帮助我呀！”

短短的二十三天，对小董来讲，真是不平常的二十三天呢！

记得她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她和别的徒工有些不

大一样。别的小鬼蹦蹦跳跳，见这也稀奇，见那也稀奇。小董呢？举动稳稳重重，从从容容，不大爱说话。长长的身材，穿一件印着梅花的淡红色的衬衣，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看样子，十足是个学生呢！

“小鬼！你怎么不上学校呢？”我好奇地问她。

“不，我想当一个工人。”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了我一下。

“想当什么工人呢？”

她低下头来思索了一下，一只手扯住长长的辫子，对我说：“只要我能干的，啥都行。”

我一听这回答可真不简单，看看她手中拿的书，是一本《刘胡兰》。心里不觉惊异，也没有再朝下问。

后来我才知道，她生长在一个革命的贫农家庭里。父亲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妈妈把她带在身边种地，熬着艰苦的岁月。解放后才开始上学。一九五八年四月，她读完初中一年级，从山东来到武钢二姐家，准备在武汉继续升学。武钢招考徒工的消息，一下子引起了她的思想斗争：是继续读书呢，还是去当工人呢？她是有条件读书的。大哥说过，只要她愿意上学，保证供给学费。可是，几个月的武钢生活，已经使她爱上了那轰轰烈烈的建设生活。她羡慕那些爬上高空，迸射火花电焊姑娘；羡慕那些开动机器，操作熟练的女车工。她想：我要是能在武钢当一名工人该多好啊！她终于决定了要当工人。

八月二日，她被分配到工具段夏康坤师傅那里当徒工。下段那天，她觉得这里也是响声，那里也是响声，轰隆隆地震得她脸色一阵阵发白。她在夏师傅旁边，呆呆地站了好半天，眼盯着车床的卡盘飞快地运转。她那慌慌张张的心情被夏师傅看出了。

“小董，怕吗？”夏师傅问。

“有点，”小董迟疑地回答。

“有点？我看怕得很啊！”夏师傅半开玩笑地说。

陈师傅在旁边哈哈大笑。小董被笑得脸红红的。

“怕啥！这玩艺没什么，我来慢慢教你。”夏师傅这句话把小董的心事解开了。

“来！先告诉你，这是走刀量，这是吃刀量，这个是……”

小董一边听，一边看，脑子装不进去了，头晕脑胀，身子累得不行。但是第二天，她又高兴地站在车床边。

“快！小董，拿九十度的撥刀来。”夏师傅故意考她一下。

她手忙脚乱地在刀盘上找来找去，额角冒出豆大的汗珠，说：“没有九十度的。”

“看，这不是九十度的？”夏师傅瞄了她一眼，伸手在刀盘上取出来。

“小董，你这样不行呀！不懂就该问，不然能学会吗？”

小董被夏师傅几句话刺得脸热辣辣的，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多问几遍师傅呢？师傅的心地多好啊！就是自己的脑子笨了一点。

晚上，她睡不着，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不懂装懂，多不好呀！……宋书记说过：当学徒最要紧的是勤学苦练；敢想，多问，勤做，凡事不懂不能装懂。这话真有道理啊！学不好能对得起党吗？她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此后，她每天都要把学到的东西反复地回忆几遍才睡觉，哪些忘掉了，就记下来，上班问师傅。

“这就对了，多问就好了……”夏师傅微微地笑着，满意地回答她。

为了保证高炉“十一”出铁，车间工人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运动。

段里接受了一批高炉工地交来的任务，全段为了提前交活，师傅们星期天都照常出勤。

小杨是段里的“三天两头缺”的徒工。星期六晚上她想拉小董星期天不去上班。

“董淑琴，明天去玩好不好？”小杨说。

“心倒想，可师傅的那个活挺要紧的，是高炉的任务啊。”

“嘿！我们怎么和师傅比呢？”

“不比技术，也要比勤干活呀！”

“星期天干活是自愿……谁也不强迫谁……你说对

“不对，董淑琴？”

“我們干活是为了学习呀……”

“你积极，还不是学徒三年。”

的确，这几天他們段里有些徒工干完了八个小时就溜跑了，但小董还跟着师傅上下班。星期天夏师傅看看小董亲切地問：

“小董，星期天干活累不累？”

“不累，学习技术要紧呀。”小董解釋了一句。

小董进厂六天，已經同师傅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感情。

夏师傅干完第一个活，抹抹汗說：“这个天真把我热得够呛。”小董把开水送給夏师傅。夏师傅正喝开水，小董連忙插好第二个活，开起車来了。

“小董，你开玩笑嗎？”夏师傅着急地說。

“試試这个家伙。”小董眼睛看着活，微笑地說。

“你等等！我扶你干。”夏师傅更急了，他把开水一放又說：“你呀！真大胆。”

“夏师傅，好奇怪，这个家伙再車也是圓屯屯的。”小董望着那个活說。

“嘿！小鬼！錐度沒对好。”

“什么嘴头？”小董莫名其妙地問。

“錐度，就是一个头大，一个头小，圓圓的……”夏师傅停了一会又說：“这个玩艺有条公式，名叫‘錐度公式’，嘿！”

“什么公式呀？”小董呆呆地望着师傅。

“車工这个玩艺有很多公式，脱不了死记……新华书店也有得卖这类书。”夏师傅又补充了一句。

下班之后，小董马上跑到书店买了三本书，一本是《車工計算公式》，另两本是《看图》和《車工工艺学》。

在悶热的八月天里，晚上滿天星斗，沒有一絲儿风，房里象火炉一样的炙热。和小董同年的小英早已坐在树下乘凉了，可是小董还在聚精会神地閱讀着新买回来的《車工計算公式》。汗珠汇集在額角上，象小溪一样的流着。姐姐深怕妹妹热坏了，要她休息。她却說：“党叫我們三个月掌握技术，天凉了再学，怎么能赶上党的要求呢？”从此，姐姐常对別人說：“琴妹进了工厂真是变了样罗。”

小董每晚刻苦学习，但每天还是早早进車間，把工具、刀具、图紙一样样准备好，使师傅干起活来很順手。下班把車床抹得干干净净，最后总是习惯地問：“夏师傅，还有啥事要我干嗎？”

“沒啥了。”师傅也总是滿意地回答。

小董不但自己做好交接班工作，有时还帮別人擦車床，別的师傅称赞說：“小董虽然年紀小，干活可認真哩！”

有一次师傅正干一种螺帽挑扣，她看到这个玩意比較容易做，就說：

“給我干个好嗎？”

“能成嗎？”

“試試看。”

“好吧，試就試吧。”

小董第一次上車，不免有点慌。开始吃刀量还順利，几秒鐘之后，呼！呼！刀头断了。夏师傅急忙把車停下。小董的臉色由紅变白，周圍的徒工都望着小董。小董抬不起头来，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她想：“师傅还相信我嗎？这下要批評我了！”

“嘿！真糟！不給她干沒这个事，如果組长知道怎么办呢？”夏师傅剛想到这里，又反过来想：“自己不是在厂代表會議上向党保証过，提前一个月培养一个徒工嗎？老不給她干，两个月怎么学得会呢？……”

“小董別怕！誰沒有錯，再試試。”夏师傅暗暗批評了自己，又来鼓励小董。

小董的估計完全錯了，又鼓起勇气干第二次。剛上刀，呼！呼！刀头又断了。“怎么办呢？这个玩艺不是我干的！……不！难道就这样失敗嗎？朱早弟、郝建秀不也是碰到过很多困难嗎？”小董的思想不断在斗争。

夏师傅想：“这个活反正是廢了，再让她干吧。如果不干，一辈子老是不会呢！”就又对小董說：“小董，这个玩艺看起来倒容易，干起来就不簡單呀！錯了不要紧，干活哪能不出个差錯，錯了就得找出根源来。”停了一会，夏师傅双手搬弄了一下刀架，說：“小董，剛才刀未退好，再来

試試……这次可要注意呀。”

小董心眼一亮，勇气又上来了。結果成功了。夏师傅点点头，伸出大拇指笑着說：“小鬼，真有板眼！”

小董第一次干出了产品，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

小董学习的劲头更大了，哪怕蚂蚁大的問題都要弄个“水落石出”。經過十来天的勤学苦练，她已經能在师傅的指导下干一般的活了。

八月中旬，是一号高炉施工最紧张的时刻。为了满足生产需要，二金工車間已开始修建了。人員如何解决呢？成为大家議論的中心。共产党员金长文說：“我們一定自己解决。”八級工刘师傅說：“武鋼名声大，向外要人也得給。”两种意見，两种思想，針鋒相对。党总支为了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加紧培养徒工，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徒工独立操作表演。董淑琴的成功，打破了师傅的保守思想，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徒工……。

过了十来天，我又到工具段車床組去，想看看董淑琴学习得如何。在段里碰到了車床組长陈师傅。

“小董呢？”我問陈师傅。

“前面那个車床就是，她上車床了。”陈师傅指着对面那个車床笑着对我說。

我急急跑到小董的車床旁。只見她那熟練的双手，上下不停地摆动着手柄。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姑娘。

“董师傅，陈同志来了。”小姑娘对小董说。

“啊！原来当师傅啦！”我的神色有些惊异。

“不！我还是徒工呀，”小董说着，用左手捂着嘴巴笑起来。

那个小姑娘口快手快地指着她对我说：

“不，她是我的师傅！”

“不，当不起。”小董说。

“当不起，也得当。”大家笑起来。我再回头望望夏师傅。他还是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车床上的活。我心里想：“好师傅带出了好徒弟，都是好样的。”

电焊条是怎样制成的

机装公司电焊工长 帅文华

说起制造电焊条，可真不容易呀！

这还是一九五一年的事情。我正在太原钢铁厂动力部做电焊工作，可就是没焊条使，为了完成任务，厂里不得不拿出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向外国买进一些价钱高昂的焊条回来。当时我心里想：“没有电焊条，难道我们就不能自己造吗？”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自己动手干。第二天一早，跑到主任办公室，猛一推门，就看见陈主任正坐在沙发上看报。

“陈主任！”我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你！”陈主任用手整了整眼镜说：“你是……”

“我是帅文华，电焊工。我有事想和你谈一下。”我向前走了几步，一口气说完了这句话。

“啊！你是帅文华。你说吧，有什么事？”他仰起脖子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过了一会，才从他的口里冒出一缕缕白烟。

“我想，咱们厂自己制造电焊条，这样就会根本解决

焊条的困难。”我兴奋地說。

“好哇！誰会制造这个玩意儿？”

看样子，他对这事也很感兴趣，我想他一定会支持我，于是就干脆說：“要說会呀，可还没有誰会。不过我却有这么个想法，‘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現在我們既然有心要搞它，就一定会把它搞成！”

“啊！啊！你是想自己制造电焊条，是嗎？”他滿臉含笑慢吞吞地說。

“是呀。”我点点头說。

“我也这样想过，”他把烟蒂丢进了装满烟头的玻璃缸里，然后拖长了話音說：“不过……这里面可有学……問……啦！”我两眼紧紧的盯着他沒有吭声。

“从前多少工程师，多少大学生，都研究过这玩意儿，結果都沒有成功。人家凭的是书本、科学，可我們凭些什么呢？”他啾啾地干笑了几声，接着又說：“我对于发明創造的事，一向很感兴趣。不过，作事总要有些根据，不能光凭空想！”

“世界上第一根焊条的創造者，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我理直气壯的問。

“你不要把我的意思理解錯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对新事物是很感兴趣的；不过，对于你这个事，我确实不敢相信。你想想吧！你知道焊条共有多少种葯剂？每种葯剂起什么作用？你能够認識多少种矿石？每种矿石又有

哪些性能？”他对我接二连三地反問了几句，眼睛直盯着我的臉。

我听了他的話，心头一怔，覺得似乎也有些道理。什么葯剂、矿石等，我的确是弄不清楚。陈主任是留学生，又是工程师，从解放前到现在工作了这多年，經驗丰富，他說不行，大概是不行吧！不过，就真的不能搞了嗎？我还不太相信，但一下我也說不出我的道理来。我没有說話，他也沒有作声。我覺得这房間里的空气比鉛还要沉重，呆一分鐘都憋得慌，我对他說：“陈主任，我走了！”

“你还是再想想吧！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简单了！”他在沙发上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但沒有起身。

我不想听下去，拉开門就走了。

一九五二年我被調到了装配部。

第一次走到厂里，就听见到处是震耳的鉄錘声音，看見到处是耀眼的弧光。啊！装配部原来和鑄焊厂一样，电焊活也这么多，每天需要多少电焊条啊！自己制造电焊条的念头又动起来。但是，一想到头次碰壁的情形我又有些犹豫了。但每見到生产上因焊条供应困难，而受影响时，心里就象刀絞一样难受。自己动手干的念头便一天一天地加深了。最后我决定：“干，坚决干起来！”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兴冲冲的跑到办公室去找厂长，誰知他早就下車間去了。我找遍了車間，一直找到立式鉗床的跟前，才找到这位两撇八字胡，滿臉皺紋的老

厂长。他穿着一身满是补丁、油污的旧工作服，正在看别人操作。我挤到他的身旁，用力扯了一下他的衣角：“范厂长，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

范厂长转过身来，微笑着低声问我：“什么事？”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在工作，而且机器的声音又吵，大声说话也很难听见，就把他拉到离机器十来步远的地方，蹲了下来。

厂长刚蹲下，就拿出了一包香烟，给了我一支，他自己也吸了起来。“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范厂长一边吸烟一边向我发问。

“咱们厂的焊条供应不上，这是个大问题呀！专靠进口，专靠上海那个龙船牌焊条，不行啊！”

范厂长一听我的话，皱起眉头说：“谁说不是呢？你有没有好办法？”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我又激动又胆怯地说。

“什么办法？”范厂长双目盯着我问。

“咱们……自己……干！”

范厂长高兴地说：“对！应该这样作，这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风格！”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向厂长说：“我马上回去干！”

“行，马上就干！有什么困难一定给你解决。”范厂长严肃地说。

一开始干，碰到的困难可多啦！首先是我的文化程

度低，又不認識化學原料。說起我的文化程度來，就想起了我那痛苦的童年。在那個罪惡的舊社會里，我好不容易才在泥里、水里滾大的，哪里還有錢去讀書。後來，到太原的一家工廠當了學徒，更比牛馬不如。狼心狗肺的資本家，每天只給我九合麥子，還經常把我們的工資壓着不發。家里人沒有辦法生活，把化工廠流出來的廢水當鹽吃。要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我一家人難活到今天！現在我的文化程度雖然低，但它決不能阻擋我去搞試驗，為了不辜負黨的希望，我一定要堅持試制焊條的工作，決不在困難面前低頭。

我決定從認識原料着手。於是買了一本《新詞林》。從書本上知道了原料的外形和顏色，隨後就到鋼廠各部門找尋我所需要的礦石和化學原料，按書上的辦法進行試驗。例如螢石，書上說在夜間燃燒，呈紫色火光。晚上，我就拿螢石在煮飯的爐子上燒一燒，看對不對。就是這樣，我認識了螢石、大理石和其他幾種礦石。

礦石都找到了，但還需要化學藥品呀！我又從焊條盒的說明書上知道，製造焊條要用矽酸鈉、鈦白粉等化學藥品。可就不知道這些化學藥品是什麼樣的。有一天，我因手被鐵板碰破了皮，到衛生所擦藥，發現藥架的瓶子上面寫着什麼硫酸鈉、二氧化鈣……，便鼓足勇氣走到我認識的黃醫生面前，指着那些藥品問道：“這些都是化學……藥品吧？”他抬起頭來，奇怪地看着我問道：“嗯！”

这是化学药品，你問这些干什么？”

“試制焊条要用这些药，你能不能拿下来给我看看？”
我用試探的口吻对他說。

黄医生滿口答应了我的要求，把药架上的药瓶搬下来摆了一大桌。我指着这問是什么东西，又指着那問是啥玩意儿。他都非常詳尽的答复了我。后来又請他帮助我把制造焊条所需用二十多种原料全部用化学名字、英文字母和土名記下来，他也滿足了我的要求。以后我还經常到他那里請教。

一九五三年的五月，才正式开始了試驗。领导上对我的試驗很支持，給了我試驗的时间，还給我买了一些試驗的化学原料。我和同志們一起高兴地工作着，从搗药、过篩到拌合，前后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当第一根焊条夹上了焊钳时，同志們都拿着面罩緊緊的圍着我。我輕輕的在鉄板上击了一下，弧光閃动了，但很快就熄灭了。我以为是用的力太小，就着力再击了一下，弧光还是只閃动了一下又消失了。接着我又使勁的連击了几下，也是和剛才一样。急得我額角上汗珠滾滾，臉脹热得緋紅，心里砰砰的跳个不停。范厂长发现我又急又慌，便在身后安慰我說：“老师，不要慌，失敗了再試驗嘛！”

听了范厂长的話，我感到好象增加了一股新的力量，用手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又試了几次，还是不成。

“再試驗吧！老師同志，這還是第一次哩！”范廠長鼓勵着我。

同志們也都說：“這還僅僅是開始嘛！”但我旁邊有個中年人，兩手夾在腋下，歪着腦袋，冷言冷語地說：“哼！如果能成功，就把我的腦袋當水瓢。”另一個瘦個子也接着說：“大老粗也能搞創造發明，那還要工程師干嘛？”

這些話聽在心里，真象火燒似的；但我心里又想：“好吧！以后再瞧。”

從五月到九月，我天天都在試驗，可是都失敗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分析失敗的原因，但總找不出正確的答案，感到非常苦惱。這時兩個對我有意見的人，說我拿國家的財產開玩笑，還給我取名叫“大炮”，更使我難受。但是他們的怪話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促使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搞成它。我心里想：“什麼東西都是人搞成的，我一年搞不成，二年，以至八年、十年，一定要把它搞成功！”

後來因為生產很忙，我就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試制。白天我愛人幫我搗礦石；晚上我回來就進行配制；第二天我再把制好的焊條帶到現場去試驗。這樣試制了半年，雖然焊條還沒有試制成功，但是我已找到了失敗的原因。這時我的信心增強了，決心也就大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廠里調我去支援武鋼。臨走的前一天晚上，范廠長來到了我的家裏。他一進門就喊：“師傅，明天動身吧？”我趕忙上前迎接。他接着說：“哈，真

好运气，南下去建设我国第二个钢都！不过，可不要忘了焊条试验罗。要不，几年的苦功就付诸流水了啊！……”

范厂长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就向他保证今后一定坚持试验，作出成绩，来报答党的关怀。

我带着这些原料和仪器来到了武钢。除了上班以外，仍继续搞试验；有时还利用假期出外找矿石，但进展得很慢。

电装公司的李毛旦和周暇妮是我在太原时的老朋友，他们每次出差，总要来问我：“老师，要不要什么矿石？”我也就高兴的说：“要哇！给我好好找一找呀！”

他们每次回来时，总是连夜赶到我家。有一次，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头说：“你看，这是不是你所要找的矿石？”我连忙接过一看说：“是呀！就是这玩意儿。还有没有？”

“有，有，多得很，有几座大山都是这玩意儿哩！”

“那你再去时，就给我多捎点来！”

“行啦，拖一车都行！”

有好多矿石在武钢不易找到，我就写信告诉在太原钢铁厂工作的弟弟，托他设法给我寄来。四面八方的同志们，都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积极支持了我的试验。

一九五六年，我在培养新徒工和改装电焊机方面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被评为市先进生产者。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更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我光荣的加入了中

國共產黨。在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試制電焊條的信心就更加堅定了。我想：“只要勤澆水，鐵樹能開花，天下哪有作不成的事呢？”

整整四年的時間，我的試驗总算有了點門路。試制的焊條，起火容易，焊波均勻。這時我真是高興極了。隔了一個時期，我向黨委匯報，並要求廠領導對我的焊條進行機械試驗。領導答應了。

用我試制的焊條焊成的試件被送進了試驗室。我站在試驗室的外面，心里在砰砰地跳着。時間一分、二分地過去了，好久才從試驗室里走出來一個滿身油污的雙辮子姑娘。她一見我就柔和的問道：“你是帥文華同志嗎？”我連忙上前答應：“是呀！試驗……”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她一面把表格遞給了我，一面安慰我說：“試驗的情況都在上面。不要灰心，堅持下去，有成功的希望。”

試驗又告失敗了。真象當頭敲了一棒，腦子感到又脹又悶。第二天一上班，我到公司黨委匯報了試驗的情況。黨委陳書記又鼓勵我說：“不要怕失敗，中國有句古語說得好，‘失敗為成功之母’！”工會主席也對我說：“有困難就只管提，領導上一定給你解決！”

走出了黨委辦公室，我的心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黨，是這樣親切地關懷我，鼓勵我繼續前進，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堅持下去？

新的更大規模的試驗開始了。我吸取了上次失敗的

教訓，改變了過去的焊藥成分。每天一下班，廠里的好多同志都給我搗藥、攪拌、塗藥，電焊組的同志每天都帶幾根焊條到廠里去進行試驗，陳書記也親臨現場，不時的檢查和指示工作。

時間過得也真快呀，一眨眼就過了三個多月。焊條質量一天比一天好起來，焊波也一天比一天勻整光滑。

一天，我親自拿着試件，又走進了那個試驗室的門。還是那個滿身油污的雙辮子姑娘，笑着從我手里接過試件。然後叫我在旁邊坐下。

試件安上了機器，合上了閘刀，馬達隆隆的響起來了，“彎曲試驗開始！”她對我笑着說。

我怎么也坐不住，站起親自去看她進行試驗。試件已經開始彎曲了，四十五度、九十度、一百五十度……我的希望也隨着彎曲度數的增加而增加着。試件的两頭終於合到了一塊。雙辮子姑娘高興得抹了抹額角上的汗珠，對着我笑了。我看着順利地通過了第一道關，心也就略微平靜了一些。緊接着進行拉力試驗。我緊盯着試件，上面逐漸顯出裂紋，而且越來越大。突然，咔嚓一聲，試件斷了。這响声就象平地響起的一聲巨雷，把我的心振得一驚！“唉！准又失敗了。”我想。

“祝賀你，帥文華同志！”雙辮子姑娘指着拉力機上的儀表的指針，然後向我伸出手來。

“啊！成功了！”我遲疑地伸出手去。這時我才看清

仪表上的指针已经超过了限量。

双辫子姑娘向车间里的同志们高喊起来：“成功啦！成功啦！”同志们都放下工作，跑过来把我抬起来。陈书记也赶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老师同志，四年的试验终于成功了。明天咱们开庆功会！”

人们的欢呼声又沸腾起来。

（姜海清整理）

証生命的火花重放光芒

武鋼第一职工医院創作小組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一个周末的黄昏。在熱鬧的和平大道上，一輛白色救護車呼嘯而過。人群中有一位姑娘，朝車子迅速地看了一眼，忽然加快了腳步，朝車駛的方向急忙奔去。

姑娘是武鋼第一职工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刘錦霞同志，她的心現在已緊緊地被救護車吸引過去：“出了什么事？車從工地來的，該不會是外科的急診吧？手术室只小張一個人值班，她經驗不足……”她邊跑邊想，飛快地趕到了医院外科。

不出所料，救護車送來的正是一個外傷急診。刘护士长近前一看：傷勢非常嚴重，包扎頭部的紗布，已被鮮血染成殷紅。他是四公司徒工高金苟同志。大夫們檢查了傷勢，初步診斷是：嚴重的腦挫傷合併硬腦膜下出血。病人体溫很高，脈搏呼吸微弱，瞳孔散大，反射已經消失，處在昏迷和休克的状态，已瀕死亡的邊緣。四公司陪送傷者前來的一位工人同志，拉着外科負責人徐鍾澤大夫

的手，声音颤抖地说：“高金苟同志这样重的伤。大夫同志，要不要输血？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工地党支部书记接着上前紧握住徐大夫的手说：“对！输血的事我们回去还可以组织一下，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希望能用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这对于我们工地的全体同志，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时间就是生命，抢救的战斗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外科的同志在职工医院谭书记亲自领导下，立刻成立了抢救小组，分别进行紧张的战斗。同时决定派车连夜去请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神经外科大夫前来会诊。

手术室内无影灯的银光明如白昼。到八点多钟，伤者颅内大出血的血管已经扎住；头皮也进行了修补；但情况仍很严重。深夜十一点，会诊的王以诚大夫赶来了。他连气也不喘一口，就带着和他同来的专门助手进了手术房。紧张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王大夫在做完手术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徐大夫说：“伤者颅内的大量血块已经取出，解除了一大威胁。幸亏及时进行手术抢救，如果晚了一步，积血充满颅内，伤者的生命就无法挽救了。但病情还不稳定，危险期尚未过去。要多加小心。”外科全体同志，对王大夫的高度协作精神，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护士长刘锦霞这一夜也没有合一下眼皮，紧张的战斗使她忘记了睡意和疲劳。从伤者进到手术室开始，她一

刻都沒有離開，專心注視着插在傷者血管中的麻醉針管，嚴格地控制麻醉藥液輸入的速度，又不停地觀察傷者的脈搏和血壓。一直到天亮，病人從手術室推回病房里，她才去值班室脫下了工作衣。

第二天，整個醫院都沸騰起來了；決心書、保證書一下子貼滿了走廊，紛紛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計挽救這位鋼鐵戰士的生命。大家搶着報名要求獻皮獻血。這一天四公司也來了七十多位同志；加上醫院工作人員、實習生共一百多人，川流不息地來到化驗室檢驗血型，要求為傷者獻血。化驗室里呈現着空前未有的忙碌。

手術室護士長劉錦霞同志，老早就報了名要求獻血，但是等了半天，還不見叫她。她又氣又急，便擠進化驗室，問道：“怎麼還不抽我的血？”

化驗室余主任對劉護士長說：“傷者是‘AB’型，你的是‘O’型。一般來說，‘O’型是可以輸給其他血型人的；但他傷勢太嚴重，為防萬一起見，最好是輸同一型的血。現在‘AB’型的同志也很多，可以不需要你獻血啦！”這才算把她說服。

“怎麼辦？”劉護士長想，“一定要為傷者做點事！”於是她要求從手術室調到病房，直接參加搶救小組的工作。院長想到搶救小組的護理工作特別繁重，需要有人支援，便和徐大夫商量，決定讓劉護士長到病房工作。

在黨的號召下，人人都和劉護士長一樣，希望為病人

尽到自己最大的力量。譚書記經常來病房探望，劉院長也親臨前綫督戰，既鼓舞了搶救小組的士氣和信心，也推動了全院協作的高潮。供應室特地挑出了成套的搶救器械，隨時保證搶救小組的需要。這里面每一根針頭、每一支三叉管都經過她們最嚴格的挑選和消毒。化驗室為了配合戰鬥，保證準備好足夠的血液以供緊急的需用。營養室炊事員同志，為了供應病人一天六餐的“高糖、高蛋白、半流質”特種飲食，專門抽出人為傷者安排營養。六十八歲的炊事員楊大爹，常常半夜起來為傷者殺雞煨湯。內科、兒科等臨床科室，把質量最好的藥品挑出來，留作外科搶救之用。行政科室也抽出專人為搶救小組向各方面辦理聯系及事務工作……全院不分科室，不分工作性質，都從自己的崗位上，把最大的方便留給搶救小組；想出最好的方法來支援這一場戰鬥。全院真正形成了一個戰鬥集體。

傷者入院以來，護士們日夜緊張地進行特殊的護理。每十幾分鐘測一次呼吸、脈搏和血壓，每半小時就測一次各種體征的變化，向醫生不斷提供“情報”；又經常地注射大量的殺菌藥品；定時地輸入葡萄糖鹽水；還給病人進行鼻飼。劉護士長忙得連吃飯也沒有時間，熱心的工友小王同志，替她把飯端上了四樓。

傷者還在發着高燒。標志着體溫的藍綫，象箭似的上升，三十九度、四十度、四十一度……一般的冰敷，已經不

能解決問題。如果讓高熱持續下去，便有致命的危險。嚴重的困難擺在醫務人員的面前。現在是需要智慧的時候了。徐大夫焦急地想呀，想呀！忽然心頭一亮：“應當依靠黨，只有黨才能打開智慧之門。”於是他便跑到了支部辦公室。

譚書記指示要依靠集體的力氣闖開技術難關。徐大夫當即召集所有的外科醫生和搶救小組的有關人員，研究降溫辦法。會上有人提出：能否採用蘇聯最近的醫學成就——人工冬眠療法。可是也有人反對：認為人工冬眠療法目前國內還極少採用。我們沒有設備，沒有主治大夫，沒有經驗。並且採用這種辦法，在營養、護理方面要求特別嚴格，現在還缺少這種條件……。

這時，徐大夫腦子裡激烈地翻騰着，他想：“自己作為外科負責人，要打破搶救的難關，在於正確決定治療方針。施行人工冬眠對這個傷者可能是有效的療法。不過意見還有分歧，並且還必須說服懷有保守、畏難情緒的人，才能調動群眾的積極因素。”為了充分展開討論，他暫時沒有作聲。

劉護士長現在發言了：“為了搶救傷者，我同意用人工冬眠療法。有人提出這困難，那困難。困難怕什麼！有困難才有戰鬥。我代表搶救小組護士同志保證：一定完成最嚴格的護理工作，放棄假日休息，晝夜不離開病房。”

“請大家看一看楊太爹的勁頭吧！”營養護士開了腔。

她接着說：“营养方面我負責，保證不出一点問題。要什么样的飲食，保證办到。”

大多数医生也表示了贊同的意見。只有极少数同志始終未做声。从他們怀疑的眼神里，仿佛認定：这样严重的脑外伤，就是再先进的疗法，恐怕也不一定有把握吧？

“保證和热情倒是好的；但我們治好伤者，需要的是設備和技术。”又是那个反对的大夫在說話，“我还想提醒大家一句：葯品呢？人工冬眠疗法如果不懂得要用什么葯降温，假如又没有这种葯的話，怎么办？你說是嗎？”最后一句問話，是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未发言的同志說的，但未得到他所希望的那种贊同的表示。

徐大夫站起来了，他提高声音說：“实行冬眠降温，在目前的情况下，无疑是較妥善的疗法，現在我們就决定采用这个疗法，沒有經驗可以向別人学习。時間宝贵，会就开到这儿为止。我看葯品还是一个主要的問題，散会后，請大家立即去找資料，查文献，看使用什么葯品最好，同时了解一下，是否有国内产品或代用品。”

已經是深夜十一点鐘了，徐大夫值了一天白班还没有回家。

夜靜得很，秋月特別清淨明亮。高炉的鉄水把天际映成一片紅光。徐大夫凭窗凝視，仿佛看到那生龙活虎般的鋼鐵战士正在参加緊張的夜战，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靜。少一个人就少做一分事情啊！我們医务工作者最大的責

任，就是要尽量使每一个建设者都不要因为健康而耽误工作。而现在，我们却面对着奋不顾身，忘我劳动的战士的伤势束手无策，这怎么能行呢？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凉润的空气，又回身坐在案前埋头翻阅文献资料。他查看了满案书刊，最后在一本杂志的《新药简介》中，找到了一种新药，具有强大的人工冬眠的降温作用。他兴奋得差点叫了出来，三步当两步地跑到楼下药房值班室，找到采购员华斌同志，询问是否有这个药品。华斌同志回答的很爽快：“药房是没有。可是踏破铁鞋，跑遍武汉三镇，我也要把它弄到手。”接着他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三点钟差一些，我就动身赶第一班船过江。”

徐大夫随着又飞步跑上了四楼，招呼有关人员，先着手进行准备。这时天色不觉渐渐亮了。

轮船载着华斌同志来到了汉口。他早点也顾不上吃，急急忙忙地赶到医药公司。虽还没到上班的时间，但当他说明来意以后，立刻得到他们领导的大力支持。医药公司偏偏缺货，又由他们主动向有关单位进行联系，最后从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调拨到一部分药品。中午的时分，他将药品带回到医院。

战斗开始后，情况比较顺利。表示体温的蓝线条终于驯服地降低下来。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脑压上升问题又显得严重起来。外科医生们一致认为必须严格控制水分输入量，

每天要保持两千西西以下。但水分减少，新的麻烦又来了：尿量减少到可怕的程度，每天才四百西西。而尿量的减少就可能引起有害的酸液不能排除，造成酸中毒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利尿剂，经试验并不能够促使尿量增加。

“怎么办？”刘护士长拿起小便瓶一看，这一天又没有盛满半瓶，只有四百五十西西。她急得双眼饱含泪珠。徐大夫呢？他的心情也感到很郁闷。他想：“一关一关都闯过了，难道这一关就闯不过？不，决不！全院二百多人的心血，不能让它白费！一定要找出办法闯过这一关。”

这时，医生们在治疗方针上又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坚决控制水分输入，积极寻求增加尿量的办法；另一种意见是适当增加水分来增加尿量。由于时间紧迫，决定分头进行，一面大找文献资料，一面派人去市内各大医院取经求教。在兄弟单位的协作下，终于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利尿新药。

他们很快地用了这种药。值了一夜班的刘护士长，怎么也不肯回去睡觉；她坚持要记完这二十四小时的尿量。用药十二小时以后，伤者尿量急剧增加。这时候，刘护士长才满怀喜悦地离开了病房。

伤者入院的第九天早上，阳光刚透进窗户的时候，刘护士长发现高金苟同志的呼吸，比过去平静多了。她坐在旁边，轻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慢慢地高金苟同志嘴

唇蠕动了几下。“水！”刘护士长急忙把新鲜的牛奶一点一点地喂他喝。伤者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刘护士长轻声问道：“你喜欢吃什么呀？”接着她听到伤者微弱地、清晰地回答：“随便。”这证明伤者不但恢复了神志，而且脑力也没有受到损害。

救活病人的大红喜报，很快出现在医院门前。全院热腾腾的，象欢度盛大的节日一样。许多同志纷纷前来慰问，鲜花、信件如雪片飞来。救活病人的消息很快传到工地上，到处都激起了火一般的劳动热情。他们决心用更辉煌的战绩来回答白衣战士对阶级兄弟的抢救。

让垂危的生命重放光芒，这是全院医务人员最大的快乐。白衣战士们把自己劳动的成果，编成了美好的诗歌，激情地向人们唱着：

同志们：

当那生命的微弱火花，
在您精心的维护下，
再一次放射出闪耀的光芒，
您怎能不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骄傲，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荣光。

.....

(彭 利执笔)

沒有來得及吟詩

東方公司二隊司機 趙鳳昌

球場的燈光通亮，如同白晝一般，參加賽詩的工人都來了。這還是第一次舉行賽詩大會，每個工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動。有的在朗誦；有的在默念；還有的把詩早已背熟了，就一股勁地在打撲克。

在靠左邊的一條長凳上，並排坐着兩個工人。一個高的，是二隊的苗德才同志；另一個中等身材，是老工人汪厚元師傅。他們倆在石山工地干了一天排水工作，已經夠累了，可是，他們還是興致勃勃地來參加賽詩會。

賽詩會開始了，黨支部丁書記用詩篇發言。台下的同志都睜着一雙雙大大的眼睛靜靜地聽着。

接着是一隊和四隊賽詩，當臨到苗德才同志時，報幕員連叫了好幾聲，也不見人上台，於是台下的同志們便輕輕地議論起來。

“苗德才哪兒去了？”

“他剛才還在這兒的，怎麼不見了？”

“也許他回去睡覺了吧？”

“不，他不会回去的，他是准备好来赛诗的。”

苗德才同志終未見上台。

原来苗德才同志同汪厚元师傅开着两台斯柯达汽车，到石山拉土填路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在石山填路的六台車，因道路难于行走，有三台車发生了故障。这天晚上，路要是填不好，就要影响第二天的正常施工。工长就連忙赶回来增派汽车，在灯光球場碰到了苗德才。苗德才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说：“工长，我去。”工长看他白天干了一整天，明天又是早班，因此不同意他去。苗德才就把汪师傅叫到一边，輕輕地说：“汪师傅，石山現場只有三台車，填不好路基怎么办？”

“我去一台！”汪师傅毫不犹豫地說。

他們两个連鞋都未換，就急忙向汽車基地趕去。一路上，苗德才同志边走边想：今晚不填好路，明天就不能正常施工，損失該是多大！二月的雨，实在下得太多，严重影响今年第一季度任务的完成。只有分秒必爭，才能完成計劃。他想着想着，不觉到了汽車基地。他同汪师傅跳上汽车，向石山工地开去了。

当汪师傅的車装土时，苗德才从自己的車里跳出来，跑进汪师傅的車里，問：

“汪师傅，今晚的賽詩会，你准备了什么詩？”

汪师傅笑了一笑，說：“唉，你不知道，我的文盲帽子

还没摘掉，怎能写出诗来哩？”

“你不是写了一首吗？”

“不是写了一首，是想了一首。念给你听听：

听说赛诗我吹犒，
有心歌唱难成章，
决心摘掉文盲帽，
写出诗来歌颂党。”

苗德才一听，大声叫好，接着说：“我的文盲帽子也未摘掉，今晚可很想赛诗。一听说这儿要车，一个劲地跑来了，虽然失去一次机会，可我利用装土休息的时间，也想了一首，你听：

赛诗会，闹腾腾，
我们两个是‘逃兵’，
要是有人问究竟，
老老实实说分明：
石山工地来填路，
为了施工好完成。”

念完，两个人都笑了。

这时候，汪师傅的车装满了土，准备开走了。苗德才打趣地说：“大赛诗会没参加，我们可举行了个小赛诗会，真有意思。”

下班后

第五公司四工地创作组

下班了，張庭綽师傅还和往日一样，在认真地清点工具。

“張师傅！您还不回家？”

“噢！……”經小刘这么一提，張庭綽猛然想起了家里的事：爱人今天上夜班，家里五个孩子，晚上沒有人照顧，吃奶的小坤近几天又在鬧病。平时，当他俩都不在家的時候，隔壁的刘大娘帮忙照顧孩子。可是今晚刘大娘要去看京剧。早上爱人已經一再囑咐过，要自己下班后一定赶回家去。因此，張庭綽急忙收拾了工具，就离开了現場。

剛出大門，老張突然想起小刘說过，燒結厂旁边的一个变压器，好象有点毛病。本来下午想去檢查一下，由于工作忙便忘了。張庭綽心想：小刘学徒还不到半年，变压器的毛病还对付不了。老張立即回过身来，望了望正在緊張施工的燒結厂工地。燒結厂是目前的重点工程，是高炉的原料加工厂。人們不分昼夜地在这儿奋战，每时每

刻都离不了电。变压器要真出了毛病，那么，卷扬机就会开不动，震动器也转不起来，焊接钢筋也就成了问题，这里的施工，马上就会全部停顿。老张是这个工区电气的负责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支配着他，使他加快脚步，回身跑向工地。到现场一看，变压器很正常，只是回填土工区的扩大器出了毛病，喇叭的声音很小。回填土工程干得正紧张，挑土的民工，一个个多装快跑。表扬的广播稿件越来越多，工地值班指挥，对着扩大器连嗓子都喊哑了。工地上汽车和压路机的吼声，送喜报的锣鼓声，民工们的号子声，把广播的音声压下去了。张庭绰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比谁都着急，他恨自己上午没有预先检查。他把回家的事早已丢在脑后了，立即动手修理起来。

张庭绰虽然是七级电工，但他主要是搞动力照明和电器安装的，对于无线电这一类玩意儿，却不大内行。他七找八找，最后才发现，扩大器里面缺少一个输出变压器。由于电压太高，四个喇叭的音量圈，一开始就被振坏了。找到了毛病，就好办了。老张赶紧回车间修理了一个旧的输出变压器装上。另外，又叫徒工换上四个喇叭。这时，天已昏黑，天空翻动着乌云，象要下雨似的。

张师傅还在继续检查。上夜班的老李一看到张师傅就喊：“老张！你怎么还没回家？”李师傅的家和张师傅家紧隔壁，老张家里的情况，老李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快了，检查完了就回去。”张庭绰若无其事地回答。

“看你，真是个工作迷，今天你家里小孩没人照顾，也该早点回去看看吧！还有什么要检查的，你就交给我吧！”

“……”张庭绰嘴动了动，但没说啥，又埋头工作去了。

正在这时，广播器突然发出台风警报：“……今晚七时以后，有七级大风，希各建筑单位作好准备。”

张庭绰心头一怔：坏了，要起大风了。回填土工区的照明设备，全部是小徒工在今天上午安装的，自己还未检查。他倒不是对小徒工的工作不满意，但总觉得他们年纪轻，经验不足，万一出了问题，不但影响整个工区的施工，而且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天色越来越黑了，风一阵紧似一阵。老张抬头望了一下天空，瞅着老李说：“你看‘人不留客天留客’。不检查完叫我能放心回去吗？”

老张说完，急忙背起工具袋，将工区的照明设备从头至尾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只有几处小毛病，估计也不碍事，但他仍动手修整了一番。直到他确信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才放心回家。

在路上，张庭绰想起了家里的孩子，特别是最心爱的小坤正在病中，才有些急了。一口气赶到家里。推门一看，只见刘大娘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原来是刘大娘出门看戏的时候，见张师傅还没回来，她知道张师傅的脾气，一

有工作，家里再大的事情，他也是不管的。她想到孩子們在家里沒人照顧，放心不下，戏看了三分之一，就跑回來，給孩子們開了飯，又給小坤喂了奶粉。小坤的病好了些，已經睡着了，紅潤的小臉，顯得寧靜可愛。

張庭綽的臉上，也自然地流露出感激和輕鬆的笑容。

在庐山休养

第二公司粉刷工 周銀宝

一九五六年七月，正是热电厂投入生产的前夕，庞大的透平发电机在进行最后的調整試車，内外粉刷裝飾已經开始。及早結束基建收尾工程，提前为大厂施工送电，是我們每一个工人的心願。尽管熾热的太阳晒得鋼鉄发燙，但誰也沒有理睬它，依然滿身大汗一股勁地干着活。

一天上午，我正在粉刷牆壁，忽然听見工会李主席在招呼我：“老周，”我一边繼續手上的工作，一边順便答了一句：“什么？”他迎上来亲切地說：“公司党委决定叫你到庐山去休养。”我放下托板半信半疑地說：“叫我到庐山去休养？工作这样忙，哪还有这分閑功夫！”他紧握我的手說：“同志，这是公司党委的决定，要象接受施工任务一样。明天清早就动身。”說完他就走了。我当时真有点又惊又喜。

第二天下午，我們四十几个人坐上江安輪出发了，一天多的時間就到了九江。一上岸，休养所的老陈同志象迎接亲人一样，招呼我們上車。兩輛綠色的交通車載着

我們橫穿九江正街，沿着新修的登山公路盤旋曲折而上。山巒若隱若現，從玻璃窗向外望去，就好象在浮雲上馳行，要不是山兔不時從車前掠過，引起同志們一陣陣歡笑，我還真以為在雲里哩！坡度越來越大，汽車吃力地往上爬，老陳告訴我們：“解放前能夠上得廬山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官僚、地主、資本家，他們坐着轎子，要轎工們由蓮花澗爬好漢坡，循着陡峻的山路把他們抬上來避暑享福。轎工們‘上山腳酸一月，下山腰痛一夜’，受累受辱，還不得溫飽。如今我們勞動人民坐着嶄新的汽車，上山來休養了。”

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就到了牯嶺。汽車緩緩下駛，過了日照峰隧道，就開進了一條柏油路面的林蔭道，轉眼到了休養所的門前。剛停車，休養所的負責同志和招待員就迎上來，熱情地和我們握手，還說：“你們辛苦了，一路順利吧？”我感動地笑了笑，心想：哪里說得上辛苦，一路都是乘車坐船，連買票我們也沒過問。接着招待員同志分別把我們引到舒適的宿舍里，還沒坐定，就送來了洗臉水，還給每個人泡了一杯有名的廬山雲霧茶。洗過臉坐到藤椅上喝兩口雲霧茶，嘴里清香清香的，心里甜滋滋的。招待員怕我們累了，幾次催我們休息，但誰也不想睡。我們打開寢室的角門，走到阳台上，這時已是半夜，明月高掛，房子的四周古樹參天，一些叫不出名來的藤葛沿着雪白的石牆彎彎曲曲地爬上屋頂。這般景象，立刻使同

志們爭着說開了：“我們來到了月宮吧！”“這樣的房子過去作夢也別想住。”“現在可不同了，廬山是我們自己的了。”大家樂得嘴都合不龍。深夜，我躺在床上，蓋着輕軟的被子，心里熱呼呼的，好久好久還想着：“現在廬山已是我們自己的了。”

一天多的旅行，並沒有使人感到疲倦。同志們還象在工地一樣，天剛亮就起來了。洗完臉，招待員就把我們引到門前小花壇邊做早操。早晨的太陽透過叢林晒在我們身上，晨風吹拂，淡雲輕飛，到處是鳥語花香。同志們飽賞這美麗的光景，想着過去，比比現在，真是感慨萬端：為了創造這樣幸福的生活，不知道多少先烈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前人種樹，後人享福”，可不能忘了他們！……是的，一定要繼承先烈的遺志把新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美麗的樂園，留給我們的後代。

早飯後，我們被招呼到休養所辦公室量體重。我奇怪地想：“到廬山休養還要量體重做什麼？”原來廬山黨委要求保證休養員吃好，玩好，增加體重。黨的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們每一個同志深受感動。

我們住的宿舍共有八幢，每幢都有一個俱樂部，休養所飯廳旁邊還有一個大俱樂部。裡面什麼都有：象棋、撲克、乒乓球、報紙、雜誌、小人書……你高興玩什麼就玩什麼。吃的東西一天一個樣，今天早餐是白糖豆漿、油條，明天就是白面饅頭。中餐晚餐都有幾個菜和湯，可是他

們還問我們味道好不好，够不够。

我們每隔一天就到山上玩一次，攝影的同志也和我們在一起，要是看到那里的风景优美，就馬上把它照下来。山上名胜古迹数不清，游不完。我們看过仙人洞、天桥的悬崖絕壁；游过五老峰的三迭泉。著名的庐山瀑布，从数十丈高的山頂上奔流直下，远看去真象是一条白練。祖國的河山是多么壮丽呵！

在这里，来自各个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过去都是受尽了折磨的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了美滿幸福生活的主人。休息的时候，我們总喜欢坐在大厅里的藤靠椅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着，聊着，我們就很自然地聊到生产上面来了。有的說，回去以后，一定要搞什么样的革新，使生产可以成倍地增长；有的說，回去一定要搞好团結，使新老工人共同前进；也有的說，回去一定要把自己的技术，很快傳授給年輕的一代，为祖國培养更多更好的接班人。我呢，說实在的，人在庐山，心早飞回厂里去了，恨不得拿起我的老伙伴——瓦刀、托板，一天干它两天活……。

休养期很快过去了，我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美丽的庐山，各自急切地返回火热的工地。

武鋼工地的貨郎担

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 馬凌云

武鋼工地建設忙，
工地來了送貨郎。
送貨郎，
扁担長，
一頭挑的香烟、干勁酒，
一頭挑的糕點、丰收糖。

這是武鋼工地工人唱的一首詩歌。

武鋼，這個新城市，居住着成千上萬的武鋼職工和他們的家屬。他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要由商店供應。武鋼的建設突飛猛進，而商店的供應點又遠遠跟不上去，怎麼辦呢？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去年整風的時候，商業職工貼出了不少的大字報，提出了很多整改意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張是《流動供應為武鋼》，大字報上面寫着這麼四句：

白天你來白天賣，

夜間你来把門开，
中午不来我下行，
商品齐全任你买。

从这个时候起，流动供应，就成了这里商业职工为武鋼服务的主要形式。貨郎担，只是其中的一种。

武鋼工地的貨郎担，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不論在大雨傾盆或雪雨交加的日子里，他們总能为工人同志們送去各种各样的商品，送去无比的热情。

一九五八年五月，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一連下了几天大雨，天气阴沉沉的，滿天布满灰黄色的濃云，沒一点儿晴意。

这几天，商店里熱鬧极了，买雨伞的，买胶鞋的，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營業員緊張忙碌，一刻也不得閑。鞋帽部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營業員，象有什么重大而又急迫的問題似的，在柜台旁边，忽而沉思，忽而来回走动，坐立不安。

“万經理，出了什么事嗎？”營業員叶桂珍叫了一声。

“哦！沒有，沒有什么。”那个營業員漫不經心地应了一声，急忙朝后面的办公室走去了。

原来那个營業員是商店的經理兼党支部書記万子舜同志。他看見顧客很多，營業員摆布不开，就主动地到鞋帽部来帮忙卖东西。当他看到买雨衣胶鞋的顧客越来越

多时，就想起了武鋼工地工人也急需雨傘和膠鞋。于是他急忙地走向辦公室，組織職工送雨傘和膠鞋到武鋼工地去。

萬經理領着八担貨郎担出發了。當他們上了坡直奔廠前大道時，雨越下越大，頃刻之間，把每個人的衣服淋得透濕。調皮的葉桂珍笑嘻嘻地用手指了指，對小韓說：“你看，萬書記真象個落湯雞啦。”

小韓嘴巴一翹，頭向右一歪說：“哼，你呢？”經小韓這麼一說，葉桂珍才發現自己也是一樣怪狼狽的，不覺都笑了。

打這時起，工地上才有了貨郎担。

一個冬天的晌午；東北風嗚嗚的叫着，黃塵飛揚，混沌一片，簡直分不清何處是天，何處是地。風里還夾着一股潮濕的氣息，這是要下大雪的預兆。

這天，萬經理又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他又想起了武鋼工地正在搶任務，工人是不是有時到商店里來買點兒吃的用的呢？去工地溜一圈，又怕下大雪，不去又放心不下。當他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突然聽見：

“萬經理，萬經理！”

“什麼事？”

“天氣這樣不好，武鋼工人想買東西是困難的。我們送點東西到工地去吧！”葉桂珍象放連珠炮似的一口气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万經理斬釘截鉄地說：“好，我們去！”

午后，八担貨郎担子由工会主席熊国斗帶队，向武鋼工地挑去。剛出商店大門，一股冷風，吹得他們打了一陣寒顫。过了山坡，雪下起来了。綠豆大的雪仔，打在人的臉上，象針刺一样。大雪紛飛，連眼睛也睜不开了。路是这样难走，“貨郎們”象醉汉似的东搖西摆，好容易才到了工地食堂。当他們踏进食堂大門时，老熊一眼看見了工人小張，就对他說：“小張，你要的棉靴送来了。”

原来小張上次要买一双棉靴，正碰上貨郎缺貨。当时老熊就对小張說：“下回我一定給你带来。”

小張接住了老熊遞給他的棉靴，激动得好久沒有說出話来。他用贊揚的目光望着这群“貨郎”。最后，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感动地說：“你們真是太好啦！”

清晨，太阳剛从东方升起，草上的露珠閃閃发亮，整个大地朝气蓬勃，人們的精神也显得格外充沛。

这天，高炉工地施工特別緊張，“貨郎”和往常一样，又向高炉工地进发了。不过今天不是冷冷清清地去，而是打着彩旗、敲着鑼鼓去的。他們爬过山丘和小坡，来到沸騰的建設工地上。这群“貨郎”，按照老規矩，先整理商品。十几副担儿，排成一行，商品摆得整整齐齐。然后标上价格，并在貨郎担上用石头压着一張大紅紙，上面写着“无人售貨攤”五个大字。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各人就拿起扁担畚箕，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去了。不久，广播器里

就发出了清脆嘹亮的声音：“同志们！‘货郎’又来参加义务劳动了，大家加油呀！”于是，工地更加沸腾起来了。

在这群义务劳动者当中，有一位姑娘跑在最前面，这就是叶桂珍同志。她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两根辫子垂在胸前，一只手搭在扁担上，迈着敏捷的步伐向前奔跑。她脸上泛着红晕，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放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一阵紧张的劳动过后，休息的时间到了。不一会，货郎担就被工人们围住了。他们有的买吃的，有的买用的，自己取货，自己付钱。“货郎”们在摊前演唱快板：

来到工地上，
建设好紧张，
劳动歌声遍地响，
个个是虎将，
我们是“货郎”，
特地来帮忙，
支援你们搞竞赛，
为了早出钢，

.....

“唱得好，再来一个！”人群响起了一阵掌声。

这边是掌声、喊声混成一片，那边东北角上，“货郎”韩克美他们却正在忙碌地为工人们缝衣补鞋。特别引人

注目的是“貨郎”朱丽华。这个短辮子姑娘，一看到工人們衣服上的鈕扣掉了，就拿出新鈕扣來給他們縫上。帶去的鈕扣用完了，就把自己新衣服上的鈕扣全部扯下來給他們縫上。鈕扣还是不够，于是其他“貨郎”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衣服上的鈕扣扯下。当天到工地來的“貨郎”的衣服上的鈕扣全扯光了。

傍晚，夕陽放射出万道光芒。“貨郎”們放下了畚箕扁担，收拾好商品，挑起貨郎担回店去。“同志們，再見了，再見了！謝謝你們呀！”工人們送他們走出了工地。當他們回過頭來望着高爐工地時，一號高爐的雄姿，显得更加壯麗、威武了。一陣晚風吹過，使他們有說不出的愉快。

編 后 記

这是武汉鋼鐵公司厂史的一个选本。这本厂史，着重記錄了大跃进中武鋼建設的一些事实，它本身也是大跃进的产物。

一五五九年春，武鋼党委发动了全体职工編写厂史。从三月到五月間，仅两个多月的時間，共写出了近两万篇，約三千多万字。大多数稿件都是文化不高、从不提笔的工人写的。在这个基础上，选出了六十三篇，編成《武鋼建設史話》，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这次，从这个版本中选出了三十四篇，并在文字上校改了一遍；又增补了十篇，編成了这个选本。

在这次厂史編写中，我們体会到：工厂史的写作活动，不仅是职工文化教育的一种良好方式，也是一种生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参加編写的广大工人來說，一次写作就是一次自我教育；对其中新工人來說，又是形象的傳統教育。因此，厂史編写运动，不仅配合了生产运动，而且推动了生产运动。我們也体会到：在工厂史的写作中，充分发动群众是成敗的关键。但是，也应该两条腿走

路，必須廣泛發動群眾寫稿與重要題材特約專人寫稿相結合。這樣，反映廠史的重大內容才較有保證。另外，也應該專業作者與業餘作者密切結合。這本廠史就是在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的作家們和華中師範學院的同學們的大力協助下完成的。

再一次校讀原稿，武鋼職工在大躍進中意氣風發、干劲沖天的勞動情景又在眼前再現。武鋼建設的成就，以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了三面紅旗的正確，並鼓舞我們繼續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勝利前進。不過，對於這本書的出版，我們也曾躊躇過，總覺得這些點滴的記載，寫作水平不高，反映內容不充分，與武鋼建設的史實相差太遠，很難滿足讀者們的企望。作家出版社的同志們鼓勵了我們，他們認為作為群眾創作，還是一本可讀的作品；它雖不是一部系統的全面的武鋼建設史，但作為一本關於武鋼建設的特寫集來看，也能反映一些我國大型鋼鐵基地的建設面貌。它的出版，不僅對職工們的業餘創作與文化學習是一種鼓舞與推動，也會對生產建設起到一些積極的影響。當然，對我們來說，我們是願意取得這樣一次向廣大讀者就正請益的機會的。

文章的排列是按工程建設的時間先後為序。全書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鋼鐵尖兵的活動，着重描寫了開始施工以前勘察、設計等工作；第二部分反映在初建的日子裡，在主廠房施工以前，道路、水電及附屬修理設施的

建設；第三部分專寫礦山建設；第四、五兩部分是主廠房大力施工的階段，前者記述了一號焦爐系統工程施工中的一些情況，后者記述了一號高爐系統工程施工中的一些情況；第六部分是職工學習與生活的專頁。

武鋼尚在建設中，比較完整的武鋼建設史的編寫尚待今後努力。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幫助下，一定能完成這一有意義的工作。

武漢鋼鐵公司廠史編委會

1961年10月

